

ISSN 2075-0404

#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四十六期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

##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46

JUN 2019



東吳大學出版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第四十六期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

#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46

JUN 2019

發行人 潘維大

Publisher: Pan, Wei-ta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編輯委員：鍾正道（召集人・東吳大學副教授）

EDITORIAL COMMITTEE: Chung, Cheng-tao

連文萍（東吳大學教授）

Lien, Wen-ping

謝靜國（東吳大學助理教授）

Hsieh, Ching-kuo

叢培凱（東吳大學助理教授）

Tsung, Pei-kai

執行編輯：王雅慧助教

EXECUTIVE EDITOR: Wang, Ya-hui

東吳大學出版

臺灣 11102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No. 70,*

*Lin-hsi Road, Shin Lin, Taipei, 11102*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四十六期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

## 目 錄

### 【博碩士生論文】

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手法及體裁特色

.....吳 雙.....1

崔溥《漂海錄》中的江南體驗

.....袁 成.....35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

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覃友群.....55

權力與人生——論畢飛宇三玉系列小說

.....曾夢娜.....81



## 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手法及體裁特色

吳 雙\*

### 提 要

本文係以韋莊〈秦婦吟〉為研究文本，以敘事學和傳統詩學為基，進行敘事與形式、體裁之分析。目的在於處理韋莊於〈秦婦吟〉中對戰爭的親身經歷的特殊敘事呈現及其敘說的視角結構分析，再者論析〈秦婦吟〉以長篇歌行體與戰亂書寫和特殊敘事呈現三者之結合意義，最終探討文本〈秦婦吟〉戰亂敘事與作者韋莊真實經歷之間的虛實映現，亦論及歌行詩體發展之古律混合現象等問題，藉以延伸過去對韋莊〈秦婦吟〉之研究。

本文從敘事之敘述方式、視角與聲音分析〈秦婦吟〉一作特殊的敘事結構與設計意義，且有系統地對〈秦婦吟〉進行章節、形式、結構、體裁特色之分析，以深究文本的特殊藝術表現與價值。期望達成對敘事學、詩學之理論概念的應用，與深層建構文本〈秦婦吟〉，並深化其內容與形式之間的意義。

關鍵詞：韋莊、秦婦吟、敘事學、視角與聲音、長慶體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一、前言

〈秦婦吟〉為晚唐詩人韋莊（836—910）之作，內容敘述詩人所經歷之唐末著名的黃巢之亂。詩中所敘之時間橫跨約三年，所述之經歷空間地點由首都長安，再經三峰路、楊震關、新安東等地，時空的跨幅均大。本詩體製屬七言歌行體，全詩共 238 句，1666 字，可見〈秦婦吟〉是唐詩中篇幅最長之巨制。〈秦婦吟〉一詩因描述唐末戰亂，故聲調沈鬱頓挫，且見韋莊於長篇敘事之中佈局精密、敘事獨特，為其經典且獨特之作，故時人稱韋莊為「秦婦吟秀才」；然韋莊本人晚年則諱之。孫光憲（900—968）《北夢瑣言》卷六記載：「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巢（？—884）犯關，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sup>1</sup>其弟韋藹編《浣花集》時，尊韋莊之戒，未收此詩。《全唐詩》亦未載，世遂無傳本。幸敦煌遺書存唐人抄本〈秦婦吟〉十種，其中張龜本為最早。清末，敦煌文獻流落國外。王國維（1827—1977）於 1920 年在《東方雜誌》17 卷 18 期發表〈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刊布敦煌本〈秦婦吟〉殘卷，沈埋千年的長篇巨制才得面世。

目前〈秦婦吟〉的相關研究主要分為三方面，研究甚多，各類略舉數篇為例。第一類是考據、校訂、校箋，如王國維對〈秦婦吟〉一系列的整理考訂與研究、潘重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考定異文與注釋，為〈秦婦吟〉研究奠定深厚基礎。顏廷亮、趙以武所編《〈秦婦吟〉研究彙錄》<sup>2</sup>更蒐羅諸家箋注本。第二類是從史學結合文學之研究，探討〈秦婦吟〉時代背景、成書之因，如鄭振鐸《五代文學》中部分論述、郭沫若〈試談秦婦吟〉；亦有探析韋莊晚年自禁〈秦婦吟〉之因，如黃廣生〈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張天健〈秦婦吟諱因考〉。第三類是文學性的分析，目前多以修辭學與情意賞析為切入點，如：簡恩定〈論韋莊「秦婦吟」中的寫作特色〉、廖素卿〈試探韋莊秦婦吟之思想內涵與寫作藝術〉。

本篇論文幸賴諸多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參考，故可將研究範圍予以排除和聚焦。本文參考但不予深究的部分，一是考據、校正、箋注，因前人研究已臻完善，而有定本。對〈秦婦吟〉的歷史考證、事件經過、史學定位，以及文本的修辭技巧、情意分析也僅參酌，非論述重心。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秦婦吟〉的敘事呈現與體裁意義。與之相關的大陸期刊論文則有曾思藝〈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試論《秦婦吟》的藝術成就》<sup>3</sup>將〈秦婦吟〉與漢代敘事詩比較，論其敘事方式受杜甫、白居易影響，有第一人稱與第三

<sup>1</sup>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見任繼愈、傅璇琮總主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344 冊·子部·類書類·小說家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卷 6，頁 764。

<sup>2</sup> 顏廷亮、趙以武輯：《〈秦婦吟〉研究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sup>3</sup> 曾思藝：〈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試論《秦婦吟》的藝術成就〉，《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總第 83 期，卷 19，74-77。





人稱並用之現象，著重於內容以美女的命運與國家衰亡結合的表達方式。鄭燕姣〈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特色〉<sup>4</sup>以內聚焦理論指〈秦婦吟〉具有有限知視角轉換的情況和縱橫交錯的敘事模式，強調女性視角出發的戰亂環境描寫和敘事藝術。邵文實〈古代敘事詩之女性視角和聲音的複雜性——《秦婦吟》再解讀〉<sup>5</sup>指出秦婦吟有三重敘述結構，強調韋莊藉此詩延伸出女性視角，分析女性視角和聲音對詩歌敘事及審美表現張力的作用，且指出此詩女性視角的敘述與主敘述者的男性視角重合，為作者韋莊自我聲音的傳達。〈秦婦吟〉是敘事長詩，故可以敘事學和傳統詩學作為處理依據，然雖有前人之論，就其論點的適切性、對樂府的承繼問題，及西方敘事學與樂府體裁之結合意義，仍有未盡或疑義之處，故本文擬從其〈秦婦吟〉敘事進行分析<sup>6</sup>，包含敘述時間、視角與聲音的轉換、敘述層次間的關係及其用意；加以傳統詩學詩體概念，分析〈秦婦吟〉七言歌行體與其敘事結合之意義，並對文本的用韻分節進行分析<sup>7</sup>，從細微處看其在體裁形式與敘事結合展現的意義。從敘事手法和體裁特色，看出詩人創作上形式之精髓，期許結合並補足前人研究，進而展現作品全面的精神，予以深化。

## 二、〈秦婦吟〉的敘事時間、視角及聲音

〈秦婦吟〉<sup>8</sup>是敘事長詩，受字數與押韻的形式限制，但韋莊以特殊設計的敘事，在規矩之中展現靈活創新的敘事手法。本章從〈秦婦吟〉中的「敘事時間」及「視角與聲音」，探析韋莊運用的特殊敘事呈現及其用意，觀看〈秦婦吟〉在敘述方式與事件呈現的特殊性。

### （一）敘事時間

〈秦婦吟〉作為敘事詩，必然涉及敘事學中首要的「時間」問題。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一書將時間按其特徵，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宇宙的環形時間、歷史的線性時間以及存在於心理上的垂直時間；<sup>9</sup>並直言就敘事學研究及敘事作品而言，相對於其他的藝術形式如造型藝術、視覺藝術等，書寫語言文本本身，及閱讀順

<sup>4</sup> 鄭燕姣：〈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特色〉，《昭通學院學報》，第39卷，第4期，2017年8月，頁71-74。

<sup>5</sup> 邵文實：〈古代敘事詩之女性視角和聲音的複雜性——《秦婦吟》再解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總第240期，頁105-111。

<sup>6</sup> 參見附錄一。

<sup>7</sup> 參見附錄二。

<sup>8</sup> 全詩詩句版本按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為主，以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36-39為輔。惟標點符號係以筆者依敘事、內容、形式、篇章結構加註之。

<sup>9</sup>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頁116。



序的限制，從時間上來說是一種線性結構，故更多涉及的是所謂的線性時間。<sup>10</sup>胡亞敏於《敘事學》在第一章〈敘述〉之第四節「敘事時間」也明確言明，敘述時間是一維的結構，且不可能與多維的故事時間平行，<sup>11</sup>亦呼應譚君強所言之敘事時間，在書寫與閱讀的過程，是呈現出一維的線性結構。

〈秦婦吟〉一詩主要的敘事脈絡亦屬線性的結構，然在主要的敘述中又插入兩小段較為特殊的敘述，故分別詳論如次。

## 1、線性的敘述時間

胡亞敏《敘事學》定義了文本的敘事時間始末——開端時間與結尾時間如何定位：

「開端時間」即敘事文開始敘述的那一時刻，一般指作品中第一段話語標出的時間位置。與開端位置相對的是「結尾時間」，即敘事文最後一個敘述段的時間位置，它標示著故事的結束。<sup>12</sup>

〈秦婦吟〉開篇「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首先點出時間、地點：中和是唐僖宗的年號，共四年。癸卯是中和三年，即西元 883 年，故中和三年三月的春季某日即是文本定位的敘事開端時間。當時朱溫（852—912，僖宗賜名朱全忠）叛離黃巢，轉而降唐，黃巢戰敗撤出長安；地點是河南境內，洛陽城外。起筆將時空情境定位明確，依順時間描繪當下情景——「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的戰後蕭條景況，是記實手法。接著，敘述一人之所見——「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遇見女主角秦婦，以詢問「借問女郎何處來？」開啟秦婦的回憶與言說。開篇敘述是依照時間順序進行，引出遇見秦婦的情節，而後，敘述轉入全詩的主軸——秦婦的說話（敘述），最終結尾於秦婦說話的完結——「詠此長歌獻相公」，是全詩敘事的結尾時間。

於此可以看出〈秦婦吟〉一詩的開端是以作者韋莊的角度敘事，遇見秦婦，聽其言再於文本上紀錄下秦婦的敘述，使秦婦的說話成為全詩的主要敘述脈絡。胡亞敏在開端時間與結尾時間的基礎上定義出文本的「現時敘述」，及有關本詩出現的秦婦這類「追述過往」的敘述屬性：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以開端時間為起點的敘述稱為「現時敘述」，它與偏離這一敘述層去追溯過去或預言未來的「逆時敘述」構成一組對立。<sup>13</sup>

胡亞敏進一步指稱這一「逆時敘述」為所謂的「逆時序」<sup>14</sup>：

逆時序是一種包含多種變形的線型<sup>15</sup>時間運動。

<sup>10</sup>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頁 117、118。

<sup>11</sup>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64。

<sup>12</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65。

<sup>13</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65。

<sup>14</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64-65。



逆時序主要研究三種時間運動軌跡：閃回、閃前、交錯。

閃回，又稱「倒敘」，即回頭敘述先前發生的事情。它包括各種追敘和回憶。<sup>16</sup>

相對於開篇的敘述，秦婦的敘述屬於回憶「倒敘」，即胡亞敏所定義的逆時序中的「閃回」，但當中秦婦之敘述仍依時間順序進行，從「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為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作為引言，開起回憶的言談。

黃巢自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入長安，至中和三年（883年）三月，約兩年又四個月。詩中從「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即從「前年庚子」——即廣明元年的時間點開始回憶，採取一線性的時間敘述，這一線性敘述十分完整，直至最後「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都是依照秦婦所見聞的經歷順序來敘事，如：

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欄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擣金鼓。居人出走半蒼惶，朝士歸來尚疑誤。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

女主角秦婦敘述自己原本正在梳妝，忽見門外紅塵四起，接著聽聞播鼓之聲，看見人們不知發生何事，人心惶惶，一瞬間戰爭來臨、兵臨城下，人們不知所措、驚慌逃逸的過程。《資治通鑑·唐紀》載：「廣明元年十二月庚辰，黃巢前鋒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sup>17</sup>秦婦所述就是此一歷史情景。

秦婦順時間軸線敘述戰爭當下的場景，也依時間順序的交代自身的遭遇：「妾身幸得全刀鋸」、「旋梳蟬鬢逐軍行」、「一從陷賊經三載」、「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帷縱入豈成歡？」交代自己被黃巢軍擄走的遭遇；在黃巢軍營裡，秦婦敘述當時的軍情、局勢變化的過程：「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官軍全陣入」、「沈沈數日無消息，必謂前軍已銜壁。簸旗掉劍卻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而後，秦婦在離開黃巢軍的掌控，逃難的路徑從長安經華山三峰口、楊震關（即潼關）、新安東（河南新安縣）等地，還是依時間順序敘述其路徑和經歷：「明朝曉至三

<sup>15</sup> 此處所謂的「線型」，非胡亞敏於《敘事學》一書中第二章〈故事〉中第一節「情節」中所分類的第三點「情節類型」中的「線型」情節類型（又稱故事型，是情節的形式分類。它標明情節發展的軌跡，顯是情節的組織關係。又分複線、單線和環形三種子類型）。此處胡亞敏所言之「線型」是指敘事時間、時序而言，意近似於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及本文所謂的「線性敘述時間」，未免讀者混淆，故本文採譚君強所定義的「線性」指稱〈秦婦吟〉一詩的敘事時間，並加註說明之，特謝審稿教授提點。

<sup>16</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65。另，「閃前」，又稱「預敘」，指敘述者提前敘述以後將要發生的事件。（胡亞敏，頁 68）「交錯」，即閃回閃前的混合運用。在敘事作品中，敘敘時間的軌跡有時並不是清晰可見的，過玉、現在、未來常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交錯」。（胡亞敏，頁 71）

<sup>17</sup> 〔宋〕司馬光等著：《資治通鑑·唐紀》，見任繼愈、傅璇琮總主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06 冊·史部·編年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卷 254，頁 719。



峰路，百萬人家無一戶」、「前年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荊山」、「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全部情節的推進都依循時間軸線作線性的敘述。

全詩幾乎是秦婦對事件經歷的敘述，這一主線的敘事方式，由於是「回憶」，故歸類為敘事法中的「倒敘」，但在此回憶的倒敘之中，秦婦敘述的時間軸線是一線性的敘述時間，是作為全詩主要的敘事時間軸線。

## 2、特殊的敘述時間

敘述時間係以敘述、情節的時間軸線作為判定。詩中秦婦所言是以自身經歷的時間順序為敘述主軸，敘述之中融入戰爭、戰亂實景的描述與個人心情抒發。但在這一主軸之外，另有兩個人物的出現，讓〈秦婦吟〉的敘事兩次偏離秦婦的敘述時間軸線，即秦婦與金天神和與老翁對話，出現了金天神和老翁的講話敘述，即是本詩中另外出現的「特殊的敘述時間」：

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卉，殿上金爐暗生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閑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囊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叫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縫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秦婦吟〉在敘事中最特別的一段就是秦婦敘述自己遇見了金天神，而且金天神還開口說話了，自「一從狂寇陷中國」到「誅剝生靈過朝夕」是金天神的說話。金天神是唐人崇拜的華山山神，唐玄宗於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為金天王。<sup>18</sup>這樣一段敘述很明顯與主軸秦婦之線性且記實的敘述有很大不同，是一個虛構的敘述。從金天神之口說出自己雖為神仙，但卻對黃巢犯關、戰火席卷長安，無能為力。連山神廟前的古柏都被砍光，僅剩殘芽；殿上金爐也黯然失色，積滿灰塵。自黃巢之亂以來，昏天黑地，案上神水失去法力，連山神都法力盡失；壁畫上的冥將陰兵也顯不得神通。金天神以自己平時受奉祭祀，現在危難之時，毫無神力幫助人民，感到痛苦慚愧。虛構這樣一段與金天神對話，是韋莊企圖以虛構情節隱晦地諷刺時政，有說法認為韋莊以金天神擬之為唐僖宗，故成為時諱之因。

另一段特殊的敘述時間，建立在秦婦前往新安東路上，遇見東畿老翁，兩人對話的敘述：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深藏蓬荪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暫起欲陳詞，卻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鄰近甸。歲種良田二百廬，年輸戶稅三千萬。小姑慣織褐絕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圍師旅，

<sup>18</sup> 《舊唐書·禮儀志》：「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為金天王。」見《二十五史·舊唐書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冊22，卷24，頁506。



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中山更有千萬家。朝餐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出門唯見亂梟鳴，更欲東奔何處所？

相較於秦婦所經歷的黃巢軍，透過老翁的言說，多面向的寫出在戰亂之中也是搶劫擄掠的唐官軍。《資治通鑑·唐紀》載：「官軍暴掠無異於賊，室屋及民所存無幾。」<sup>19</sup>從另一角度、另一敘述中，書寫了另一空間下的另一段戰亂悲歌。

綜觀全詩，敘事主線是以秦婦之口，言說自己經歷與見聞，是依照時間軸線的順序去回憶並敘述的「線性的敘述時間」；而背離秦婦敘述的時間軸之「特殊的敘述時間」是指金天神的敘述和老翁的敘述，是兩段透過秦婦轉述的方式而插入的敘述，故相對於秦婦的主要線性敘述時間，本文以特殊敘述時間稱之，予以分別。而可見〈秦婦吟〉以「線性敘述」和「特殊敘述」對黃巢之亂作了更多面向的呈現。

## （二）視角與聲音

### 1、以層層包覆的敘述聲音展現多元視角

在敘事之中，事件如何呈現、如何被敘述，仰賴的就是「敘述者」和「觀察者」。敘事之中「誰在說」和「誰在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胡亞敏《敘事學》說明敘事中「視角」與「聲音」的概念：

視角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sup>20</sup>

視角研究誰看的問題，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指敘述者傳達給讀者的語言。視角不是傳達，只是傳達的依據。<sup>21</sup>

由此看來，「視角」與「聲音」是敘事文本中最重要問題。以「視角」與「聲音」概念來定位〈秦婦吟〉，〈秦婦吟〉主軸視角是從主要的秦婦的單一視角，和金天神與老翁兩個特定視角出發，觀照黃巢之亂的經過，存在主角秦婦和兩個角色金天神與老翁的感受和意識，並透過他們的敘述來呈現故事。而讀者只能憑藉這些人物的感知，去間接想像他們的所看跟所聽。在創作者的角度而言，這樣的視角可以揚長補短，多敘述人物所熟悉的環境，對不熟悉的情節則保持沈默，<sup>22</sup>就敘述事件和作者的角度來說，是有所「選擇」和「凸顯」；在閱讀之中，可以縮短文本中的人物與現實讀者的距離，人物彷彿在對我們（讀者）說話，而獲得一種真切感。

<sup>19</sup> [宋]司馬光等著：《資治通鑑·唐紀》，卷 255，頁 732。

<sup>20</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19。

<sup>21</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20。

<sup>22</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27。



詳細分析〈秦婦吟〉的視角與聲音，可以發現其中視角和聲音轉動繁複，又靈活地轉換視角，甚至以敘述聲音包覆另一個敘述聲音，在單一的敘述聲音之中，呈現多個視角與聲音陳述。

第一個出現的視角和聲音，是一「隱身人物」<sup>23</sup>。開篇首章「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可以發現這是從一視角所出發的描述，以及從一聲音的發聲：「借問女郎何處來？」這一問句產生的對話關係，可以確定韋莊在一開始架構了一位人物，「他」是男性，在韋莊的設計中，〈秦婦吟〉的情節設定與敘述視角和聲音，「他」是作為秦婦的聽者，彷彿是記錄下〈秦婦吟〉一詩的人，並以「他」提出的問句，下開主角秦婦的說話以及所有敘述。但除了在開篇和文末的對話關係下，在全文中關於此一男性人物的身份與訊息是缺乏的、模糊的，此人物的個性、身份、情緒、聽話反應等在全文之中是沒有訊息的。全詩看來此一男性人物彷彿隱匿形體於文本、敘事之中，是有先「現身」但而後「隱身」的特殊視角、聲音的設定。

第二個出現的視角與聲音是秦婦的，秦婦的敘述聲音幾乎是〈秦婦吟〉一詩的全部，從「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為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到「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都是以秦婦視角為基礎，描述她的所見所聞，以其聲音進行回憶與敘事。

在秦婦的敘事、說話聲音裡面，除了秦婦，另外還架構了二個人物的視角與聲音，在秦婦的敘述中此二人物開口說話的「當下時間」，雖無背離秦婦敘述中的時間軸線，但是此二人物的說話內容，卻是他們回溯、以自我聲音又塑造出屬於他們的「經歷時間」。在敘述聲音的結構上來說，是以秦婦的敘述聲音包覆著金天神和老翁的聲音，是「話中之話」；在情節與視角上而言，又如「戲中之戲」，即是前節「特殊敘述」中「金天神」和「老翁」的視角、聲音與情節呈現。

〈秦婦吟〉中的視角與聲音轉化靈動又蘊含包覆的關係，是韋莊在敘事技巧的特殊表現。許多敘事作品不是運用單一視角或聲音完成的，胡亞敏亦說明了視角的各類型在實際運用上會有交叉滲透的情形，即為「視角的變異」：

視角變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減少信息和增加信息。減少信息，又稱省敘，指從已採納的視角類型中扣留一些信息，換句話說，敘述人物或人物知道而故意向讀者隱瞞的。……增加信息，又稱擴敘，敘述者或人物突破單一的聚焦方式進入更廣闊的視野，或者說，向讀者提供超過敘述者或人物在某一聚焦位置上所了解的信息。<sup>24</sup>

<sup>23</sup> 「隱身人物」筆者係指稱在文本中此一男性透過「『借問女郎何處來？』」此一對話關係，才明確現身於文本情節之中，開篇敘述裡也僅是此人的視角與聲音，但無形體呈現或有關描述。讀者可明確意識到此一人物的存在，但全詩看來此一人物彷彿隱匿形體，此人物的個性、身份、情緒、聽話反應等，在文本敘事中皆無任何訊息，直至文末秦婦對話結束，才又透過對話關係出現。但實際上此一人物是明確存在的，但是敘事意義上是輔助主角秦婦，作為對話對象和聽者，故在角色設定、呈現和情節表現上以「隱身人物」說明、指稱之。

<sup>24</sup> 胡亞敏：《敘事學》，頁 35。



在〈秦婦吟〉這二段「話中話」、「戲中戲」的設計裡，可以觀察到秦婦是一女性視角與聲音，老翁是一個男性且年長的發聲者，金天神是男性但是神化的角色。這些身份設定迥異的人物，透過問答、發聲，讓讀者以他們不同的身份、視角去體驗，從不同的敘事呈現戰亂的多面向。對於黃巢之亂作了更多面向的信息提供，去突破單一視角的敘述局限。這些人物的經驗、所見所聞、感受，讀者可以透過他們的敘述聲音，得以一直轉變視角與身份，隨著閱讀成為他們當下經歷時的眼睛、耳朵，對於戰爭的感受更能切膚切身。如譚君強所言：

在敘事文本中所表現的時間不可避免是線性的，而這種線性的時間不可能與「真正」的故事時間嚴格地保持一致。

生活就其整體而言，事件的發生是立體的。……每一個「當下」，都有無數的事件在同時發生。也就是在共時性的時間裡，會有多種事件同時出現。……人們的時間經驗或者說時間知覺可在敘事文本中體現出來。<sup>25</sup>

故韋莊特別的是透過視角與聲音的變異與轉換，在線性的敘事時間中呈現立體事件的多元視角與聲音，含涉了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角度來陳述經歷黃巢之亂的感受，增加了內容呈現與藝術表現的豐富性，透過層層言說也延伸出一種對立體事件的共時感，營造出黃巢之亂的全面性毀滅感，這就是韋莊在〈秦婦吟〉中所表現的敘事的策略與意義。

## 2、以「多層次作者」映現文學與現實

上節透過敘事學中「視角與聲音」的概念，本節進而分析〈秦婦吟〉的「多層次作者」。

就〈秦婦吟〉文本中的虛實來分析，相對於真實的歷史事件，文學中的呈現僅是對歷史的「再現」，是一種「虛」的概念。文學作品中呈現的歷史事件不能代表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但在文學「虛」的框架中，〈秦婦吟〉裡面又虛實交錯，含有個人經歷的真實。〈秦婦吟〉中的地名全都為真，有關秦婦的遭遇也都是韋莊的真實經歷。在主角人物的角色設定上，秦婦與老翁是實體人物；金天神則是虛構人物。再進一步論之，作者韋莊是真實的人物，真實地去經歷黃巢之亂，相對來說，「秦婦」又變成韋莊虛構的代言人物。在戰爭的呈現上，韋莊也運用了實筆虛筆的交錯，白描、形象化的描寫和隱晦、暗喻、象徵的技巧交替融入戰亂書寫中。整體而論，〈秦婦吟〉是以文學方式呈現，用文學包覆「真實」，其中有血淋淋的真實，亦有敘事的空白、視角的遮蔽、敘事聲音的顯與隱，虛中有實。利用文學的曲折、敘事的距離，打造「藝術中的真實」。

〈秦婦吟〉迂迴性可從〈秦婦吟〉中敘述、視角與聲音觀察出來。〈秦婦吟〉全詩幾乎由秦婦的話組成，「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都是秦婦之語，但此中亦有例外，就是前章所提及的，韋莊在開篇中

<sup>25</sup>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頁 118、119。



設計了一男性「隱身人物」，在韋莊的設計下，甚至讀者會認為這位男性就是韋莊，因為「他」是作為秦婦的聽者、記錄下此詩的人。祖國頌《敘事的詩學》談及觀察者敘述視角：

觀察者視角的觀察者是隱蔽的，沒有人物的形象性，就像一架攝影機在跟拍人物活動。記錄下事物的表象、記錄下談話，但不解釋評論任何事情，沒有任何敘述干預，不帶任何情感色彩，不進入任何人的內心。<sup>26</sup>

文本中聆聽秦婦之言、開篇視角的男子是作者韋莊所設計的「隱身作者」，不過也是「假人作者」——韋莊希望讀者以為「韋莊」是這位男性人物，所以設立了一個如假人般的人物作為「『偽』真實作者」。

那「真實作者」是附身在文本中的哪一人物呢？秦婦歷經黃巢之亂，從長安出逃經三峰路、楊震關、新安東等地，並繼續往江南避難，這樣的經歷就是韋莊本人的經歷，《唐才子傳》載：「莊應舉，正黃巢犯關，兵火交作，遂著〈秦婦吟〉。」<sup>27</sup>而後韋莊也確如秦婦所言「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至江南避難，韋莊在黃巢之亂後流寓江南十多年。故可知詩中秦婦的經歷其實就是作者韋莊的經歷；作者韋莊實藉秦婦之口道出自身所經歷的戰亂場景，真實的韋莊其實自身經歷投射於「秦婦」這一角色上。祖國頌《敘事的詩學》在第一章〈敘述主體〉說道：

在小說敘事中，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在場的說話者，這個說話者常常以「我」的姿態出現，他的敘述、在講故事，他就是小說的敘述者，而通常我們把他等同於作家本人。<sup>28</sup>

大多數情況下，作者本人並不直接在作品中顯現自身。在小說敘述中以人稱「我」的形態出現的那個講故事的人，他是作家為自己選擇的講故事的替身。<sup>29</sup>

關注小說敘事文本的敘述行為的發生和意義顯現，關注文本的敘述形式和結構，關注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那個「我」在多大程度上等同於作家本人，或者說小說中所標示出的那個作者的姓名有多少敘述學的意義。<sup>30</sup>

在〈秦婦吟〉中我們讀者常看到在場的說話者便是「秦婦」，全詩幾乎都是以秦婦的聲音和其回憶的視角呈現，秦婦的敘述也都是以第一人稱的「妾」呈現，而韋莊本人在〈秦婦吟〉除了開篇外，幾乎沒有顯現自身，而是默默作為秦婦的聽者，秦婦即是代替作者韋莊講故事的替身，因此在〈秦婦吟〉一詩中我們必須關注在這首敘事詩中主要的第一人稱說話者那個自稱「妾」的「秦婦」，在多大程度上與真實的韋莊本人相關，這也是韋莊在〈秦婦吟〉中敘事手法很深沉深刻的意義。這樣的曲折又隱晦的敘述手法，

<sup>26</sup>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頁196。

<sup>27</sup> 傅璇琮編：《唐才子傳校箋》，（臺北：中華書局，2002年），頁324。

<sup>28</sup>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頁2。

<sup>29</sup>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頁4-5。

<sup>30</sup>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頁5。





最大用意就如同楊義所言：

因此真實作者和敘述者的錯位，是能夠使讀者在真實感和迷惑的矛盾心理中體驗著作品的審美張力。<sup>31</sup>

在〈秦婦吟〉中，韋莊藉著「秦婦」的聲音發聲，一方面是規避自己的政治與創作衝突的責任；另一方面，〈秦婦吟〉中作者的隱藏位置與隱藏的意義，也為作者與文本的距離和文學的虛實性作了更深一層的註解，正如茨維坦·托多洛夫所言：

現實世界如果要被人理解，必須再「加裝」一個虛幻的世界。<sup>32</sup>

現實的黃巢之亂，韋莊實在經歷的慘烈事件，在秦婦口中、從〈秦婦吟〉一作「加裝」而成的文學虛幻世界中，正令現實世界顯影而現。

### 三、〈秦婦吟〉的體裁特色與表現策略

〈秦婦吟〉是七言歌行體，屬新題樂府。以下將論述韋莊〈秦婦吟〉在體裁方面的前有所承，與韋莊在選擇和展現體裁之美的策略。

#### （一）長慶體

〈秦婦吟〉歌行體七言，共二百三十八句，一千六百六十六字，是唐詩中篇幅最長的巨制，並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詩〉並稱「樂府三絕」<sup>33</sup>。其中〈孔雀東南飛〉是五言敘事詩，為漢樂府中最長之敘事詩；〈木蘭詩〉是五言為主的雜言北朝民歌。韋莊〈秦婦吟〉在「樂府三絕」中時代最晚，在體裁表現的特殊性和開創性也較大。

樂府，本是掌管音樂的政府單位，負責收集、整理民間歌辭。而後，樂府從機構名稱，轉而成為一種具音樂性的詩歌體裁。<sup>34</sup>漢樂府具強烈的寫實精神，藉詩歌反映社會、表現人生，甚至諷諭時政。如袁行霈所言：

漢樂府的特點，就其內容來說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詩賦略論〉）……後代的文人學習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不著空文，當然會把目光注視看社會和人生，促使他們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真實事件，並由此抒寫他們的感情，發表他們的議論，乃至引申到對國計民生社會政治的

<sup>31</sup> 楊 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04。

<sup>32</sup> 茨維坦·托多洛夫為保加利亞裔、法國文學理論學家。Tzvetan Todorov 著，許鈞、侯永勝譯：《失卻家園的人》，〈文化與日常生活·生活中的藝術〉（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153。

<sup>33</sup> 前人把〈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並稱「樂府雙璧」或「敘事詩雙璧」。後人又把〈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與韋莊的〈秦婦吟〉並稱為「樂府三絕」。但是何人將這些詩作加以並稱，筆者尚未搜索到這方面的考察資料，但可以推測「樂府三絕」一詞，唐末以後的人並未得見韋莊〈秦婦吟〉，故並稱「樂府三絕」應是在發現敦煌文物以後，近代學者將之並稱。

<sup>34</sup> 參考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50。



重大問題上去，寫出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sup>35</sup>

形式上，漢樂府也代表敘事詩及五言體詩體的成熟，如〈孔雀東南飛〉。唐樂府承襲漢樂府而來，多已不入樂，但樂府的七言體詩體卻到唐代才發展成熟。許多唐代詩人有意地為樂府詩開創新的道路，如杜甫、白居易和元稹。

杜甫（712—770）經歷了安史之亂，親眼目睹百姓流離失所，國家由盛轉衰的過程，因此杜甫在詩作中反映民生疾苦，用寫實的筆觸記錄當時社會、生活。杜甫繼承了漢樂府的寫實風格，又開拓新格。在杜甫部分的樂府詩中，並不沿襲樂府古題，而依據詩的內容，自創新題，如〈兵車行〉：

車轆轳，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sup>36</sup>

〈兵車行〉未沿用古題，緣事而發，即事名篇，自創新題，運用樂府民歌的形式特色，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與生活。杜甫以一路人的視角出發，去詢問征夫，從「點行頻」點出徵兵頻繁，一針見血地指出禍源——戰爭與戰亂，藉由征夫之言，道出百姓的心聲。杜甫細膩且充滿感情的筆鋒，不論是描寫所見之景，或是代人敘述，足見詩人深厚的關懷與憂國憂民的精神思想，貫穿全詩。在新題樂府中，杜甫仍運用漢樂府敘事寫實的特色，卻又靈活運用對話和詩中角色的自白，讓讀者更貼近詩中角色，讓詩的內容更具震撼力，拓展了樂府詩的境界。對照韋莊的〈秦婦吟〉，無論在寫作精神與新題樂府方面，都承襲了杜甫。方瑜在《唐詩形成的研究》一書中指出：

初唐以下，詩人專以現實社會為題材的作品極少，直到天寶前後，政治、社會制度的積弊逐漸顯現，更加以環境的巨變，詩人才從親身的感受、見聞中，逐漸產生「問題意識」，開始將「內注」的目光轉而投向久被忽略的社會民眾，抒寫的內容從此跨入新境，杜甫經元結、張籍至元、白，詩人著重的主題、描寫的對象，遍及社會各層面，而以「人道主義」的精神予以統一。<sup>37</sup>

自安史之亂以後，部份詩人將詩作轉而為關懷民生，表達人民心聲的工具。在樂府詩的演變過程中，可以說杜甫是新體樂府的開創者<sup>38</sup>。而「新題樂府」和「古題樂府」

<sup>35</sup> 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頁151-152。

<sup>36</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卷2，頁65。

<sup>37</sup> 方瑜：《唐詩形成的研究》，（臺北：牧童出版社，1975年），頁151。

<sup>38</sup>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唐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8。



的體裁明確差異，可從前人的研究成果觀之。古題樂府的認定，大都以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所收錄的為基準；新題樂府的認定，筆者則引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一文中為說明：

所謂的新樂府，包含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廣義的新樂府指在唐代歌行發展過程中，從舊題樂府中派生的新題，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取法漢魏古樂府，以「行」、「怨」、「詞」、「曲」（包含少數「引」、「歌」、「吟」、「謠」）為主的新題歌詩。狹義的新樂府指廣義的新樂府中符合「輿論規刺」內容標準的部分歌詩。所謂新題，以「唐世新歌」為準。<sup>39</sup>

另外，葛曉音亦提出三項判斷狹義新樂府的尺度：

（1）有歌辭性題目或以三字題為主的漢樂府式標題，或在詩序中有希望采詩的說明，標題均應是即事名篇或唐代出現的新題。

（2）內容以諷刺時事、傷民病痛為主，或通過對人事和風俗的批評總結出某種人生經驗，概括某類社會現象。

（3）表現樣式以視點的第三人稱化和場面的客體化為主，以第二人稱和作者議論慨嘆為輔。作者的感慨應是針對時事而發，而非個人的詠懷述志。<sup>40</sup>

故「新題樂府」即事名篇，不再沿用樂府古題，由詩人自創新題，內容上多關懷社會民生、諷刺時事為主，題材運用亦更為廣泛。在樂府詩的發展中，杜甫從描寫對象的擴大，體裁的革新，將詩歌中的寫實提升而為詩人自覺的、有責任的行動，影響並啟發了中唐的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唐憲宗元和至穆宗長慶年間，白居易、元稹提倡「新樂府運動」。對元白而言，詩歌的功能是具有政治意義，白居易以新題樂府來寫時事，反映民生疾苦，表達社會現實，提升了詩歌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元稹詩歌思想和白居易類似，且十分推崇杜甫。

元稹對於歌行的主張可見於〈樂府古題序〉，序文前半談及因後代文人通達詩樂者少，故詩題與音樂已不復配合，序文後段則闡述元稹對歌行和樂府的理論觀點：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衛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贖，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

<sup>39</sup> 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頁172。

<sup>40</sup> 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頁172-173。



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補詞先蝮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焉。<sup>41</sup>

元稹此段言論可見其歌行觀，其一指明樂府傳統是「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其二，後世所作「古題樂府」有二，一是「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但實際上已失去樂府諷興的精神，另一是「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引古以諷之義」，繼承樂府傳統，而其表現方式又分兩種：一是「雖用古題，全無古意」，只是借用古題，但不沿襲古題題旨，內容和古題無關；另一種是「頗同古意，全創新詞」，即沿用古題，也沿襲古題題旨，但凡內容、材料、語言皆為創新。其三，杜甫的「歌行」都是「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新題樂府」，受杜甫影響，元稹自己和白居易也都不再擬作「古題樂府」。以下略舉元稹之新題樂府為例，見觀長慶體之特色。如元稹〈織婦詞〉與〈田家行〉：

#### 元稹〈織婦詞〉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纒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檐前嫋嫋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全唐詩》，冊 12，卷 418，頁 4607）

#### 元稹〈田家行〉

牛吒吒，田确确。早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蔌蔌，月月食糧車轆轤。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攸得牛兩角，重鑄鋤作斤斲。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覆，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全唐詩》，冊 12，卷 418，頁 4607）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評元稹〈織婦詞〉、〈田家行〉二詩分別從絲稅和納糧兩個角度寫民生疾苦，詩的基本內容是詩人旁白式的敘事。但二詩的結尾，都像是詩中人物直陳胸臆，其實是詩人代言式的直接抒情。<sup>42</sup>這樣的敘事手法和〈秦婦吟〉開篇以作者為旁白開端，作為秦婦的聽者，又藉秦婦之口陳述自身黃巢亂經歷，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再如元稹〈夫遠征〉：

#### 元稹〈夫遠征〉

趙卒四十萬，盡為坑中鬼。趙王未信趙母言，猶點新兵更填死。填死之兵兵氣索，秦強趙破括敵起。括雖專命起尚輕，何況牽肘之人牽不已。坑中之鬼妻在營，鬢麻戴經鵝雁鳴。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

<sup>41</sup> 〔清〕聖祖敕撰、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冊 12，卷 418，頁 4604-4605。以下引《全唐詩》者，皆此版本，隨文後注冊數、卷數及頁碼。

<sup>42</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8月），頁 314。



成長城，出門便不知死生。（《全唐詩》，冊 12，卷 418，頁 4606）

薛天緯評此詩篇末數句撇開了長平之戰的歷史故事，只寫婦人送夫的悲哀，就強化了詩的抒情性質，並使詩作具有了普遍意義。<sup>43</sup>而〈秦婦吟〉一詩對於戰爭、歷史、時局態勢等宏大的部分略而不談，而從秦婦的角度，著重描寫戰亂個人經歷的感受。再如元稹〈憶遠曲〉：

元稹〈憶遠曲〉

憶遠曲，郎身不遠郎心遠，沙隨郎飯俱在匙。郎意看沙那比飯，水中書字無字痕。君心暗畫誰會君，況妾事姑姑進止。身去門前同萬里，一家盡是郎腹心。妾似生來無兩耳，妾身何足言。聽妾私勸君，君今夜夜醉何處。姑來伴妾自閉門，嫁夫恨不早。養兒將備老，妾自嫁郎身骨立。老姑為郎求娶妾，妾不忍見姑郎忍見。為郎忍耐看姑面。（《全唐詩》，冊 12，卷 418，頁 4606）

薛天緯評點此詩用代言體，通篇為「妾」對「身不遠」卻「心遠」的「郎」所說的話，書寫「妾」的孤獨失落感。<sup>44</sup>〈秦婦吟〉亦以秦婦為代言，透過對話關係，紀錄、呈現「妾」——秦婦的見聞思感。而元稹有一作〈夢上天〉雖是樂府，但脫離樂府寫實傳統，而有奇想之筆：

元稹〈夢上天〉

夢上高高天，高高蒼蒼高不極。下視五嶽塊纍纍，仰天依舊蒼蒼色。蹋雲聳身身更上，攀天上天攀未得。西瞻若水兔輪低，東望蟠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非暗非明煙塞塞。天悠地遠身跨風，下無階梯上無力。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茫茫漫漫方自悲，哭向青雲椎素臆。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全唐詩》，冊 12，卷 418，頁 4605）

薛天緯解說此詩是一首很奇特的個人抒情詩。詩人寫自己的一個夢，夢中上了高天。<sup>45</sup>〈秦婦吟〉一詩中「金天神」一段敘述也可謂是奇想之筆，同樣突破了樂府寫實的筆法。而元稹深具代表性的長篇歌行，可舉〈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sup>46</sup>為例。薛天緯概述元稹〈連昌宮詞〉係以安史之亂為背景，通過敘說連昌宮的盛衰變遷，總結朝廷治亂的歷史教訓。<sup>47</sup>元稹以〈連昌宮詞〉長詩書寫安史之亂，韋莊亦以〈秦婦吟〉長篇歌行書寫時亂，也寫及長安城的殘破喪亂。薛天緯也比較元稹其他長篇，如 83 句的〈望雲騅馬歌〉、81 句〈琵琶歌〉並總論元稹這三首的長篇歌行在藝術表現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如〈連昌宮詞〉、〈望雲騅馬歌〉、〈琵琶歌〉都具有單純的「歌辭性詩題」，

<sup>43</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14-315。

<sup>44</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15。

<sup>45</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15。

<sup>46</sup> 元稹〈連昌宮詞〉一詩共 90 句，礙於篇幅，故未全詩引錄，詳見《全唐詩》冊 12，卷 419，頁 4613。

<sup>47</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26。



且都以第一人稱展開描寫與抒情，當中〈望雲騅馬歌〉雖沒有直接使用第一人稱代詞，但詩人作為抒情主體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三首長篇新題樂府都有很強的敘事性，有充分展開的場景描寫，並將抒情與敘事融為一體。<sup>48</sup>〈秦婦吟〉也是單純的「歌辭性詩題」，主要也是秦婦以第一人稱來言說，敘事性和抒情性都很強烈，也有豐富生動、歷歷在目的場景描寫。

而白居易具明顯新題樂府創作意識的代表作是〈新樂府五十首〉（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其主張、理論可見於其序：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全唐詩》，冊 13，卷 426，頁 4690）

首先，「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表明樂府除了篇幅不限句數，詩句在七言基本句式之下，亦可見三言、五言、七言以上或其他雜言詩句。其二，「可以播於樂章歌曲」，表示這些詩是可歌唱的；其三，強調作詩必須緣「事」而發，呼應白居易強調之文學精神——「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sup>49</sup>。薛天緯《唐代歌行論》將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據詩歌的敘事因素差異，分為三類：第一類，針對朝廷中或社會上的某一具體問題、具體事件或具體現象，發表觀感或評論。<sup>50</sup>如〈七德舞〉、〈補蝗〉、〈道州民〉、〈紅線毯〉、〈時世妝〉。第二類，詩中有一個「類型化」的、虛擬的人物，詩歌通過敘寫這個人物的命運和遭遇，構成一個故事或事件，從而形象化地反映朝廷或社會上的某一問題或現象；有時，通過人物的自訴來敘事，更顯得更為真切可感。至於詩人的主觀感受和評論，有時在篇末道出，有時則並不直說，而在敘事中自然顯現。<sup>51</sup>如〈上陽白髮人〉、〈新豐折臂翁〉、〈杜陵叟〉、〈賣炭翁〉、〈鹽商婦〉。第三類，詩歌所針對的並非具體的現實問題或事件，而是設喻引譬或徵引歷史，藉以闡發詩人對於朝廷政治或社會人詩的某種看法。<sup>52</sup>如〈澗底松〉、〈黑潭龍〉、〈海漫漫〉、〈李夫人〉。以下略舉數詩說明白居易長慶體歌行的特色：

#### 白居易〈新樂府·捕蝗〉刺長吏也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後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為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定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

<sup>48</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27。

<sup>49</sup>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5 月），〈與元九書〉，卷 45，頁 2792。

<sup>50</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38。

<sup>51</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1-342。

<sup>52</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4。



政，以政驅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全唐詩》，冊 13，卷 426，頁 4695）

薛天緯點評此詩非寫時事，而是寫回憶中的舊事，記興元元年（西元 784 年）、貞元元年（785，白時年僅十四）連有蝗災，全詩以第一人稱發表自己的看法。<sup>53</sup>韋莊〈秦婦吟〉一詩主要也是秦婦回憶黃巢戰亂，但是在表達看法上韋莊就較白居易顯得隱晦保守，是藉秦婦第一人稱陳述其遭遇感觸，隱晦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又如：

白居易〈新樂府·時世妝〉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顯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全唐詩》，冊 13，卷 427，頁 4705）

薛天緯認為此詩反映並諷刺元和年間婦人的時尚妝束。詩的批判意義，巨大深遠。詩末未出現第一人稱的作者感言。<sup>54</sup>韋莊〈秦婦吟〉詩末也未以第一人稱表達作者韋莊聽完秦婦遭遇後的感言，但全詩描寫戰亂的殘酷、全面毀滅，隱藏的批判意義不言而喻。再如以人物為題的作品：

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

上陽人，紅顏聞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全唐詩》，冊 13，卷 426，頁 4692）

薛天緯解說白居易〈上陽白髮人〉開頭數句，似詩人的旁白式介紹，將表現對象引到前台。中間主體部分，則是上陽白髮人的自我傾訴。結尾又換了詩人口吻，代這些上陽人唱出他們的哀怨與不平。<sup>55</sup>此一作法和韋莊的〈秦婦吟〉不謀而合，唯一差異是〈秦婦吟〉結尾詩人並未在現身發言，而僅以秦婦語作結。再舉白居易以人物為題之歌行：

白居易〈新樂府·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

<sup>53</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39-340。

<sup>54</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1。

<sup>55</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2。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滄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滄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全唐詩》，冊 13，卷 426，頁 4694）

薛天緯評論此詩的寫法及內容布局與上陽白髮人相似，開頭和結尾是詩人以旁觀者的身分記述、議論及發表感言，主體部分，以「翁云」二字領起，是老人的自述。<sup>56</sup>而薛天緯在評〈秦婦吟〉一詩時，明確指出〈秦婦吟〉以旁觀者的角度寫成，自第十二句「喪亂漂淪何堪說」以下，全是作者道逢女子的述說。這種寫法，與白居易〈新樂府·新豐折臂翁〉相同，詩有很強的記實性。<sup>57</sup>而白居易另一以人物為題的知名詩作〈賣炭翁〉：

白居易〈新樂府·賣炭翁〉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全唐詩》，冊 13，卷 427，頁 4704）

薛天緯讚許此詩是五十首中傳誦最廣、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詩歌塑造了「賣炭翁」這一典型形象，通過他的遭遇來揭露「宮市」害民之弊。「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二句的心理描寫，實有刻骨銘心之痛。<sup>58</sup>此部分做法與韋莊〈秦婦吟〉透過秦婦的遭遇和心理描寫，讓讀者有身歷黃巢亂之感，有相同的藝術作用。

白居易長慶體之代表作，不得不提及藝術成就最高、流傳最廣的兩篇長篇歌行——〈長恨歌〉、〈琵琶行〉<sup>59</sup>。唐宣宗〈弔白居易〉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全唐詩》，冊 1，卷 4，頁 49）足見白居易

<sup>56</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3。

<sup>57</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427。

<sup>58</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4。

<sup>59</sup> 限於篇幅，未引全詩，〈長恨歌〉見於《全唐詩》，冊 13，卷 435，頁 4820；〈琵琶行〉見於《全唐詩》，冊 13，卷 435，頁 4822。





歌行傳播之遠、影響之深，晚唐韋莊亦受其浸染。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點明〈長恨歌〉採取了旁白式表現方法，敘事與抒情並舉而側重抒情，理性與感情並重而側重於感情。全詩寫玄宗、楊貴妃生活經歷只三十句；寫亂起及貴妃之死，僅八句，更為簡略；其餘八十二句，寫楊妃死後虛擬的情景和人物的心理活動，極盡鋪張想像之能事。且通篇平仄韻交錯，韻節之長短一任感情變換的需要，婉轉低回，唱嘆無窮。為便於敘事，詩歌主要用散句寫成，但也夾雜少量律句，如「金屋」、「玉樓」句，「行宮」、「夜雨」句，「春風」、「秋雨」句，「遲遲」、「耿耿」句。從頭至尾，詩人一直處於旁觀者的位置，但到結尾二句，似不能自禁地走到前台，發出深長的詠嘆！就寫法來說，這首長歌實可稱作以旁白式抒情的經典之作。<sup>60</sup>而〈秦婦吟〉亦通篇平仄韻交錯（詳見附錄二），韻節長短依照敘事、場景及情感變換，以歌行體而言律句亦多（於後文分析），和〈長恨歌〉相同，韋莊在開篇處於旁觀位置，與其不同的是〈秦婦吟〉最終結束時未再有作者發言，即以秦婦之語作結，戛然而止。而〈琵琶行〉一詩，薛天緯認為其詩序和詩歌正文所構成的敘事系統十分完整。全詩 118 句，用自述式和第一人稱，書寫自己的真實經歷及天涯淪落之感。<sup>61</sup>此特色也符合韋莊〈秦婦吟〉的特點，只是韋莊在詩中將自己隱身得更為隱晦，全藉秦婦之口陳述自身的經歷。

故上述元、白歌行詩體及理論為例，白居易、元稹為新樂府創出一種新式長篇的歌行體裁——「長慶體」。根據《中國文學大辭典》之定義：

長慶體，指中唐詩人白居易、元稹的詩風。元白兩人長期交遊，迭相唱和，詩歌風格亦相近。兩人又於唐穆宗長慶年間，先後編成自己的詩集《元氏長慶集》和《白氏長慶集》，故而有「長慶體」的稱謂。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標舉唐代初、盛、中、晚四期的詩風演變，「以時而論」，分為五體，其中有「元和體」，「長慶體」的內涵等同於「元和體」。元白的詩風，就其相同者而言，就是淺切靡麗。……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元輕白俗」，意思大致也是如此。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說：「元白尚坦易」「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也是對元、白詩風的肯切的評論。（韓小默）<sup>62</sup>

上述定義，以詩之風格為論，主張長慶體亦名「元和體」，因元白二人發明體裁，故元、白詩集均名「長慶集」。趙翼也指出元白長慶體的作品多「因事起意」，從內容而言，長慶體多用以敘寫時事，以白居易作品為例〈長恨歌〉、〈琵琶行〉皆屬於此。「長慶體」之形式與體裁特色，未有明確之指標，但依詩體脈絡發展，長慶體具有「古律混合」現象，屬於古風樂府一類，但在形式上又多用律句、對仗，有律化的現象；用韻部分，通常數句一轉韻，平仄韻間隔使用，音調抑揚變化且和諧圓轉，承襲古風。

此類七言敘事長詩尚有特殊用意，即為展示才情。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中論及〈唐

<sup>60</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8-349。

<sup>61</sup>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頁 349。

<sup>62</sup> 百川書局出版部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臺北：百川書局，1994 年），冊 5，頁 3083。



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談到白居易〈長恨歌〉一作，提及「長慶體」之作用為：

他（白居易）還有一首〈長恨歌〉，至今猶被一般讀者所欣賞，陳寅恪以為是貞元、元和間的新興的文體。這種新興文體與當時舉人流行的行卷有關係，因為行卷文體，期使主司能看出應舉者的史才、詩筆與議論。<sup>63</sup>

韋莊至長安應舉，意外發生動亂，而創〈秦婦吟〉，以利於敘事的七言歌行體進行創作，選擇華麗繁複的詩體，兼可展露詩筆、議論、史才，並以古律混合、七言長型詩型為體，可見韋莊文才與當時詩體發展之成熟。

## （二）體裁表現與形式意義

韋莊是晚唐詩人，在詩歌的創作上，深受前人杜甫、白居易等盛、中唐詩人影響，故韋莊必深諳詩體的美學原理，善用樂府的美學原理，運用樂府換韻、分章自由的特性，配合敘事方法呈現事件，建構出敘事長篇。

韋莊之所以選擇「長慶體」作為創作〈秦婦吟〉的體裁，是因樂府的轉韻與分章自由，利於敘事，易於建構較長篇幅。韋莊在忠於「長慶體」體裁特色的同時，在聲情表現上亦有因襲與開創。

### 1、異音相從謂之和

以「長慶體」多用律句、對仗的特色來看，〈秦婦吟〉中多合乎近體詩平仄格律的律化詩句，以下略舉數例，如「鳳側鸞敲鬢腳斜，紅攢黛斂眉心折」句，平仄格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相當工整，形容佩掛的鳳鸞和妝髮如口紅眉黛鬢角都歪斜、凌亂，均已名詞和狀態詞組成；「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搥金鼓」句，平仄為「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僅第一、五字不合，但第一、五字可不計，詞性方面無論時間副詞、動詞、地點、顏色等，都對仗工整；「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句亦如是，平仄為「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不僅平仄工整，詞性無論時間副詞、動詞、顏色與名詞均對仗工巧；「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句，平仄為「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均相合，詞性以「陰雲暈氣」、「宦者流星」兩個名詞詞組為對，又以「如」「若」為對，巧妙運用對仗和譬喻；「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亦工整相對；「旋抽金線學縫旗，才上雕鞍教走馬」句，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雖第三字不合但可不論，除時間副詞和顏色、名詞對仗工整外，「教」、「學」二字也工對巧妙；「妝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句，「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與詞性都合格；「玻璃階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句，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雖第三字不合但可不論，平仄對偶方面「玻璃」、「翡翠」

<sup>63</sup>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下冊，〈第五篇·唐代篇〉，〈第四章·唐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頁453。



的連綿詞工對亦是精巧。「夜臥千重劍戟圍，早餐一味人肝膾」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全合，尤其「朝」「夜」相對、「千重」與「一味」應用數字為對，也十分工整；「鴛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句，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和詞性亦全合，而「歡」「愛」為對亦巧。而「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為兩史（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接連四聯各聯平仄皆符合對仗格律，詞性諸如「柏臺」與「蘭省」行政單位為對；「狐精」對「鼠魅」，「三公」與「兩史」數字與官職為對，「朝」、「暮」為對，「朝堂」、「酒市」為對，都頗有巧思，且連續使用律句，文采難得。「皆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句，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為對合律，詞性亦工；「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几上割人肉」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合律，且以黃巢之亂兩大人物「尚讓」、「黃巢」為對。「六軍門外倚殭屍，七架營中填餓殍」，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第一、三字不合，但可不論，而「六軍」對「七架」數字加名詞為對、「門外」與「營中」地點為對，「倚」、「填」皆動詞，「殭屍」與「餓殍」皆形容詞機名詞構成之詞組，對偶工整。「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完全相對合律，且對仗工巧；「歲種良田二百廛，年輸戶稅三千萬」句，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合律，且對仗工巧，以「二百廛」對「三千萬」數字為對。「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句，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第三字不合但可不論，以「匣中」對「旗上」，「秋水」對「高風」，「青蛇」對「白虎」，動詞「拔」對「吹」，亦稱工整。「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句，平仄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不僅平仄合律工整，詞性亦相合，足稱工對。以上諸例可見韋莊〈秦婦吟〉一詩多有律化的詩句，其平仄與對偶的特色近似於近體詩。

以詩句而言，韋莊實踐了劉勰《文心雕龍》：「異音相從謂之和」。而陳拱在《文心雕龍本義》加以說明劉勰的所謂詩歌中的最佳聲律表現：

「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前者謂各句中諸字音節之和諧，後者則謂各句中末字之協調（協韻也）。此為文辭調音之最高目的。此一目的若能達成而無遺憾，則其所作必能「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

64

〈秦婦吟〉中律化的詩句甚多，對仗工整，聲律相和，並配合敘述的內容，扣緊敘事、兼顧事件之呈現，是相當高的藝術表現手法。

<sup>64</sup> 〔南朝·梁〕劉勰原著，陳拱本義：《文心雕龍本義》（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卷7，聲律三十三，頁835。



## 2、同聲相應謂之韻

在詩句上，韋莊將部分詩句雕琢、律化，產生「異音相從」的和美，另一方面，在用韻上，韋莊在用韻仍保持古風的特色。韋莊不僅善用樂府轉韻自由的特點，並多採用仄聲韻。

關於轉韻，王力認為唐詩的轉韻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隨便換韻，像古詩一樣；第二種是在換韻的距離上和韻腳的聲調上都有講究。<sup>65</sup>沈德潛亦言：「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為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sup>66</sup>韻腳轉換的疾徐則會影響作品的節奏快慢，如沈德潛所言：「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sup>67</sup>句句押韻給人較為侷促急迫的感覺，而隔句押韻則讓詩中語氣較為舒緩。至於換韻的時機，可兩句一換，亦可四句、八句一換，韻腳的疏密安排，亦需配合詩的內容。

若依照王力的《漢語詩律學》<sup>68</sup>及王忠林的《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sup>69</sup>兩書之分類方式，對韋莊〈秦婦吟〉中的用韻來做分析，韋莊〈秦婦吟〉是屬於隨意轉韻的類型，隨意轉韻，並不限定字句數。<sup>70</sup>但隨意轉韻，不是隨便為之，而是隨著詩的內容與氣氛來轉換韻腳。觀〈秦婦吟〉之用韻，最大特色就是轉韻的句數不定，其隨敘述情節、配合內容與對話關係，隨之轉韻。以全詩 238 句，共有 167 個韻腳，其中押平聲韻共 28 字，上聲韻共 41 字，去聲韻共 48 字，入聲韻共 50 字（用韻分析統計表，參見附錄二），可見押韻多以入聲韻、去聲韻為之，多有頓挫。頓挫是語意、語音與陳述的停頓和挫折，彷彿音樂上短暫的休止符或歇拍，為整體形成節奏和韻律。從作品結構上來看，〈秦婦吟〉在重點描述的章節多以入聲或去聲字為韻，過渡的章節才以平聲或上聲韻為之。

從體裁特色而言，韋莊〈秦婦吟〉採取了古律混合的「長慶體」，其中採用了許多律化的詩句，但用韻方面，不同於近體詩多採平聲韻的作法，〈秦婦吟〉選用了展現古風的仄聲韻。整體風格上，〈秦婦吟〉中呈現的情感和聲韻千迴百折，在絕望、希望與失望之中輾轉。從音調的抑揚頓挫，節奏的快慢相間，韻律的跌宕，營造出不穩、躁動、不安與迫促，而這些都是韋莊利用體裁特色而刻意設計、表現的，利用長慶體的形式特點，來對詩體的美學意義作展現。

〈秦婦吟〉結尾是以「促收式」作收，王力在《漢語詩律學》中指出：「在起頭或是煞尾的地方，只用同韻的兩個韻腳。前者可稱為促起式，後者可稱為促收式。」<sup>71</sup>使

<sup>65</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臺北：中華書局，2003年），頁350。

<sup>66</sup>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卷上，頁11。

<sup>67</sup> 沈德潛：《說詩碎語》，頁6。

<sup>68</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316-379。

<sup>69</sup> 王忠林：《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63年），頁349-643。

<sup>70</sup> 王忠林：《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頁443。

<sup>71</sup>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351。



用促收式的用韻時，往往能和主旨內容配合，而使得詩的內容更加顯明，且在詩末突轉一韻，更強調了詩的重點。促收式易於遒勁<sup>72</sup>，在結束時給予作品一個轉折，可以點出主旨，亦可以留下發人深省的話語，或是內心情感的抒發，都有作者巧妙的安排。以〈秦婦吟〉來說，這一促收式：「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正是為了強調〈秦婦吟〉所特別設計的曲折視角關係，強化秦婦與「隱身人物」的對話關係，再次特別強調本詩之敘述是秦婦的所見所聞，而非韋莊本身所言。這是韋莊的文學藝術表現策略，這種形式與體裁的選擇與表現一定是經過策略性的思考和決定。韋莊特意的將這樣的曲折感，在結尾的部分再次作一個全詩的「視角與聲音」的敘事包覆，這就是韋莊結合了敘事意義與體裁作用的例證。

#### 四、結語

韋莊的〈秦婦吟〉是敘事長詩，故本研究以敘事學對敘事時間、視角與聲音的概念，和傳統詩學的體裁概念來分析並研究之。這是相較前人研究的不同之處，也是本研究的論述重點。

〈秦婦吟〉的敘事特色在於有敘述時間、敘述視角與聲音的轉換，使之具有層層包覆敘述聲音及多視角的呈現。以秦婦的視角和聲音為主軸，有一與之對話的隱身男性，另外又包覆了「話中話」、「戲中戲」——金天神和老翁。這幾種視角身份有著神人／凡人、年輕／年老和男性／女性的差別，透過視角的變異，對唐末巨變——黃巢之亂做了多面向的觀照。

韋莊利用文學的曲折性，把自己化身在其中，我們看到與秦婦對話的「隱身作者」彷彿是作者韋莊，但其實秦婦才是韋莊自己的化身。韋莊選擇以長安名媛貴婦、一個原本不經世事的柔弱女性來為自己發聲，是一個與真實自身完全相反的角色，強化了文學的曲折性，增加文學的虛實交替，擴大了文本詮釋與臆測的空間。韋莊透過多元敘事、多層次作者、多角度觀照來展現終結大唐的黃巢之亂，作了一曲沈痛、哀婉又淒涼的悲歌，讓歷史透過文學展現了另一種「藝術的真實」。本作看似記實敘事，但涵義深厚，是高度的文學藝術作品。

在體裁與形式上，韋莊選擇形式自由、利於敘事的樂府，善用換韻、換章，營造不穩且躁動不安的結構，達成歌行體的美學意義呈現。利用體裁優勢，運用聲韻表現，重點描述的章節多以頓挫強烈的入聲或去聲字為韻，過渡的章節則多以平聲、上聲韻為之，也是〈秦婦吟〉中所表現體裁策略之一。

〈秦婦吟〉中的敘事呈現和體裁意義，是「秦婦吟秀才」——韋莊在創作時精心設計之精髓所在——以靈動的敘事方式對戰亂作多面向的呈現，以縝密設計來展現內容與體裁相結合的美學意義。

<sup>72</sup> 王 力：《漢語詩律學》，頁 352。



## 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梁〕劉勰原著，陳拱本義：《文心雕龍本義》（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  
〔唐〕杜 甫撰，（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  
〔清〕聖祖敕撰、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二、近人論著

- 百川書局出版部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臺北：百川書局，1994年）。  
Tzvetan Todorov 著，許鈞、侯永勝譯：《失卻家園的人》（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方 瑜：《唐詩形成的研究》（臺北：牧童出版社，1975年）。  
王 力：《漢語詩律學》（臺北：中華書局，2003年）。  
王忠林：《中國文學之聲律研究》（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63年）。  
任繼愈、傅璇琮總主編：《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項 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唐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邵文實：〈古代敘事詩之女性視角和聲音的複雜性——《秦婦吟》再解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總第240期，頁105-111。
-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曾思藝：〈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試論《秦婦吟》的藝術成就〉，《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總第83期，卷19，74-77。
- 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薛天緯：《唐代歌行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8月）  
傅璇琮編：《唐才子傳校箋》（臺北：中華書局，2002年）。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  
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1995年，頁172。



楊 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鄭燕姣：〈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特色〉，《昭通學院學報》，第 39 卷，第 4 期，2017 年 8 月，頁 71-74。

顏廷亮、趙以武輯：《〈秦婦吟〉研究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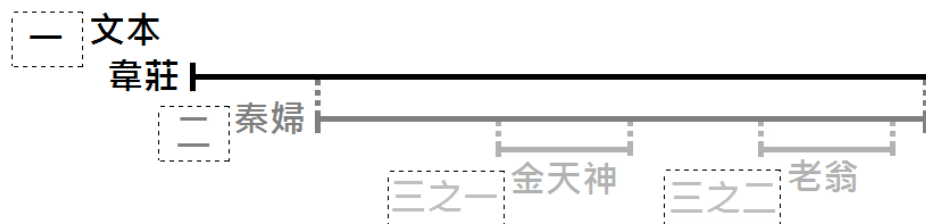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年）。



附錄一〈秦婦吟〉敘事分析表（含段落起訖、人物視角聲音與時序）

敘述層	屬性	起始與結束的聯次與詩句	視角與聲音	敘事時間	說明
一	文本〈秦婦吟〉	1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 至 119 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文本中的韋莊	線性順敘	結尾雖是 119 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以秦婦之語結束，但與秦婦對話的聽者是韋莊，韋莊雖未再發言回應，但寫下此詩。
二	秦婦的敘述	7 「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 119 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秦婦	線性逆時序閃回倒敘	自 5 借問女郎何處來 含顰欲語聲先咽 及 6 回頭斂袂謝行人 喪亂漂淪何堪說可知文本中韋莊與秦婦的關係，秦婦為說話者，韋莊為聽者。故自第 7 聯始進入秦婦的視角與聲音。
三之一	金天神的敘述	『82 一從狂寇陷中國 天地晦明風雨黑…… 87 旋教厭鬼傍鄉村 誅剝生靈過朝夕』 （語畢，回到敘述層 2 秦婦的視角與聲音）	金天神	插敘	從秦婦的視角與聲音，自 80 路旁試問金天神 金天無語愁於人 可知秦婦遇金天神，與之對話，自第 82 聯是秦婦轉述今天神的話語，故自第 82 聯進入金天神的視角與聲音。直至 88 妾聞此語愁更愁 天遣時災非自由 回到秦婦的視角與聲音。
三之二	老翁的敘述	『99 鄉園本貫東畿縣 歲歲耕桑臨近甸…… 108 朝饑山上尋蓬子 夜宿霜中臥荻花』 （語畢，回到敘述層 2 秦婦的視角與聲音）	老翁	插敘	從秦婦的視角與聲音，又自 95 明朝又過新安東 路上乞漿逢一翁、97 問翁本是何鄉曲 底事寒天霜露宿、98 老翁暫起欲陳詞 卻坐支頤仰天哭 可知秦婦再遇一老翁，與之對話，自 99 聯進入老翁的視角與聲音。直至 109 妾聞此老傷心語 竟日闌干淚如雨 可知再度回到秦婦的視角與聲音。

敘述層關係（第一層包裹第二層，第二層秦婦敘述中又包裹三之一、三之二的敘述聲音）







附錄二〈秦婦吟〉平仄暨用韻分析表，隨表註明視角、聲音與敘述時序

詩句與平仄標記	韻腳、韻部、累計
<p><b>【作者韋莊視角起筆，線性順敘】</b></p> <p>1 中和癸卯春三月 洛陽城外花如雪 平去上上平平入月入平平去平平入屑</p> <p>2 東西南北路人絕 綠楊悄悄香塵滅 平平平入去平入屑入平上上平平入屑</p> <p>3 路旁忽見如花人 獨向綠楊陰下歇 去平入去去平平真入去入平平上入月</p> <p>4 鳳側鸞歛髻腳斜 紅攢黛斂眉心折 去入平平去入平麻平平去上平平入屑</p> <p>5 借問女郎何處來 含顰欲語聲先咽 入去上平上上平灰平平入上平平入屑</p> <p>6 回頭斂袂謝行人 喪亂漂淪何堪說 平平上去去平平真平去平平上平入屑</p>	<p>月（入聲六月）、雪（入聲九屑）、絕（九屑）、滅（九屑）、歇（六月）、折（九屑）、咽（九屑）、說（九屑）。</p> <p>入聲六月、九屑。 月屑通押。</p> <p>平：0 上：0 去：0 入：8</p>
<p><b>【秦婦說話開始，秦婦視角，回憶，倒敘】</b></p> <p>「7 三年陷賊留秦地 依稀記得秦中事 平平去去平平去真 平平去入平平去真</p> <p>8 君能為妾解征鞍 妾亦與君停玉趾 平平平入上平平寒 入入平平平入上紙</p>	<p>地（去聲四寘）、事（四寘）、趾（上聲四紙）。</p> <p>去聲四寘。上去通押。</p> <p>平：0 上：1 去：2 入：8</p>
<p>9 前年庚子臘月五 正閉金籠教鸚鵡 平平平上入入上虞平去平平平上虞</p> <p>10 斜開鸞鏡懶梳頭 閑憑雕欄慵不語 平平平去上平平尤平平平平入上語</p> <p>11 忽看門外起紅塵 已見街中搥金鼓 入平平去上平平真上去平平去平上虞</p> <p>12 居人走出半倉皇 朝士歸來尚疑誤 平平去入去平平陽平上平平平去遇</p>	<p>五（上聲七虞）、鸚（七虞）、語（上聲六語）、鼓（七虞）、誤（去聲七遇）。</p> <p>上聲七虞、六語，去聲七遇。 虞語遇通押。</p> <p>平：0 上：5 去：3 入：8</p>
<p>13 是時四面官軍入 擬向潼關為警急 上平去去平平入緝上去平平平上入緝</p> <p>14 皆言博野自相持 盡道賊軍來未及 平平入上去平平支上上去平平去入緝</p>	<p>入（入聲十四緝）、急（十四緝）、及（十四緝）。</p> <p>入聲十四緝。</p> <p>平：0 上：5 去：3 入：11</p>
<p>15 須與主父乘奔至 下馬如門癡似醉 平平上上平平去真上上平平平上去真</p> <p>16 適逢紫蓋去蒙塵 已見白旗來匝地 入平上入上平平真上去入平平入去真</p> <p>17 扶羸攜幼競相呼 上屋緣牆不知次 平平平去去平平虞上入平平平去真</p> <p>18 南鄰走入北鄰藏 東鄰走向西鄰避 平平去入入平平陽平平上去平平去真</p>	<p>至（去聲四寘）、醉（四寘）、地（四寘）、次（四寘）、避（四寘）。</p> <p>去聲四寘。</p> <p>平：0 上：5 去：8 入：11</p>
<p>19 北鄰諸婦咸相湊 戶外崩騰如走獸 入平平上平平去宥上去平平平去去宥</p>	<p>湊（去聲廿六宥韻）、獸（廿六宥） 去聲廿六宥。</p> <p>平：0 上：5 去：10 入：11</p>
<p>20 轟轟崑崑乾坤動 萬馬雷聲從地湧 平平平平平上董上去平平平去上腫</p>	<p>動（上聲一董）、湧（上聲二腫）、炯（去聲一送）。</p>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四十六期

<p>21火迸金星上九天 十二官街煙烘炯 上去平平上上平先入去平平平平平東</p>	<p>上聲一董、二腫，去聲一送。 上去通押。 平：0 上：7 去：11 入：11</p>
<p>22日輪西下寒光白 上帝無言空脈脈 入平平上平平入陌上去平平平入入陌 23陰雲量氣若重圍 宦者流星如血色 平平去去平平平微去上平平平入入職 24紫氣漸隨帝座移 妖光暗射台星拆 上去平平去去平支平平去去平平入陌</p>	<p>白(入聲十一陌)、脈(十一陌)、色(入聲十三職)、拆(十一陌) 入聲十一陌、十三職。入聲陌職通押。 平：0 上：7 去：11 入：15</p>
<p>25家家流血如泉湧 處處冤聲動地 平平平入平平上腫上上平平平上去寘 26舞伎歌姬盡暗捐 嬰兒稚女皆生棄 上上平平上去平先平平去上平平去寘</p>	<p>沸(去聲五未)、地(去聲四寘)、棄(四寘)。 去聲四寘、五未。未寘通押。 平：0 上：7 去：14 入：15</p>
<p>27東鄰有女眉新畫 傾國傾城不知價 平平上上平平入陌平入平平平平去禡 28長戈擁得上戎車 回首香闈淚盈把 上上上入上平平麻平上平平去平上馬 29旋抽金線學縫旗 才上雕鞍教走馬 平平平去入平平支平上平平平去上馬 30有時馬上見良人 不敢回眸空淚下 上上上上去平平真平上平平平去上馬</p>	<p>畫(去聲十卦)、價(去聲廿二禡)、把(上聲廿一馬)、馬(廿一馬)、下(廿一馬)。 去聲十卦、廿二禡、上聲廿一馬。上去通押。 平：0 上：10 去：16 入：15</p>
<p>31西鄰有女真仙子 一寸橫波剪秋水 平平上上平平上紙入去平平上平上紙 32妝成只對鏡中春 年幼不知門外事 平平平去去平平真平去平平平去去寘 33一夫跳躍上金階 斜袒半肩欲相恥 入平平入上平平佳平上去平入去上紙 34牽衣不肯出朱門 紅粉香脂刀下死 平平平上入平平元平上平平平上上紙</p>	<p>子(上聲四紙)、水(四紙)、事(去聲四寘)、恥(四紙)、死(四紙)。 上聲四紙，去聲四寘。上去通押。 平：0 上：14 去：17 入：15</p>
<p>35南鄰有女不記姓 昨日良媒納新聘 平平上上平去去映入入平平入平去映 36玻璃階上不聞聲 翡翠簾前空見影 平平平上平平平庚去去平平平去上梗 37忽看庭際剪刀鳴 身首支離在俄頃 入平平去平去平庚平上平平上平上梗 38仰天掩面哭一聲 女弟女兄同入井 上平上去入入平庚去上去平平入上梗</p>	<p>姓(去聲廿四敬)、聘(廿四敬)、行(平聲八庚)、影(上聲廿三梗)、鳴(八庚)、頃(廿三梗)、聲(八庚)、井(廿三梗)。 去聲廿四敬，平聲八庚，上聲廿三梗。平上去通押。句句用韻。 平：3 上：17 去：19 入：15</p>
<p>39北鄰少婦行相促 旋折雲鬟拭眉綠 入平上上平去入沃平入平平入平入沃 40已聞擊托壞高門 不覺攀援上重屋 上平入入去平平元平去平平上上入屋</p>	<p>促(入聲二沃)、綠(二沃)、屋(入聲一屋)。 入聲一屋二沃。屋沃通押。 平：3 上：17 去：19 入：18</p>
<p>41須臾四面火光來 欲下迴梯梯又摧 平平去去上平平灰入上平平平去平灰 42煙中大叫猶求救 樑上懸屍已作灰 平平去去平平去宥平上平平上去平灰</p>	<p>來(上平十灰)、摧(十灰)、灰。 上平十灰。 平：6 上：17 去：19 入：18</p>
<p>43妾身幸得全刀鋸 不敢踟躕久回顧 入平上入平平去御平上平平上平去遇 44旋梳蟬鬢逐軍行 強展娥眉出門去 平平平去入平平陽平上平平入平上語</p>	<p>鋸(去聲六御)、顧(去聲七遇)、去(六御)、處(六御)。 去聲六御、七遇。遇御通押。</p>



論韋莊〈秦婦吟〉的敘事手法及體裁特色

45舊里從茲不得歸 六親自此無尋處 去上平平平入平微入平去上平平上語	平：6 上：17 去：23 入：18
46一從陷賊經三載 終日驚憂心膽碎 入平去去平平去隊平入平平平上去隊 47夜臥千重劔戟圍 朝餐一味人肝膾 去去平平去入平微平平入去平平去泰 48鴛幃縱入豈成歡 寶貨雖多非所愛 平平平入上平平寒上去平平平上去隊	載(去聲十一隊)、碎(十一隊)、膾(去聲九泰)、愛(十一隊) 去聲十一隊、九泰。隊泰通押。 平：6 上：17 去：27 入：18
49蓬頭面垢豨眉赤 幾轉橫波看得得 平平去上平平入陌平上平平平入入職	赤(入聲十一陌)、得(入聲十三職)。 入聲十一陌、十三職。陌職通押。 平：6 上：17 去：27 入：20
50衣裳顛倒言語異 面上誇功雕作字 平平平上平上去寘上去平平平去去寘 51柏臺多士盡狐精 蘭省諸郎皆鼠魅 入平平上上平平庚平上平平平上去寘 52還將短髮戴華簪 不脫朝衣纏繡被 平平上上去平平侵平入平平平去去寘 53翻持象笏作三公 倒佩金魚為兩史 平平上上去平平東上去平平平上上紙 54朝聞奏對入朝堂 暮見喧呼來酒市 平平去去入平平陽去去平平平上上紙 55一朝五鼓人驚起 叫嘯喧爭如竊議 入平上上平平上紙去去平平平入去寘 56夜來探馬入皇城 昨日官軍收赤水 去平平上入平平庚入入平平入上紙 57赤水去城一百里 朝若來兮暮應至 入上上平入入上紙平平平去平去寘 58兇徒馬上暗吞聲 女伴閨中潛色喜 平平上上去平平庚上上平平平入去寘 59皆言冤憤此時銷 必謂妖徒今日死 平平平上上平平蕭入去平平平入上紙	異(去聲四寘)、字(四寘)、魅(四寘)、 被(上聲四紙)、史(四紙)、市(四紙)、 起(四紙)、議(四寘)、水(四紙)、 里(四紙)、至(四寘)、喜(四紙)、 死(四紙)。  去聲四寘，上聲四紙。紙寘通押。  平：6 上：25 去：32 入：20
60逡巡走馬傳聲急 又道軍前全陣入 平平去上平平入緝去上平平平去入緝 61大彭小彭相顧憂 二郎四郎抱鞍泣 去平上平平去平尤去平去平上平入緝 62沉沉數日無消息 必謂軍前已銜璧 平平上入平平入職入去平平上平入陌 63簸旗掉劍卻來歸 又道官軍悉敗績 上平上去入平平微去上平平入去入陌	急(入聲十四緝)、入(十四緝)、泣(十四緝)、 息(十三職)、璧(十一陌)、 績(十一陌)。 入聲十四緝、十三職、十一陌。緝陌通押。 平：6 上：25 去：32 入：26
64四面從茲多厄東 一斗黃金一升粟 去去平平平入入沃入上平平入平入沃 65尚讓廚中食木皮 黃巢几上割人肉 平去平平入入平支平平上上平平入屋	東(入聲二沃)、粟(二沃)、肉(一屋)。 入聲二沃、一屋。 屋沃通押。 平：6 上：25 去：32 入：29
66東南斷絕無糧道 溝壑漸平人漸少 平平上入平平上皓平入平平平上上篠 67六軍門外倚殭屍 七架營中填餓殍 入平平去上平平支入去平平平去上篠	道(上聲十九皓)、少(上聲十七篠)、 殍(十七篠)。 上聲十九皓、上聲十七篠。 皓篠通押。 平：6 上：28 去：32 入：29
68長安寂寂今何有 廢市荒街麥苗秀	有(上聲廿五有)、秀(去聲廿六宥)、



<p>平平入入平上上有去上平平入平去宥 69採樵斫盡杏園花 修寨誅殘御溝柳 上平入上上平平麻平去平平去平上有</p>	<p>柳(廿五宥)。 上聲廿五宥，去聲廿六宥。宥宥通押。 平：6 上：30 去：33 入：29</p>
<p>70華軒繡轂皆銷散 甲第朱門無一半 平平去入平平去翰入去平平入去翰 71含元殿上狐兔行 花萼樓前荆棘滿 平平去上平去平陽平入平平平入上早</p>	<p>散(去聲十五翰)、半(十五翰)、滿(上聲十四早)。 去聲十五翰、上聲十四早。翰早通押。 平：6 上：31 去：35 入：29</p>
<p>72昔時繁盛皆埋沒 舉目淒涼無故物 入平平去平平入月上入上平平去入物 73內庫燒為錦繡灰 天街踏盡公卿骨 去去平平上去平灰平平入上平平入月</p>	<p>沒(入聲六月)、物(入聲五物)、骨(入聲六月)。 入聲六月、五物。月物通押。 平：6 上：31 去：35 入：32</p>
<p>74來時曉出城東陌 城外風煙如塞色 平平上入平平入陌平去平平平入入職 75路傍時見游奕軍 坡下寂無迎送客 去平平去平入平文平上入平平去入陌 76霸陵東望人煙絕 樹鑲驪山金翠滅 去平平去平平入屑上上平平平去入屑 77大道俱成棘子林 行人夜宿墻匡月 去上平平入上平侵平平去去平平入月</p>	<p>陌(入聲十一陌)、色(十三職)、客(十一陌)、絕(九屑)、滅(九屑)、月(六月)。 入聲十一陌、十三職、九屑、六月。入聲陌職屑月通押。 平：6 上：31 去：35 入：38</p>
<p>78明朝曉至三峯路 百萬人家無一戶 平平上去平平去遇入去平平平入上虞 79破落田園但有蒿 摧殘竹樹皆無主 去入平平平上平豪平平入上平平上虞</p>	<p>路(去聲七遇)、戶(上聲七虞)、主(上聲七虞)。 去聲七遇，上聲七虞。上去通押。 平：6 上：33 去：36 入：38</p>
<p>80路旁試問金天神 金天無語愁於人 去平去去平平平真平平平上平平平真 81廟前古柏有殘枿 殿上金爐生暗塵 去平上入上平入曷上去上平平平去平真</p>	<p>神(平聲十一真)、人(十一真)、塵(十一真)。 平聲十一真。 平：9 上：33 去：36 入：38</p>
<p><b>【金天神說話，金天神視角，插敘金天神回憶】</b> 『82一從狂寇陷中國 天地晦明風雨黑 入 平平去去平入職平去去平平上入職 83案前神水呪不成 壁上陰兵驅不得 去平平上去平平庚入上平平平入入職 84閑日徒歆奠饗恩 危時不助神通力 平入平平平去上平元平平平去平平入職 85我今愧惡拙為神 且向山中深避匿 上平去入入平平真平去平平平去入職 86囊中簫管不曾聞 筵上犧牲無處覓 平平平上入平平文平上平平平上入錫 87旋教厭鬼傍鄉村 誅剝生靈過朝夕 平平去上去平平元 平入平平平平入陌』</p>	<p>國(入聲十三職)、黑(十三職)、得(十三職)、力(十三職)、匿(十三職)、覓(十二錫)、夕(十一陌)。 入聲十三職、十二錫、十一陌。入聲職錫陌通押。 平：9 上：33 去：36 入：45</p>
<p><b>【金天神說話結束】</b></p>	
<p><b>【回到秦婦的視角與聲音】</b> 88妾聞此語愁更愁 天遭時災非自由 入平上上平平平尤平上平平平去平尤 89神在山中猶避難 何須責望東諸侯 平上平平平去去翰上平入去平平平尤</p>	<p>愁(平聲十一尤)、由(十一尤)、侯(十一尤)。 平聲十一尤。 平：12 上：33 去：36 入：45</p>



<p>90前年又出楊震關 舉頭雲際見荊山 平平去入平去平刪上平平去去平平刪 91如從地府到人間 頓覺時清天地閑 平去上去平平刪去去平平去平刪</p>	<p>關(平聲十五刪)、山(十五刪)、間(十五刪)、閑(十五刪)。 平聲十五刪。句句押韻。 平：16 上：33 去：36 入：45</p>
<p>92陝州主帥忠且貞 不動干戈唯守城 平上入平平平庚平上平平上上平庚 93蒲津主帥能戢兵 千里晏然無戈聲 平平上入平入平庚平上去平平平平庚 94朝攜寶貨無人問 暮插金釵唯獨行 平平上去平平去問去入平平上入平庚</p>	<p>貞(平聲八庚)、城(八庚)、兵(八庚)、聲(八庚)、行(八庚) 平聲八庚。 平：20 上：33 去：36 入：45</p>
<p>95明朝又過新安東 路上乞漿逢一翁 平去去平平平東去上入平平入平東 96蒼蒼面帶苔蘚色 隱隱身藏蓬荻中 平去去平上入職上上平平平入平東</p>	<p>東(平聲一東)、翁(一東)、中(一東)。 平聲一東。 平：23 上：33 去：36 入：45</p>
<p>97問翁本是何鄉曲 底事寒天霜露宿 平上上上平入沃上去平平平去入屋 98老翁暫起欲陳詞 卻坐支頤仰天哭 平去上入去平支入上平平上平入屋</p>	<p>曲(入聲二沃)、宿(入聲一屋)、哭(一屋)。 入聲二沃、一屋。 屋沃通押。 平：23 上：33 去：36 入：48</p>
<p><b>【老翁說話，老翁視角，插敘老翁回憶】</b> 『99鄉園本貫東畿縣 歲歲耕桑臨近甸 平上去平平去霰去去平平平上去霰 100歲種良田二百壩 年輸戶稅三千萬 上平平去入平先平平上去平平去願 101小姑慣織褐絕袍 中婦能炊紅黍飯 平去入入平平豪平上平平平上去願 102千間倉兮萬斯箱 黃巢過後猶殘半 平平平平去平平陽平去平上平平去翰</p>	<p>縣(去聲十七霰)、甸(十七霰)、萬(十四願)、飯(十四願)、半(十五翰)。 去聲十七霰、十四願、十五翰。 去聲霰願翰通押。 平：23 上：33 去：41 入：48</p>
<p>103自從洛下屯師旅 日夜巡兵入村塢 平入上平平上語入去平平入平上麌 104匣中秋水拔青蛇 旗上高風吹白虎 平平上入平平支平上平平平入上麌 105入門下馬若旋風 罄室傾囊如卷土 平上上平平平東去入平平平上上麌 106家財既盡骨肉離 今日殘年一身苦 平去上入入平支平入平平入平上麌</p>	<p>旅(上聲六語)、鄔(上聲七麌)、虎(上聲七麌)、土(七麌)、苦(七麌)。 上聲六語、七麌。 上聲語麌通押。 平：23 上：38 去：41 入：48</p>
<p>107一身苦兮何足嗟 山中更有千萬家 平上平上入平麻平平平上平去平麻 108朝饑山上尋蓬子 夜宿霜中臥荻花』 平平上平平上紙去去平平去入平麻</p>	<p>嗟(平聲六麻)、家(六麻)、花(六麻)。 平聲六麻。 平：26 上：38 去：41 入：48</p>
<p><b>【老翁說話結束】</b></p>	
<p><b>【回到秦婦的視角與聲音】</b> 109妾聞此老傷心語 竟日闌干淚如雨 平上上平平去御去入平平去去上麌 110出門唯見亂梟鳴 更欲東奔何處所 平上去去平平庚平入平平平上上語</p>	<p>語(上聲六語)、雨(上聲七麌)、所(六語)。 上聲六語、七麌。語麌通押。 平：26 上：41 去：41 入：48</p>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四十六期

<p>111仍聞汴路舟車絕 又道彭門自相煞 平去去平平入屑去上平平去去入點</p> <p>112野色徒銷戰士魂 河津半是冤人血 入平平去上平元平平去上平平入屑</p>	<p>絕(入聲九屑)、煞(入聲八黠)、血(九屑)。 入聲八黠、九屑。黠屑通押。 平：26 上：41 去：41 入：50</p>
<p>113適聞有客金陵至 見說江南風景異 平上入平平去寘去入平平平上去寘</p> <p>114自從大寇犯中原 戎馬不曾生四鄙 平去去上平平元平上平平平去上紙</p> <p>115誅鋤寇盜若神功 惠愛生靈如赤子 平去去上平平東去去平平平入上紙</p> <p>116城壕固護教金湯 賦稅如雲送軍壘 平去去去平平陽去去平平去平上紙</p> <p>117奈何四海盡滔滔 湛然一境平如砥 上去上上平平豪平平入上平去上紙</p> <p>118避難枉為闕下人 懷安卻羨江南鬼 去上平入上平真平平入去平平上尾</p>	<p>至(去聲四寘)、異(四寘)、鄙(上聲四紙)、子(四紙)、壘(四紙)、砥(四紙)、鬼(五尾)。  去聲四寘、上聲四紙、五尾。 寘紙尾通押。  平：26 上：41 去：48 入：50</p>
<p>119願君舉棹東復東 詠此長歌獻相公」 平上去平入平東去上平平平平平東</p> <p><b>【秦婦說話結束，全詩亦結束】</b></p>	<p>東(平聲一東)、公(一東)。 末節僅二句，均押韻，促收結尾。平：28 上：41 去：48 入：50</p>



# A Study of the Narration and the Genre of Wei Zhuang's *Qing Fu Yin*

Wu Shu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will be based on narratology and traditional theory of poetry to analyze narrating, forms and genre of Wei Zhuang's *Qing Fu Yin*. First, this study aims to observe how Wei Zhuang narrate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on the battle fields in *Qing Fu Yin* and to analyze his point of view of narra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long verse, war poetry and unique narrations and third, it observes the narration of war of *Qing Fu Yin*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t the end, as the expanding research of Wei Zhuang's *Qing Fu Yin*,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mixture of old verse and regular verse in lyrical poetry.

This study systemically analyzes the narrating structure and the meanings of form design of the text's chapters, forms,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istic of genre based on the ways of narrations, point of view and voice in *Qing Fu Yin* hoping to research the performance and value of art of the text. This study approaches to apply the narrating theory and poetry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text then to find deeper meaning between the context and forms.

**Keywords:** Wei Zhuang, *Qing Fu Yin*, narratology, Chang-qing Genre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中文標算》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四十六期



## 崔溥《漂海錄》中的江南體驗

袁成\*

### 提 要

研究《漂海錄》的學者往往都會強調崔溥江南經歷的獨特性，與一般的朝鮮使節相比，崔溥擁有更豐富的見聞，但學者們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對崔溥所謂的江南概念幾乎都缺乏一個基本的界定。根據崔溥的行程，《漂海錄》所描繪的江南應該限定在台州府、寧波府、紹興府、杭州府、嘉興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除了才子佳人、魚米之鄉、繁華富足等集體式印象，崔溥的日常見聞構成真實可感的江南。崔溥一行在江南的種種經歷反映出世間百態、人情冷暖，江南各階層之眾生相在崔溥的筆下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絕大部分的燕行錄只能夠見到胡漢差異、關內外差異，而由南向北貫穿中國的獨特體驗，也讓崔溥領略到中國的南北差異。崔溥從自身的見聞出發以長江分界線劃分南北，多角度對中國南北的差異展開論述比較，但崔溥將部分隨機事件也歸因於南北差異則未免落於窠臼。

關鍵詞：崔溥、《漂海錄》、江南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一、前言

崔溥（1454-1504）字淵淵，號錦南，本貫耽津（今全羅南道康津郡）。朝鮮成宗十八年（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崔溥奉命以濟州三邑推刷敬差官<sup>1</sup>的身份出差濟州，但因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不得不往羅州奔喪（今全羅南道羅州市）。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在奔喪途中，崔溥一行共 23 人遭遇風暴漂流入海，在漂流的第 14 天，終於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地界登陸。在確認完崔溥的身份之後，中國官員護送崔溥一行經京杭大運河到達北京。崔溥在北京受賞謝恩，啟程從遼東返回朝鮮境內。據朝鮮成宗之命，崔溥撰《中朝聞見日記》以進，即現在的《漂海錄》，收錄於崔溥的個人文集《錦南集》。朝鮮的燕行使一般都是經遼東入北京，絕大部分燕行錄記載的都是中國北方風貌，像崔溥這樣從南至北貫行中國的經歷就顯得格外珍貴稀奇，崔溥描繪的江南風貌也是《漂海錄》最鮮明的特色。出使北京的聖節使蔡壽恰巧在廣寧驛與崔溥相遇，不禁感慨：「我國人物，親見大江以南者，近古所無，汝獨歷覽若此，豈非幸乎？」<sup>2</sup>

關於《漂海錄》的基礎性研究，葛振家與朴元熇的成果最為豐富。葛振家在 1992 年點校出版《漂海錄——中國行記》，1995 年主編的《崔溥《漂海錄》研究》收錄翻譯中韓日美學者研究《漂海錄》的論文，2002 年再次點校出版《崔溥《漂海錄》評註》。<sup>3</sup>朴元熇先在 2006 年出版了韓文本的《崔溥《漂海錄》譯注》和《崔溥《漂海錄》研究》，后又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別出版了中文本的《崔溥《漂海錄》校注》和《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sup>4</sup>

朴元熇的〈15 世紀江南社會和朝鮮崔溥《漂海錄》研究〉以「江南」為題，卻對 15 世紀江南社會未加著墨，與江南相關的論述僅僅是運河議題的提出。<sup>5</sup>朴洪圭的〈崔溥的《漂海錄》和江南〉亦以「江南」為題，但主要內容仍是圍繞《漂海錄》中有關「佛道」和「陽明學」的問題而展開的，幾乎沒有討論《漂海錄》記載的江南。<sup>6</sup>胡夢飛的

<sup>1</sup> 朝鮮時期濟州道下設濟州、大靜、旌義三邑，故稱「濟州三邑」。「推刷」之職負責抓捕逃跑的奴婢或逃避賦役、兵役者。「敬差官」則是派遣到地方的臨時性官職。

<sup>2</sup> 《漂海錄》五月十六日條。

<sup>3</sup> 葛振家點註：《漂海錄——中國行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年）。葛振家主編：《崔溥《漂海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葛振家評註：《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 年）。

<sup>4</sup> （韓）朴元熇譯注：《崔溥《漂海錄》譯注》（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6 年）。（韓）朴元熇：《崔溥《漂海錄》研究》（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6 年）。（韓）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韓）朴元熇：《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 年）。

<sup>5</sup> （韓）朴元熇：〈15 世紀江南社會和朝鮮崔溥《漂海錄》研究〉，載於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第 6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262-265。

<sup>6</sup> （韓）朴洪圭：〈崔溥的《漂海錄》和江南〉，《第二屆中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暨首屆中國海洋文化經濟論壇論文集》（寧波：寧波大學，2014 年），頁 19-23。

〈朝鮮人視野中的明代蘇北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視角〉、孫宗廣的〈槳聲燈影里的異國記錄——《漂海錄》中京杭大運河江蘇段的歷史面貌探析〉、范金民的〈朝鮮人眼中的中國大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就朴元煥提出的運河議題展開討論，將視線集中在崔溥《漂海錄》有關運河的記錄。范金民放眼於大運河的整體而孫宗廣聚焦於運河的江蘇段，故二文或與江南有涉。<sup>7</sup>

楊雨蕾的《明清朝鮮文人的江南印象》以鳥瞰的視野考察朝鮮文人集體的江南印象，楊雨蕾發現，朝鮮文人不僅在創作中沿襲中國文人的江南意象，還將中國文人的江南之意與朝鮮本土的江南實景相融。<sup>8</sup>朴桂玉曾主持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韓國古代文學中的中國江南意象研究」，課題組分別通過朝鮮的漢詩、小說、行記等體裁進行多維度的考察。其中，朴明淑的〈최부 《표해록》에 나타난 이념체계와 강남 이미지〉藉助《漂海錄》出現的江南印象來解讀崔溥的精神世界。朴明淑指出，在崔溥眼中，儘管江南存在追求奢侈、官吏從商等不合儒家倫理的現象，但是整體上表現出忠孝友愛的儒家精神，同時百姓也安居樂業，因此江南仍不失為一個「理想鄉」。<sup>9</sup>

## 二、崔溥《漂海錄》中的江南概念

「江南」的內涵十分豐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度，乃至不同的語境中、不同的人心目中，「江南」概念的外延都會有不同的程度的變化。最初「江南」一詞以其字面本義泛指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魏晉南朝時則指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尤其是以建康為中心的吳越地區，到了唐代「江南」不僅僅是單純的地域概念，更成爲一種文化概念。在討論崔溥的「江南觀」之前，我們有必要考察明人與東人的「江南觀」。

據高逸凡考察，明代官方文書中關於「江南」的專稱有「江南四府」、「江南七府」、「江南八府」、「江南十府」、「江南十三府」等。<sup>10</sup>

江南四府	南直隸：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	核心
江南八府	南直隸：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	江皖系統

7 胡夢飛：〈朝鮮人視野中的明代蘇北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視角〉，《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14年），頁19-21。孫宗廣：〈槳聲燈影里的異國記錄——《漂海錄》中京杭大運河江蘇段的歷史面貌探析〉，《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2016年），頁36-39。范金民：〈朝鮮人眼中的中國大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文明》第7期（2017年），頁66-81。

8 楊雨蕾：《明清朝鮮文人的江南印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0年），頁141-149。

9 朴明淑：〈최부 《표해록》에 나타난 이념과 의미 및 강남 이미지〉，《은지논총》第27卷（2011年），頁101-133。

10 高逸凡：〈明代官方文書中的江南〉，《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2017年），頁253-260。



	徽州府、池州府、寧國府、太平府	
江南十府	南直隸：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寧國府、太平府、應天府、安慶府	江皖系統
江南七府	南直隸：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 浙江承宣佈政使司：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	江浙系統
江南十五府	南直隸：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溫州府、金華府、衢州府、嚴州府、紹興府、處州府、台州府、寧波府	江浙系統

無論上述何種專稱，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都位列其中，可以說此「江南四府」是江南概念中的核心。毫無疑問，蘇州又是「江南四府」之核心。「江南八府」與「江南十府」的專稱傾向於明朝南直隸行政區劃，以現代視角來看不妨稱之為「江皖系統」；而「江南七府」與「江南十五府」的專稱則傾向於舊時兩浙行政區劃，以現代視角來看不妨稱之為「江浙系統」。

雖然東國的文學作品中常常出現的中國「江南」意象，但大多是泛泛而言，作品之中並不一定會對「江南」有明確的界定，這些作品只是單純地表達心目中的江南情懷而已。實際上，東人的江南概念並不是全然等同于明代的江南概念。甚至於就個體而言，東人對於江南概念的理解都不盡相同。

金堉（1580-1658）〈哀江南賦〉曰：「大明太祖都南京，我國越海朝聘，謂天朝為江南。太宗遷於北京，仍以江南稱，蓋狃於舊也。」<sup>11</sup>因明太祖定都於南京之故，東人將「江南」一詞用以代稱「大明」，即便後來明太宗遷都北京，東人仍蹈襲舊例，繼續以「江南」稱之。據《仁祖實錄》記載：

應協等曰：「當初漂倭入送時，我國書契中，以清國所送為言，而回答書契中，有獐靺二字，方以為怪。今番又問獐靺，所謂獐靺，曾所未聞，未知指何國而言乎？」倭曰：「大明或稱江南，朝鮮或稱高麗，此亦互相稱號之語也。」<sup>12</sup>

倭人解釋「獐靺」是日本指稱清國的用語，又將之類比於大明稱朝鮮為「高麗」、朝鮮稱大明為「江南」。作為第三方的倭人還能知曉這一稱法，說明「江南」指稱「大明」的用法在朝鮮是非常普遍的。

這一用法不僅反映出「江南」一詞在東國的特殊含義，也從側面證明大多數東人是將南京歸入江南地區的。比如明初出使南京的鄭夢周（1337-1392）在入京時曾作漢詩：「江南形勝地，千古石頭城。綠水環金闕，青山繞玉京。一人中建極，萬國此朝正。我

<sup>11</sup> 〔朝鮮〕金堉：《潛谷遺稿》（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年，《韓國文集叢刊》86），卷1，葉6下。

<sup>12</sup> 《仁祖實錄》（太白山史庫本），第47冊，卷47，葉74上。仁祖24年12月22日甲午條。



亦乘查至，宛如天上行。」<sup>13</sup>

明代的文書中所謂的「江南」無論是「江皖系統」還是「江浙系統」都已經將揚州排除在外，而東人李暹（1612-1673）仍將揚州稱為「江南勝地」：

舟發揚州，有稱謝士元者，同時發船，求詩於暹，暹書以與之曰：「江南勝地是揚州，青雀黃龍戴書樓。叩柁張帆浮碧水，暮天涼月逐人流。」士元次之曰：「天風吹送到中州，快觀龍顏五鳳樓。千載遠封箕子國，至今人物重儒流。」<sup>14</sup>

嚴格意義上來說，揚州在長江北面，有違「江南」之本義，但揚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就經濟文化實力而言與真正意義上的江南城市無異。誠如周振鶴所言：「江南不但是一個地域概念——這一概念隨著人們地理知識的擴大而變易，而且還具有經濟涵義——代表一個先進的經濟區，同時又是一個文化概念——透視出一個文化發達的範圍。」<sup>15</sup>

成海應（1760-1839）所著《皇明遺民傳》<sup>16</sup>在為人物立傳時都會介紹人物的出生地或籍貫地，我們將地名前冠以「江南」的條目悉數列出。

華允誠，字汝立。江南無錫人。	常州府
黃翼聖，字子羽。江南常熟人。	蘇州府
唐允甲，字祖命，號耕塢。江南宣城人。	寧國府
胡周燾，字其章。江南太倉人。	蘇州府
邢昉，字孟貞。江南高淳人。	應天府
顧夢遊，字與冶。江南江寧貢生。	應天府
閻爾梅，字調鼎，一字用卿，號古古。江南沛縣人。	徐州
冒襄，字辟疆，一字巢民，號朴菴。江南如臯諸生。	揚州府
錢秉鐙，字幼光，後更名澄之，字飲光。江南桐城人。	安慶府
徐波，字元歎。江南蘄州人。	蘇州府
戴本孝，字務旃，號鷹阿山樵。江南和州人。	和州
李長科，字小有。江南興化人。	揚州府
張芳，字菊人，號澥謁夫。江南句容籍。	應天府
方文，字爾止，號蠡山。江南桐城布衣。	安慶府
龔賢，字半千，號柴丈人。江南上元布衣。	應天府

<sup>13</sup> 〔高麗〕鄭夢周：《圃隱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韓國文集叢刊》5），卷1，葉573上。

<sup>14</sup> 《成宗實錄》（太白山史庫本），第23冊，卷157，葉25上。成宗14年8月22日壬午條。

<sup>15</sup> 周振鶴：《釋江南》，收於《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頁324-334。

<sup>16</sup> 〔朝鮮〕成海應：《皇明遺民傳》，收於《研經齋全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年，《韓國文集叢刊》273-279）。



朱鶴齡，字長孺，號松陵散人。江南吳江人。	蘇州府
金時瀛，字天石。江南華亭人。	松江府
陶澂，字照萬，自以生當明季世，故又字季。江南寶應人。	揚州府
陳允衡，字伯璣。江南建昌人。	廣德州
徐白，字介石，別號笑菴先生。江南吳江人。	蘇州府
孫永祚，字子長。江南常熟人。	蘇州府
黃雲，字仙裳，號舊樵。江南泰州人。	揚州府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嶽外臣。江南通州布衣。	揚州府
陸元泓，字秋玉。江南常熟人。	蘇州府
文點，字與也，江南吳縣人。	蘇州府
惲日初，字仲升。江南武進人。	常州府
呼穀，字得下。江南崑山人。	蘇州府
欽蘭，字序三。江南長洲人。	蘇州府
閔麟嗣，字賓連。江南歙縣人。	徽州府
宋徵璧，字尚木。江南華亭人。	松江府
吳懋謙，字六益，號華蘋山人。江南華亭布衣。	松江府
吳嘉紀，字野人，一字賓賢。江南泰州布衣。	揚州府
潘陸，字江如。江南吳江人。	蘇州府
俞南史，字無殊，號鹿床。江南吳江人。	蘇州府
欽楫，字遠猶。江南吳縣人	蘇州府

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江南」的兩個招牌，但即便是常常與蘇州對舉的杭州，成海應也沒有稱其為「江南」，相關地名僅僅冠以「浙江」。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舉「錢塘縣」與「仁和縣」各一例。

毛先舒，一名騃，字馳黃，號竹薦先生。浙江仁和人。	杭州府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浙江錢塘人。	杭州府

《皇明遺民傳》視蘇州為江南而視杭州為浙江，不難看出成海應所謂的江南完全等同於明代的南直隸。這裡的江南概念與行政區劃相重合，政治色彩遠大於地理本義和文化意味。

作為核心的「江南四府」放諸何時何地都是不會有異議的，但上文討論的東人眼中的江南概念不禁引發思考：崔溥是否將南京、揚州、杭州等地視作江南。具體到崔溥《漂海錄》，我們將通過文本考察來大致界定崔溥所謂的江南概念。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崔溥所謂的江南概念至少需要符合「長江以南」的地理定義。崔溥在《漂海錄》中以長江為界，將「江南」與「江北」對舉，把揚州等實力同樣不俗的歷史文化名城歸入「江北」：「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



臨清，繁華豐阜，無異江南，臨清為尤盛。」、「江北如揚州等地，起墳塋或於江邊或田畔里閭之中。」<sup>17</sup>

崔溥一行由京杭大運河前往北京，在渡長江時徑直從鎮江至揚州，即王安石所謂「京口瓜洲一水間」。朴元煥的《崔溥漂海錄校注》將二月二十二日條出現的「南東輒廠」誤讀為「南京輒廠」<sup>18</sup>，而崔溥一行是絕不可能經過南京的。崔溥曾在《漂海錄》末尾曾梳理自己的行程，渡江前後的經歷如下：

又自武林過吳山、長安、皂林、西水、平望、松陵、姑蘇、錫山、毗陵、雲陽，至鎮江府京口驛。自杭州至此一千有餘里也。過揚子江，至揚州府廣陵驛。自此以後，路分水陸。<sup>19</sup>

逐日考之則（戊申二月）「二十日，過呂城驛，至鎮江府。」、「二十一日，至揚子江。」、「二十二日，至廣陵驛。」、「二十三日，過揚州府。」也就是說，崔溥未曾到過鎮江以西的地區，故而《漂海錄》所描繪的江南不包括明代的徽州府、池州府、寧國府、太平府、應天府、安慶府等地。崔溥是否將南京等地視作江南，《漂海錄》沒有給予具體語境供作考察，但顯然《漂海錄》所描繪的江南不屬於我們上文定義的「江皖系統」。

最初，崔溥一行曾在寧波府的下山地區<sup>20</sup>遭遇盜賊，這段經歷在往後的行程中多次被提及。雖然「寧波之盜，江南人也。」<sup>21</sup>的言論出自松門衛千戶傅榮，但崔溥也將寧波府所遇賊人歸為江南人：「今江南人，雖或被利心所使，為盜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盜，不殺臣等，且有遺物。」又崔溥過蘇州談起江南代表性城市則以蘇杭連綴相舉：「蘇州，古稱吳會……自古天下以江南為佳麗地，而江南之中，以蘇、杭為第一州，此城尤最。」<sup>22</sup>後行至遼陽，崔溥又以江南嘉興與遼陽作比：「遼東，即舊我高句麗之都……市間民居，可謂繁夥，揆之江南，可與嘉興府相頡頑矣。」<sup>23</sup>可見崔溥將浙江的寧波府、杭州府、嘉興府等地視為江南，崔溥所謂的江南傾向於我們上文定義的「江浙系統」。

綜合上述考論，崔溥所謂的江南概念接近於「江浙系統」的「江南十五府」，詳考其行程則《漂海錄》所描繪的江南限定在台州府、寧波府、紹興府、杭州府、嘉興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

<sup>17</sup> 《漂海錄》六月初四日條。

<sup>18</sup> （韓）朴元煥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頁88。

<sup>19</sup> 《漂海錄》六月初四日條。

<sup>20</sup> 下山地區包括舟山群島、馬鞍山群島、嵎泗列島。朱介凡在《中華諺語志》中收錄金庸所述「上寧波難，落下山易」之諺語：「舊寧波所屬各縣大都背山臨海，所領海域，大小島嶼共有五百多個。這些島嶼，矗立海上，峯巒峻拔，氣勢雄偉，其命名大都以山為主，入衢山、岱山、普陀山。又因都處於大陸邊緣，統被稱之為『下山』。下山地區，分為舟山群島、馬鞍山群島、嵎泗列島。凡到下山地區去，謂『落下山』。」參見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4247-4248。

<sup>21</sup> 《漂海錄》三月十七日條。

<sup>22</sup> 《漂海錄》二月十七日條。

<sup>23</sup> 《漂海錄》五月二十八日條。



### 三、崔溥《漂海錄》所記江南人物

關於江南，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無論是想象還是現實，大眾都有一種集體式的印象——才子佳人、魚米之鄉、繁榮富足等等。

與絕大多數文人一樣，崔溥也少不了對江南的溢美之言：台州府——「臣當正月而到，氣候與三四月同，牟麥欲穗，筍芽方盛，桃杏滿開。又山川高大，林藪屏翳，人物繁夥，第宅壯麗，別是一區天地也。」<sup>24</sup>、寧波府——「凡城中所過大橋，亦不止十餘處，高宮巨室，夾岸聯絡，紫石為柱者殆居其半。奇觀勝景，不可殫錄。」<sup>25</sup>、杭州府——「杭即東南一都會，接屋成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帘歌樓，咫尺相望。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常春之景，真所謂別作天地也。」<sup>26</sup>、蘇州府——「蘇州，古稱吳會，東瀕于海。控三江帶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淵藪。海陸珍寶，若紗羅綾段，金銀珠玉，百工技藝，富商大賈，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為佳麗地，而江南之中，以蘇、杭為第一州，此城尤最。樂橋在城中，界吳、長洲兩縣治間，市坊星布，江湖衆流，通貫吐納乎其中。人物奢侈，樓臺聯絡。又如閶門、馬頭之間，楚商閩舶，輻輳雲集。又湖山明媚，景致萬狀。」<sup>27</sup>、常州府——「府即延陵郡吳季子采邑，湖山之美，亭臺之設，自古稱道。」<sup>28</sup>、鎮江府——「東通吳會，西接漢沔，北達淮泗，南距閩浙，真四方都會之地也。」<sup>29</sup>崔溥甚至直言北京不及蘇杭繁榮：「北京即虞之幽州之地，周為燕薊之分……且其山童，其川汙，其地沙土楊起，塵埃漲天，五穀不豐，其間人物之夥，樓臺之盛市肆之富，恐不及於蘇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蘇杭而來。」<sup>30</sup>

一般朝鮮使節從漢城入北京都有既定的路線，沿路接待皆有定制，所遇之人往往固定在某些群體。但是崔溥無使臣身份，純粹以偶然漂流至中國東南沿海，接觸到人群頗為豐富。《漂海錄》鮮活地展現了江南各階層的眾生相，我們更應把目光放在具體的人或事來觀察江南百態，而不是簡單兩分為「合於理想的江南」與「違於理想的江南」。

明代沿海地區倭寇猖獗，崔溥一行一開始被誤認為倭寇，屢遭村民驅趕，就在這種墻倒眾人推的情形之下，村民紛紛落井下石，還有人趁火打劫，令崔溥吃盡苦頭：「里人皆揮稜杖，亂擊臣等，肆讎劫奪太甚。吳山者負臣馬鞍，有一人毆擊攘去。臣等被杖前驅，顛仆哭泣。」<sup>31</sup>但其中也不乏古道熱腸之人：

<sup>24</sup> 《漂海錄》閏正月二十二日條。

<sup>25</sup> 《漂海錄》閏正月二十九日條。

<sup>26</sup> 《漂海錄》二月十二日條。

<sup>27</sup> 《漂海錄》二月十七日條。

<sup>28</sup> 《漂海錄》二月十九日條。

<sup>29</sup> 《漂海錄》二月二十一日條。

<sup>30</sup> 《漂海錄》四月二十三日條。

<sup>31</sup> 《漂海錄》閏正月十八日條。





臣等因爲里人所驅，路經一高阜，松竹成叢，遇有自稱隱儒姓王名乙源者，憐臣冒夜衝雨，艱楚被驅，止里人少住，問臣所從來，臣亦告以漂風之故，乙源惻然，卽呼酒勸臣。臣曰：「我朝鮮人守親喪，不飲酒食肉茹葷及甘旨之味，以終三年，蒙饋酒，感恩則已深矣，然我今當喪，敢辭。」乙源遂饋臣以茶，饋從者以酒。因問曰：「你國亦有佛否。」答曰：「我國不崇佛法，專尚儒術，家家皆以孝悌忠信爲業。」乙源握臣手眷顧相別。<sup>32</sup>

一個名叫王乙源的人動惻隱之心，勸阻村民的粗暴舉動，並接待冒雨趕路的崔溥一行，甚至在分別的時候握住崔溥的手依依不捨。王乙源的確切身份我們不得而知，從談話中也無從知曉他對儒學的認識，但與粗鄙野蠻的鄉人相比，溫文爾雅的王乙源在崔溥眼中儼然就是儒者的形象。

崔溥一行在受到官方護送之前，常常遭到百姓圍觀湊熱鬧，聽聞此事的士人也紛紛尋至崔溥處與之筆談。在桃渚所，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熱心群眾以實情相告爲他們指出一條明路：

有一人寫臣掌上曰：「看你也不是歹人，只以言語不同實同盲啞。誠可憐也。我告你一言，你其記之，善自處，慎勿輕與人言。自古倭賊屢劫我邊境，故國家設備倭都指揮、備倭把總官以備之。若獲倭則皆先斬後聞，今你初繫舟處，轄獅子寨之地，守寨官誣汝爲倭，欲獻馘圖功，故先報云『倭船十四隻犯邊劫人』，將領兵往捕汝斬汝之時，你輩先自捨舟，投入人多之里，故不得逞其謀矣。明日把總官來訊你輩，你其詳辨之，少有違誤，事在不測云云。」臣問其姓名，則曰：「我所以言之者，愛汝也，危之也。」掉頭而去。臣聞其言，毛髮豎立，卽語程保等。保等曰：「路人指我等爲斬伐之狀者，皆惑此謀故耳。」<sup>33</sup>

至此，崔溥才對自己的處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也突然明白爲什麼路人對他們做抹脖子的手勢。前來筆談之人多是詢問漂流經歷與異國風土，以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惟有這位熱心群眾指出的「減少閒談」與「辨明身份」切中肯綮，真正站在崔溥的立場爲之考慮。

在健跳所，光州牧使程保受到尹姓官人的招待：「姓尹老官人，引程保等詣私第飲食之，因見其妻妾子女以展禮，其人心淳厖如此。」<sup>34</sup>崔溥尤其對於其引見妻子兒女的淳朴行爲大爲讚賞。但也有個名爲張輔士人，其誇耀的姿態令崔溥十分不滿，爲了不辱國格崔溥果斷予以回擊。

有一人以丙午年登科小錄來示臣曰：「此吾的登科第榜錄也。」又指點錄中「張輔」二字曰：「此吾的姓名也。」因問曰：「你國亦貴其登科者乎？」曰：「然。」曰：「我國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給俸祿，旌表門閭，刺銜亦書賜進士及第某科某

<sup>32</sup> 《漂海錄》閏正月十八日條。

<sup>33</sup> 《漂海錄》閏正月十九日條。

<sup>34</sup> 《漂海錄》閏正月二十四日條。



等人」云云。引臣至其家，則其家前街果以雕龍石柱作二層三間之門，金碧眩曜，其上大書「丙午科張輔之家」之標，輔蓋以己之登第誇示臣。臣亦以浮誕之言誇之曰：「我再中科第，歲受米二百石，旌門三層，足下其不及於我矣。」輔曰：「何以知之？」臣曰：「我之旌門，遠莫致之，我有文科重試小錄在此，即撥示之。」輔於錄中見臣職姓名，下跪曰：「我殆不及矣。」<sup>35</sup>

在崔溥的筆下，張輔完全就是見識淺陋、狂妄自大的庸人形象，不僅前倨後恭，甚至還出現了下跪的舉動。與之對應的是，張輔所作〈送朝鮮崔校理序〉（收錄於崇禎年間的《寧海縣志》）也同樣記錄了兩人的往來：

朝鮮弘文館副校理崔溥淵淵，將其王命，括戶口於其國之濟州島。既而奔父喪，乘巨舟涉海道以還，為暴風所逆，瓢泊入我健跳。守邊掾吏往說之，告以故，遂迎其所率吏卒四十三人者，館之公所，將致之藩府，以達於京師，而還諸其國。子弟邦職請曰：「今之朝鮮，昔之高麗，箕子之遺墟，我之東藩也，其人必能守禮持義。」遂往訪之。見其動靜紆徐，聲容哀戚，蓋患難不入於心而克持喪禮者，因加敬焉。告之曰：「子之此行，所謂失之東隅收桑榆者乎？是雖摧帆失楫於風濤之中，神泣膽落，自分葬於魚腹，萬無生理，抑孰知繇是以睹中國之大觀，庸非天之意乎？且朝鮮之陪臣以職事來者無歲無之，然皆自遼東一道以入，其於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蕃，城池甲兵之利，聲名文物之美，古今興亡之跡，固不得而歷覽也。子行將上會稽，涉錢塘，追延陵，渡天塹，歷史呂梁之險，登歌風之臺，觀泰山之巍峩，孔林之叢蔚，以極於皇都之大舉，朝鮮之以聞見自雄者，莫先焉，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隋唐之際，中國之君逞其好大喜功之心，而為之臣者復以率繇漢晉故事濟之，於是兵連禍結，數世無寧日。平壤扶餘銀黃之野，流血千里，煙火遼絕，亦云殆矣。我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宇之初，諸臣亦有以郡縣高麗為請者，上念其衰先臣屬，立其君為朝鮮國王，保彼東方聖子神孫世守家法。朝鮮之人，老子長孫，不識兵革，鴨綠之水，駐蹕之山，益高以清，故跡茫茫，不可致詰者，大明覆燾之恩也。子歸故國，謁而君，以予言獻之，臣節益堅，職貢益修，永藩垣我東土，子亦有無窮之譽，是亦此行之失收之也。」崔再拜曰：「遐僻之人死而生，幸也。聞至教，大幸也。海濶天空，徒勤瞻遡。倘他年入聘，風流雲會於黃金臺上，當不為生客」云。<sup>36</sup>

在張輔的筆下，張輔以天朝施教者的姿態出現，而崔溥則以屬國受教者的姿態出現。兩人的往來似乎非常符合中朝文人交游範式，張輔極富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張輔筆下，兩人的對話較為和諧；崔溥筆下，兩人的對話充滿火藥味。如果核對兩文所記對話，竟然沒有一處相合的地方。到底是兩人不約而同地選擇性失憶，還是兩人都有所杜撰，

<sup>35</sup> 同上註。

<sup>36</sup> 〔明〕宋光奎：《寧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崇禎五年刊本），葉928-931。朴元煥將「勤」認讀為「勒」，誤作「徒勒瞻遡」，實為「徒勤瞻遡」。朴而章（1547-1622）《龍潭集》卷四〈答文子善〉有「聞問甚阻，瞻溯方勤」之語可供佐證。另朴元煥校「雲」為「運」，似當如是。參見朴元煥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頁38。



未能找到第三方文獻說明，但文獻記錄的主觀性在此得以顯現，各自的文獻記錄中多多少少都存在會「尊己卑人」的傾向。

崔溥在《漂海錄》的江南經歷中著墨最多的人物，既不是文人墨客也不是達官顯貴，而是杭州府武林驛的掌事顧壁。顧壁在崔溥一行停留的數日之間每天都前來招呼慰問：

有姓名顧壁掌驛中事者，來謂臣等曰：「你所食之物，係是朝廷與的。作數支，銷待一年，有文簿到部。本驛丞，貴州夷人，專不曉得人事，就如孩童一般，不會稟上司，以致你等食不敷也。」又曰：「來此看人，都是閑人，不可與他說話，有傷神氣」云云。<sup>37</sup>

顧壁來謂臣曰：「今聽說，將你等事差人晝夜馳奏北京，直待回報，方放回。自此城至北京，水路幾五千餘里，你留此必多日矣」。臣曰：「我到此，言語有異，實同盲聾。望足下如此聞見，隨即開說，以恤遠人。」壁曰：「國法甚嚴，律條甚重，漏泄夷情，新例充軍。凡我所言，不可與人見，只可自知。」點頭而去。<sup>38</sup>

顧壁又來言曰：「海上軍官行來文書開說你還有船一十四隻在海逞功，今巡按御史說既有船十四隻，原何不捉拿來，以此罪他。鎮守及三司議論不一，緣你供辭明辨，審知非倭，今已議定，差了指揮楊旺送你赴京，轉送你回，並無他話，還有三四日在此，你宜可寬心。」<sup>39</sup>

顧壁來言曰：「你去京師，前路不可不知……你衆深自計較，可也。」因贈以筍曰：「此素食也，你便可吃，貴國亦有此筍否？」臣曰：「我國南方有筍，五月乃生。」顧壁曰：「此地冬春交生，正月方盛，大者十餘斤，貴國與此地風土有異。」<sup>40</sup>

顧壁的行動可謂是關懷備至：第一次來是解釋招呼不周的原因，並給予同桃渚所熱心群眾一樣的建議「減少閒談」；第二、第三次來都是冒著風險通報事情進展，寬慰崔溥一行人的焦慮情緒；第四次來則是為崔溥講解前途的路況，並考慮到崔溥正在服喪只能吃素食就送來筍。顧壁如此坦誠相待令崔溥萬分感動，崔溥在出發前不顧程保等人的勸阻，執意送出自己的衣物與之告別：

臣謂程保等曰：「顧壁誠心待我，凡所聞所見，悉告無隱，俾我不迷，恩情甚重，欲表信物，顧我行李一無些子之儲，所有者，此衣耳，我欲解以與之。」保等曰：「前日解一衣贈許千戶，今日又解贈顧公，則所穿之衣只一件耳，迢遞萬里之路，敝誰改爲。」臣曰：「古人以一衣三十年者有之，我之作客他鄉，只在一年之間。今時日漸燠，一布衣足以當之，且蛇魚感恩亦欲報之，而況於人

<sup>37</sup> 《漂海錄》二月初七日條。

<sup>38</sup> 《漂海錄》二月初八日條。

<sup>39</sup> 《漂海錄》二月初九日條。

<sup>40</sup> 《漂海錄》二月初十日條。



乎？」卽解衣與壁，壁揮手以却。臣曰：「朋友之賜，雖車馬不拜，況此矮小之衣乎。昔韓退之留衣以別太顛，則臨別留衣，卽古人之意也。」壁曰：「本欲却之，恐阻盛意。」受而去之。<sup>41</sup>

贈送衣物之舉看似簡單，實則禮輕情意重，拳拳報恩之意尤濃，與崔溥前一次贈送衣物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

臣退舍館，有王匡者，許清之鷹犬也，或嚇或誘，誅求無厭。臣之行李無物，無以應之。至是，又來言曰：「我每大人之恩，不可不報。」臣解所着襪帖裏，以與許清之子隆。<sup>42</sup>

崔溥將王匡稱為許清之鷹犬，對他們愛佔便宜、貪得無厭的行徑感到厭惡。對於許清，儘管崔溥極度不情願，但在或嚇或誘的情況下，只能無可奈何地送出衣物；而對於顧壁，崔溥受到情義的感召，即使他人勸阻也執意要送出衣物，兩次贈衣存在本質性的區別。

我們必須明確：崔溥的經歷具有偶然性，而《漂海錄》的描寫具有主觀性，此皆行記必有的現象。如此的人情冷暖只是恰好發生在崔溥的江南經歷之中，善惡皆為人性之兩面，無從歸結為江南人的特點，更不必上升為江南的地域特點。

#### 四、崔溥《漂海錄》所記江南特色

眾所周知，特點因比較而凸顯。如果要考察江南的地域特色，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與江北相較。事實上崔溥也是這樣做的，崔溥在《漂海錄》的末尾總結自己在中國的整個經歷，意識到中國幅員遼闊風俗千差萬別。崔溥欲總括之，以長江為界，概述南北之間的差異。

客觀來說，崔溥的經歷還是相對有限：崔溥由大運河到達北京之後，又只能按固定的使行路徑返回朝鮮境內，崔溥此行雖然比普通的朝鮮使節擁有更為豐富的見聞，但所經之地仍僅是中國廣袤地區的很小一部分，短短半年的行程只足夠管中窺豹。就觀察內容而言，崔溥關注到的人煙、宅第、服飾、民風等諸多方面都屬於人文地理的範疇，而未涉及地貌、水文、氣候等自然地理。<sup>43</sup>

<sup>41</sup> 《漂海錄》二月十二日條。

<sup>42</sup> 《漂海錄》閏正月二十二日條。

<sup>43</sup> 《漂海錄》六月初四日條。



	南	北
人煙	觀其人煙盛衰，則江以南諸府城縣衛之中，繁華壯麗，言不可悉。至若鎮、若巡檢司、若千戶所、若寨、若驛、若鋪、若里、若壩所在附近，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十餘里，多或至二十餘里間，閭閻撲地，市肆夾路，樓臺相望，軸轆接纜，珠玉金銀寶貝之產，稻梁鹽鐵魚蟹之富，羔羊鵝鴨鷄豚驢牛之畜，松篁籐棕龍眼荔枝橘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南為佳麗地者以此。	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臨清，繁華豐阜，無異江南，臨清為尤盛。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則亦間有富盛繁夥者。若鎮、若寨、若驛、若鋪、若里、若集、若嘴、若廠、若灣、若塢、若閘、若壩、若遷之間，人煙不甚繁盛，里閭蕭條。通州以東，人煙漸少。過山海關行百里，僅得一里社，不過二三草屋。唯羔羊雞豬驢駱牛馬之畜籠絡原野，楊柳桑棗之樹茂翳交柯。八渡河以南，荒曠無人居。
宅第	其第宅則江南蓋以瓦，鋪以甃，階砌皆用鍊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壯華麗。	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
服飾	其服飾則江南人皆穿寬大黑襦袴，做以綾羅絹綉匹段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段帽、馬尾帽，或以巾帕裹頭，或無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紗帽。喪者白布巾，或羸布巾，或着韉，或着皮鞋、韃鞬、芒鞬。又有以巾子纏腳以代襪者。婦女所服皆左衽。首飾則寧波府以南，圓而長而大，其端中約華飾；以北，圓而銳，如牛角然。或戴觀音冠，飾以金玉，照耀人目。雖白髮老嫗，皆垂耳環。	江北服飾大槩與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貧賈懸鶉者十居三四。婦女首飾，亦圓而尖，如雞喙然。自滄洲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後，皆右衽。山海關以東，其人皆羸鄙，衣冠藍縷。海州、遼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我國，半是女真。石門嶺以南，至鴨綠江，都是我國人移住者，其冠裳語音及女首飾類與我國同。
民風	人心風俗則江南和順，或兄弟，或堂兄弟、再從兄弟，有同居一屋。自吳江縣以北，間有父子異居者，人皆非之。無男女老少，皆踞繩床交椅，以事其事。	江北人心强悍，至山東以北，一家不相保，鬪毆之聲，礮鬧不絕，或多有劫盜殺人。山海關以東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風。
文教	且江南人以讀書為業，雖里閭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文字。臣至其地，寫以問之，則凡山川古蹟、土地沿革，皆曉解詳告之。	江北則不學者多，故臣欲問之，則皆曰我不識字，就是無識人也。
漁業	且江南人業水虞，乘舴艋，載箬簰，以	江北則唯濟寧府南旺湖等處外不見捕



	翼罩筍筭取魚者千百為群。	魚之具。
紀律	且江南人號為官員者或親執役，為卒徒者或踞胡床。冠帶無章，尊卑無位，似若殊無禮節。然在官衙則威儀整肅，在軍中則號令嚴切，正伍循次，無敢喧囂，一出令時，聞一錚聲，遠近雲集，莫或有後。	江北亦然，但山東以北，凡出令非鞭扑不能整之。
兵器	且江南戎器則有鎗劍矛戟，其甲冑楯等物皆火書「勇」字，然無弓箭戰馬。	江北始有帶弓箭者，通州以東及遼東等地，人皆以弓馬為業，然箭竿以木為之。
喪葬	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廟旌門者有之，常人畧用棺不埋，委之水傍，如紹興府城邊白骨成堆。	江北如揚州等地，起墳塋或於江邊或田畔里閘之中。

除了上述條目，崔溥對其他方面也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在貨幣方面，江南使用金銀而江北使用銅錢。在陸路交通方面，江南人坐轎，江北人騎馬或騎驢。江南沒有良馬，而江北產高頭大馬。江南江北都非常注重個人形象，但江南人會隨身攜帶「鏡奩、梳篦、刷牙等物」，相較之下，江南人似乎更「好冶容」。江南「農工商賈」各司其職，江北卻多有無業的「遊食之徒」。崔溥將市兒、僧侶也納入觀察對象之列：市兒指市井之徒，江南「以錫約臂」而江北「以鉛穿鼻」，前者用錫做的臂環，後者用鉛做的鼻環，都是廉價的金屬。至於僧侶，江南「或食肉不食葷」，這裡的「葷」還是指蔥韭等辛辣的蔬菜，而江北「皆血食茹葷」，在飲食上似乎不守戒條。此外，江南的女性足不出戶，不從事任何戶外勞動，而北方女性會參與「治田」、「棹船」等勞作，這與傳統「男耕女織」的印象略有出入。

崔溥在總結南北差異時忽略了較為重要的一條——飲食，但《漂海錄》的記錄足以體現南北之間飲食差異。崔溥一行的伙食仰賴中國官府或私人餽贈，我們以崔溥行程為序（由南向北）選取若干條具有代表性的記載：

二月初四日	紹興府	猪肉一盤、鵝二隻、鷄四翼、魚二尾、酒一罇、米一盤、胡桃一盤、菜一盤、筍一盤、麵筋一盤、棗一盤、豆腐一盤。
二月十七日	姑蘇驛	①米一盤、豆腐一盤、麵筋一盤。 ②米六斗、鵝一隻、菜一盤、胡桃一盤。
二月十八日	錫山驛	米二十斗、猪肉一盤、菜一盤、藥果一盤、酒五器。
三月初一日	下邳驛	麵筋一盤、豆腐一盤、素菜二盤。
三月十四日	清源驛	清酒三壺、糖錫一盤、豆腐一盤、大餅一盤。
四月十四日	玉河館	米一斗、菜一盤、鹽醬醋各一器。



四月二十六日	三河縣	飯米一盤、肉一斤、酒一瓶、菜一盤。
五月十七日	廣寧驛	全豬一頭、黃酒四盆、稻米一斗、粟米二斛。
五月十九日	廣寧驛	全豬一頭、酒二盆。
五月二十五日	遼陽驛	黃酒三盆、全豬一頭、稻米一斗、粟米一斛。

其一，食物的種類充滿地域特色。在江南的行程中，食物種類頗為豐富，在紹興府時僅肉類就有豬、鵝、雞、魚四種，至於蔬果蜜餞更是品種繁多，而到北方之後，就僅以酒肉為主，完全不見蔬果蜜餞之類。在北方「稻米」與「粟米」區別稱之，在南方只講「米」而不用具體稱「稻米」。推究其原因，粟米僅在北方廣為栽培，稻米則南北皆有之。在錫山驛（位於今江蘇無錫），受餽之米多達二十斗，充分彰顯江南魚米之鄉的富足。在廣寧驛（位於今遼寧錦州），十七日剛受全豬一頭，十九日就又來一頭全豬，北方治畜牧的特色較為明顯。

其二，食物的計量也充滿地域特色。豬肉在江南都以「盤」量，往北以「斤」量，再往北則直接以全豬獻上。酒類在江南以「罇」與「器」量，往北以「壺」與「瓶」量，再往北則以「盆」量。在計量單位上，往往南方給人精緻之感，而北方給人豪爽之感。

中國的南北差異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南方柔弱、北方剽悍的標籤古已有之。崔溥所謂松門衛千戶傅榮就以此解釋崔溥在寧波府遭遇盜卻能活命的原因：「大抵中國人心，北方則強悍，南方則柔順。寧波之盜，江南人也。故雖或為盜，類皆劫而不殺人，你所以保其身也。此北方人，劫則必殺人，或置之溝壑，或漂之河海。今日所見漂屍，可知矣。」<sup>44</sup>而崔溥也不免落於南北差異的窠臼：「為劫盜者，殺越人于貨，肆暴無忌。今江南人，雖或被利心所使，為盜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盜不殺臣等且有遺物，仙岩之人不隱所劫竟還奪鞍，可以觀風氣柔弱，人心不甚暴惡之驗也。」<sup>45</sup>

從結果來看，下山之盜將崔溥一行重新「放指大洋」僅有讓其自生自滅的意味，給他們留下的物品也只是印信、馬牌、「衣之濃沾咸水者及諸般書冊而已」<sup>46</sup>，而這些東西於對盜賊是毫無價值可言的。當時賊人狠狠折磨了崔溥一番，用崔溥的原話是「蹂躪臣身」，現在卻又說「人心不甚暴惡」，可謂自相矛盾。據《漂海錄》的記載，賊魁是有意要殺崔溥的，只不過被其他賊人攔了下來而已，說明賊人內部也出現了分歧：

賊魁怒，瞋目張喙，指程保而叫，指臣而叫，即曳臣頭髮，還縛倒懸，荷斫刀指臣頸斫之，刀適誤下右肩隅，刀翻在上。賊又荷刀將斬臣，有一賊來把荷刀之臂以沮之，賊黨齊聲大叫，莫知所謂。<sup>47</sup>

至於「仙岩之人」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盜賊，歸類為愛占便宜的「小市民」或許更

<sup>44</sup> 《漂海錄》三月十七日條。

<sup>45</sup> 《漂海錄》閏正月二十三日條。

<sup>46</sup> 《漂海錄》閏正月十二日條。

<sup>47</sup> 《漂海錄》閏正月十二日條。



為合適。村民們在驅趕崔溥一行時，有人順手牽羊奪走馬鞍，崔溥報案之後，村民在官府追查之下迫於壓力才歸還馬鞍，普通村民不敢與官府作對，自然不可能隱瞞實情，以此證明江南「風氣柔弱」略顯牽強。

傅榮所謂的「劫而不殺人」與「劫則必殺人」應屬「盜亦有道」的討論。若以南北差異強釋盜亦有道，未免有臉譜化、標籤化之嫌。

## 五、結論

「江南」在朝鮮半島衍生出新的內涵，東人常常以「江南」代指大明。明代文書中的江南專稱大致分為「江皖系統」與「江浙系統」，崔溥所謂的江南概念傾向於「江浙系統」的「江南十三府」，而《漂海錄》所描繪的江南限定於台州府、寧波府、紹興府、杭州府、嘉興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

一般朝鮮使節從漢城入北京都有既定的路線，沿路接待皆有定制，所遇之人往往固定在某些群體。但崔溥不是正式以使臣身份前往中國，而是純粹以偶然漂流至中國東南沿海，故而接觸到人群頗為豐富。換言之，崔溥所遇江南人物具有相當的偶然性：既有落井下石的鄉里村民，也有坦誠相待的熱心群眾；既有狂妄自大的鄉紳，也有古道熱腸的隱儒。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崔溥與張輔都各自記錄下兩人的交游事跡，所記內容卻大相徑庭，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獻記錄的主觀態度與「尊己卑人」的傾向。

其他燕行錄作品對中國風俗的考察往往集中在胡漢差異以及關內外差異，而崔溥由南向北貫穿中國，切身體驗到中國的南北差異。崔溥具有較為敏銳的南北差異意識，他側重於人文地理的考察，從人煙、宅第、服飾、民風、文教等方面對南北差異進行對比分析。我們也能通過《漂海錄》的記述發現南北飲食文化的差異，南方農耕之精緻、北方畜牧之豪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時過度敏銳的南北差異意識會變成先入之見，對於隨機事件崔溥仍從眾以南北差異強釋之，這樣一來對於南北方的描述則顯得標籤化。





## 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明〕宋光奎：《寧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崇禎五年刊本）。
- 〔高麗〕鄭夢周：《圃隱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韓國文集叢刊》第5冊）。
- 〔朝鮮〕崔浦：《錦南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年，《韓國文集叢刊》第16冊）。
- 〔朝鮮〕崔浦：《錦南漂海錄》（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燕行錄全集》第1冊）。
- 〔朝鮮〕金堉：《潛谷遺稿》（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年，《韓國文集叢刊》第86冊）。
- 〔朝鮮〕成海應：《研經齋全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73冊-第279冊）。
- 〔朝鮮〕朝鮮實錄廳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葛振家點註：《漂海錄——中國行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
- 葛振家主編：《崔溥《漂海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 葛振家評注：《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
-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
- （韓）朴元煥譯注：《崔溥《漂海錄》譯注》（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6年）。
- （韓）朴元煥：《崔溥《漂海錄》研究》（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2006年）。
- （韓）朴元煥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 （韓）朴元煥：《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

#### （二）單篇論文

- 范金民：〈朝鮮人眼中的中國大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文明》第7期（2017年），頁66-81。



- 胡夢飛：〈朝鮮人視野中的明代蘇北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視角〉，《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14年），頁19-21。
- 高逸凡：〈明代官方文書中的江南〉，《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2017年），頁253-260。
- 朴明淑：〈최부 《표해록》에 나타난 이념과 의미 및 강남 이미지〉，《은지논총》第27卷（2011年），頁101-133。
- 宋成有、（韓）崔昌源：〈從《漂海錄》看崔溥的中國觀〉，《중국어문논역총간》第30卷（2012年），頁261-284。
- 孫宗廣：〈槳聲燈影里的異國記錄——《漂海錄》中京杭大運河江蘇段的歷史面貌探析〉，《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2016年），頁36-39。
- 楊雨蕾：〈明清朝鮮文人的江南印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0年），頁141-149。
- 周振鶴：《釋江南》，《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頁324-334。
- （韓）朴洪圭：〈崔溥的《漂海錄》和江南〉，《第二屆中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暨首屆中國海洋文化經濟論壇論文集》（寧波：寧波大學，2014年），頁19-23。
- （韓）朴元熿：〈15世紀江南社會和朝鮮崔溥《漂海錄》研究〉，載於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第6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62-265。



## The Experience of Jiangnan in Choi Bu's *Pyohaerok*

Yuan Cheng

### Abstract

Most of Joseon ambassadors had no chance to South China, but Choi Bu went throughout China from south to north. Although many studies focused on Choi Bu's special experience in Jiangnan, none of the studies absolutely defined the scope of Jiangnan. According to Choi Bu's trip, Jiangnan showed in *Pyohaerok* should be limited in Taizhou Prefecture, Ningbo Prefecture, Shaoxing Prefecture, Hangzhou Prefecture, Jiaxing Prefecture, Suzhou Prefecture, Changzhou Prefecture and Zhenjiang Prefecture. Choi Bu observed human nature and all kinds of phenomena in Jiangnan, thus the characters in *Pyohaerok* are full of vivid detai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re highlighted in Choi Bu's *Pyohaerok*. However, Choi Bu ascribed some random event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hich is more like a labelling description.

**Keyword:** Choi Bu, *Pyohaerok*, Jiangnan Area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中文標算》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四十六期

#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 ——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覃友群\*

## 提 要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乃明代學術巨擘王陽明之親炙弟子。其學術思想上承陽明學說，精熟〈中庸〉，而以《老》、《列》、《莊》三子《通義》傳世。朱氏作為陽明學派之傳人，其最終學術精華卻以注解道家三子為依歸，或可謂陽明學說與道家思想在部分層面有其相似性之印證。本文即以朱得之《老子通義》為切入點，輔以《列子通義》、《莊子通義》等相關材料，以微觀分析之角度，探討朱氏之何以對《老子》，乃至於道家思想產生興趣，繼而分析朱得之所以撰寫《老子通義》之原因，進而發掘《老子通義》作為《老子》一書之注本，以何種方式將《老子》思想重新構築，轉化為發揚陽明學說之學術著作。通過以上途徑，試圖體現朱得之在明代晚期陽明晚學之學術背景下，是否能有更多作為學術個案本身，以及反映明代學術環境概況之積極意義。

關鍵詞：朱得之、《老子通義》、陽明晚學、以儒解老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一、前言

觀明代之學術思潮，其主流走向可分為二。其一，乃是自元代以來科舉考試命題之主流核心價值，亦即程朱理學<sup>1</sup>；其二，則為以陸九淵、王陽明學說為核心之陸王心學。陽明心學在明代中後期蓬勃發展，各地皆有陽明後學承襲其思想。<sup>2</sup>案黃宗羲《明儒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曰：「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明儒學案》頁 60）可知在陽明親傳弟子之在南中者，朱得之可謂代表人物之一。案清人葉滋森所重修《靖江縣志·人物志》稱朱得之「少負大志，聞王文成公良知之說，心契之，遂往受學。文成公嘗以『入道最勇，可與任重致遠』稱之。」<sup>3</sup>案所謂「任重致遠」，蓋《論語》載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sup>4</sup>之謂。足見其於陽明門下學道用功之深，堪比曾子。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又號參玄子、虛生子，直隸靖江人。生於明憲宗成化末年<sup>5</sup>，卒於穆宗隆慶末年<sup>6</sup>，年約八十餘。朱氏本為靖江大家，因朱得之祖父為仇人構陷，得之父朱輒代父入獄十六年，家道遂落。朱輒因父喪逃獄，長子習之代父入獄六年，出獄後棄儒從醫，以資弟得之、庶之修業應試。<sup>7</sup>朱得之曾以貢為新城丞，又以歲貢為桐廬縣丞，不久掛冠致仕，返鄉著書授徒不輟。清代葉滋森修《靖江縣志》載朱氏有《老

<sup>1</sup> 案近人韋政通先生《中國思想史》指出：「當元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初行科舉時，使程、朱的理學由私學成為官學，這個制度，由明代繼承下去，明成祖永樂年間，敕傳『性理大全』七十卷，考試用的四書、五經，又多以宋儒的注解為主，於是使理學家的思想處於思想統治者的地位。」見韋政通撰：《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9月），頁1233-1234。

<sup>2</sup>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即將陽明後學依地緣關係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六大區域，見（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12月），〈目錄〉。

<sup>3</sup> （清）葉滋森修：《靖江縣志》（臺北：黃霖徐先生私人影印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刊本，1970年8月），卷14，頁2上。

<sup>4</sup> （宋）朱熹注：《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2007年9月），頁111。

<sup>5</sup> 案嚴靈峯先生《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稱朱得之「生於憲宗成化二十一年」，然於史無據，在未有進一步證據前，姑持保留說法。見嚴靈峯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頁167。另朱得之《老子通義》序文曰「大明嘉靖四十四年孟夏既望虛生八庚八乙老人參元居士朱得之書於近渠齋」，案嘉靖四十四年為乙丑年（1565年），嘉靖三十三年為庚申年（1560年），以此為「八庚八乙」，往前推算，則「一庚」應為弘治三年庚戌（1490年），「一乙」應為弘治八年乙卯（1495年），則朱得之出生應不晚於弘治三年。備為一說，姑待日後詳考。「八庚八乙」見（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影印明嘉靖四十四年朱氏浩然齋刊本），〈序〉，頁2。

<sup>6</sup> 此說見於趙素菡撰：《朱得之《莊子通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4月），頁2。然此說未有充分史料依據，姑持保留態度。案朱得之纂修《靖江縣志》，並於書成付梓時撰寫跋文，時隆慶三年十月，足見此時朱得之尚在世。見（明）朱得之纂：《靖江縣志》（北京：中國書店，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卷首，〈跋〉。

<sup>7</sup> 關於朱輒、朱習之相關事蹟，詳見（清）葉滋森修：《靖江縣志》，卷13，頁46。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子通義》二卷，《莊子通義》十卷，《列子通義》八卷、《正蒙通義》、《杜律闡義》、《心經注》、《鍊宵匣》<sup>8</sup>、《參元<sup>9</sup>三語》。<sup>10</sup>此外，朱得之亦於嘉靖年間纂修《靖江縣志》；又有《稽山承語》，記載求學於王陽明門下時所見所聞。

案《萬曆常州府志》載朱得之「幼學時能於傳注外時出意見，尤好說《中庸》，疑晦庵先生格致之學，而未知所從入。有傳陽明先生《傳習錄》至者，披閱連晝夜，走越執贄焉，益究良知之旨。」<sup>11</sup>可見其年輕時曾用功於《中庸》、朱子之學；其後投入陽明門下，習心性良知之學。然《明儒學案》又曰「（朱得之）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明儒學案》，頁 62）葉滋森《靖江縣志》亦曰：「大抵得之之學，體虛靜，宗自然。」（《靖江縣志》，卷 14，頁 2 上）案《老子》有謂「致虛極，守靜篤」（十六章）<sup>12</sup>，又曰「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再觀朱氏有道家三子《通義》之作，其思想顯然與道家密不可分。

朱得之自小習科舉之業，壯年學於陽明門下，其求學態度頗受認可；然其晚年學術成果，最終體現於老列莊三子之研究。案今人李霞先生《道家與中國哲學·明清卷》指出明代思想發展之情況：「如果說道家道教對明代心學先驅的影響尚不全面的話，那麼他在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的哲學體系中便有了更全面的滲透。王守仁良知說的形成原本就是儒佛道合流的結果」<sup>13</sup>，可窺見陽明思想頗受道家思想影響；則朱得之受學於陽明，且對老列莊三子有所觀照，實屬正常。今人李慶先生〈明代的《老子》研究〉一文將明代注《老》者分為五派，其中亦有「以儒釋老派」<sup>14</sup>。以此觀之，則受儒者之業，究老莊之學，在三教合一之思潮背景下，亦不足怪。

然今人劉韶軍先生《中國老學史·明清時期的老學》指出：「明清時期的老學研究成果，從本質上講只是研究者個人思索性質的產品，不能對當時的社會及文化發生重大影響。」<sup>15</sup>姑不論「不能影響社會、文化」之說法是否值得商榷，學者作為在大環境共同思潮下之獨立個體，其思維固然受到環境影響；然其研究趨向勢必不脫其「個人思索」之獨特性，此亦黃宗羲《明儒學案》所謂「得其性之所近者也。」朱得之少時習晦庵之學，親歷家道中落，身負長兄期待；中年為陽明親傳弟子，深受稱讚，堪稱南中王學傳人；晚年短暫為官，旋即致仕，講學著述，鑽研老列莊學說，刊印三子《通義》。觀其

<sup>8</sup> 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收錄此書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題名《宵鍊匣》。

<sup>9</sup> 案「元」當為「玄」，避康熙諱。

<sup>10</sup> 以上皆見於（清）葉滋森修：《靖江縣志》，卷 9，頁 3 下-4 上。

<sup>11</sup> （清）于琨修，陳玉璣纂：《康熙常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卷 23，頁 67 上。

<sup>12</sup> 案本文徵引《老子》文獻，皆以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為底本。後文徵引《老子》文獻則隨文標明所出章次，或於徵引後另以括號標注章次，不復贅引出版項。

<sup>13</sup> 孫以楷主編，李霞撰：《道家與中國哲學·明清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頁 7。

<sup>14</sup> 見李慶撰：〈明代的《老子》研究〉，收錄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3月），頁 342-344。

<sup>15</sup> 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撰：《中國老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頁 437。



一生學術思想之轉折，亦不能單單視為明代學術環境所出產物之一。

案朱氏之學近於老氏，以虛靜自然為要義。則若欲觀朱氏何以身在王門良知之中，而心遊道德逍遙之外，倘以《老子通義》為著刃處，則庶幾中其肯綮矣。近年學界於陽明後學之研究日熾；然朱氏之學術思想，則相對未受重視。現今針對朱得之學術思想寫有專論，投以較深入研究者，國內有國立師範大學楊雅婷所著《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sup>16</sup>，海外有華中師範大學雷振瑞所著《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sup>17</sup>、華東師範大學趙素菡所著《朱得之《莊子通義》研究》<sup>18</sup>。前二者針對朱得之《老子通義》一書進行有系統地爬梳，釐清書中對《老子》義理之說解，進而結合陽明心學之意涵，宏觀地探究在明代學術思潮洪流下，朱得之老學思想之內涵與影響。本文則由微觀角度切入，討論朱得之緣何接受老子思想？其老學專著《老子通義》之撰作旨趣為何？進而探究朱得之如何將老子思想融匯轉化，成為立身講學之基礎功夫。

## 二、朱得之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據明代孫繼皋所撰〈湖廣長沙府瀏陽縣知縣致仕柱峯朱君墓誌銘〉，可知靖江朱家最早可溯源於元代，歷來多有任官者<sup>19</sup>。有鑑於此，可知朱得之雖在祖父輩時家道中落，然其家門歷有仕宦者，入仕為官，可謂朱氏一門之常。又觀朱得之祖父獲罪，父入獄代之；祖父喪，父逃獄只為奔喪，而長兄亦代父入獄。莊子藉孔子之口曰：「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命也。」<sup>20</sup>朱氏孝義傳家，亦可由此得見。長兄朱習之出獄後棄學從醫，意在賺取足夠資費，供得之、庶之讀書應舉，以圖重振家風。朱得之早年生涯，即在家

<sup>16</sup> 楊雅婷《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1月）由《老子通義》道論、心性修養論、政治論切入，闡述朱氏對此三大課題之思索；進而將其在各課題中對於儒、道二家之傾向性判別釐清，點出朱得之在道論方面較為傾向道家，而心性修養論、政治論則顯有以儒釋老之痕跡。全文在文本層面對《老子通義》著力爬梳，可作為吾人由微觀角度省察朱氏《通義》儒道結合方法之基礎。

<sup>17</sup> 雷振瑞《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由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理學與心學興盛之背景切入，以宏觀視角點出朱得之在此一時代背景下，援道釋儒為事理之必然；進而以《老子通義》之內容為基礎，探討朱氏對王陽明、薛惠、王道之繼承與流變。全文以思潮背景、學術傳承角度著眼，對於探究朱得之接受老子思想之外圍原因，可作為宏觀角度之基礎。

<sup>18</sup> 趙素菡《朱得之《莊子通義》研究》以考察朱得之生平、交遊、著作為切入點，聚焦於《莊子通義》一書，探究其思想、儒學傾向，進而審視朱得之對《莊子》文學審美之點評，暨辨偽審查之功夫。其焦點雖非《老子通義》，卻可側見朱氏注書、求學之態度，亦可印證其孔老不二、儒道同門之思想傾向，並非單獨體現於《老子通義》，乃其一生學術研究累積之成果。對於研究《老子通義》可起旁證之功。

<sup>19</sup> 〈湖廣長沙府瀏陽縣知縣致仕柱峯朱君墓誌銘〉曰：「朱之先，至元有仕左丞相清者，督漕事海上家焉，則今太倉州也。左丞生都水監虎，都水生樞密院判，樞密生荊州刺史源澤，荊州生判簿暹。判簿避兵江陰之馬沙，則今靖江縣也。判簿生昶，昶生巖，巖生鴻臚序班軌，鴻臚生三子，其季東陽公庶之，君父也。」見（明）孫季皋撰：《宗伯集》（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卷8，頁42上。

<sup>20</sup> （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月），頁161。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族累世為官、家風以孝義為傳，且家中傾力培養期待之下，潛心讀書，圖謀躋身官場，振作家門。在明代以程朱理學為核心之科舉氛圍中，朱得之能以歲貢身分入仕，其對程朱理學之熟稔可見一斑。且《常州府志》有朱氏好說《中庸》之說，《靖江縣志》甚而載有朱得之登臺講《中庸》祈雨之事<sup>21</sup>。以此觀之，則朱得之尤擅《中庸》。除卻科舉所需四書五經外，朱得之又心契王陽明良知之學，不惜資財之費，跋山涉水，親往稽山書院承教。綜上所述，朱得之熟習程朱理學，又好陸王心學，無論朱陸如何相非，其要旨皆歸本於儒家孔孟，則朱得之之學術思想根植於儒家，莫可疑也。

然朱得之之最終學術成果，凝聚於老、列、莊三子《通義》；其載錄受學王門時之師友問答筆記，又引《列子》名劍，定曰《宵練匣》。據此，可知道家學說不但為朱得之所接受，甚而成為其生命中至為重要之學術精華。除卻朱得之受學於陽明，而陽明學說本身即頗受道家影響之外，朱得之所以與老子學說「得其性之所近」，亦有其他足以探討之原因。

李慶先生〈明代的《老子》研究〉一文，對於明代學者研究《老子》之背景、情況與成果，作一有系統地整理、述評與討論，對於吾人探究朱得之接受老子思想之原因，可起一奠基作用。該文指出，在宣德至弘治年間，「對於道教，和道家思想，基本上就是處於這種在主流的儒家思想之下，也允許其存在和流佈的狀況」，而嘉靖年間則是「道教氾濫」的時期。盛極必衰，隨之而來的，則是「隆慶時期的嚴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32）。朱得之生活於此一以儒家為主流，同時對道家相對放任之社會、政治環境，且本人亦學習程朱理學，有志於科舉入仕之背景下，何以接受老子思想，並將學術目光聚焦於道家，究其原因，略可申述如下：

### （一）、學術淵源之直接啟發

朱得之於壯年時期，聞陽明良知之說，心中契之，遂於稽山書院求學於王陽明。案王陽明早年曾醉心於佛、老之學，悟道後自悔錯用力氣，《傳習錄》載門人蕭惠喜愛釋、道，陽明曾警示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sup>22</sup>陽明雖改弦易轍，循孟子良知、象山心學而求簡易廣大之道，然亦不能抹煞曾在佛、老學說所下功夫。是以陽明亦自言「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陽明先生集要》，頁 93）再觀陽明答蕭惠之問，輒引《老子》之言以答：「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陽明先生集要》，頁 91）足見陽明雖認為老子思想與聖人差之一線，但亦足以羽翼孔孟，助成聖道。是以《道家與中國哲學·明清卷》有謂「王守仁良知說的形成原本就是儒佛道合流的結果」

<sup>21</sup> 「某年郡城大旱，太守夜夢城隍神，語明日南門外有眇一目書生，可請祈雨。清晨遇得之，狀貌與神語符。以祈雨請得之，登臺，講《中庸》第一章。講將畢而雨立降，郡人稱之曰『朱中庸』。」見（清）葉滋森修：《靖江縣志》，卷 14，頁 271。

<sup>22</sup> （明）王守仁原著，施邦耀輯評：《陽明先生集要》（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7 月），頁 93。



23。

朱得之作為曾受王陽明直接傳授之弟子，《傳習錄》中記載有王陽明與朱得之答問一條：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陽明先生集要》，頁 118-119）

此則答問，首先印證朱得之對陽明「良知」之說心嚮往之，並對陽明「虛靈」之說有所了解。案王陽明〈答顧東橋書〉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陽明先生集要》，頁 211）朱得之以此為基礎，提問既良知來自虛靈之心，則草木瓦石是否有良知？陽明推而廣之，指出「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此即陽明所倡一體之仁。李慶先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曰「多有從陽明學，或者說心學的角度解老處」（《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44），可與此則答問相印證。又《老子通義》釋老子第十五章「知常容」曰：「知常道者，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所不容？」<sup>24</sup>可謂陽明「一體之仁」影響朱得之《老子通義》之直接證據。又《老子通義·讀老評》論道之體用，有謂「陽明先生曰：本體要虛，工夫要實，意正如此。」（《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3 上）直接徵引陽明說法，又是一證。朱得之《老子通義》之義理雖於陽明學說略有出入，而其說解之受陽明啟發，則無庸置疑。

## （二）、孔老不二、儒道同源之基本認知

陽明心學本即受老子學說影響，朱得之受學於陽明，師生答問之間，即有數端直接證據，可印證朱得之所以接受老子思想，實與陽明虛靈良知之心、萬物一體之仁頗有關聯。以此觀之，在師承授受之中，即已具備儒道思想合流之基本條件。除卻師門真傳外，朱得之本人對於儒家與老子思想之認知，亦促成朱得之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案朱得之有《宵練匣》一書中，其內容載錄遊學稽山時師門答問之對話內容。其一曰：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

<sup>23</sup> 孫以楷主編，李霞撰：《道家與中國哲學·明清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頁7。

<sup>24</sup> （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影印明嘉靖四十四年朱氏浩然齋刊本），卷上，頁16。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sup>25</sup>

蓋於陽明而言，從事佛、老思想是「錯用力氣」，但仍承認「三教初是一家」，其後則差異起於「毫釐之間」爾。其談學論道間或徵引佛、老學說，而仍以強調良知為主。朱得之對於老子學說之理解，則逕直打破孔老藩籬。《通義》三十一章釋曰：

按西原、順渠之論，要皆合孔李門庭之見也。故曰：道術之裂，授受其或在此。竊惟天無二道，人無二心。心者，性之郭廓。二聖授受，其有外於心性者乎？天下之故，果有離於心性者乎？（《老子通義》，卷下，頁3上）

朱得之前文先行徵引薛蕙（號西原）、王道（號順渠）之說法，進而申抒己見，指出二子之說，意在破除世人將孔子、老子思想截然二分之觀點，且將孔子、老子並稱為「聖」。<sup>26</sup>再觀《通義》引王道《老子億》之論曰：「老子主於明道，故要其極而言；孔子則因人而立教也。譬之釋氏，老子專為求最上乘者說，而孔子則未免於接引鈍根云爾。」（《老子通義》，卷下，頁2下）足見朱得之觀老子之論，實以為與儒家思想並非判然二分，而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更有甚者，《通義》甚而隱約點出老子之道，其境界或有超越儒家者。按今人江淑君先生〈朱得之《老子通義》中的心學論述〉一文，針對朱得之《老子通義·凡例》所謂「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老子通義》，〈凡例〉，頁2下），即指出：「此說實有分判儒、道高下的傾向。」<sup>27</sup>又曰「朱氏殆以為孔、老學說係屬同一義理方向的不同派別，而僅在理境上有高低的差別而已。」（《東亞漢學研究·第三號》，頁57）即已點出朱得之之學說在理境上具有「老勝於孔」之傾向。此處姑不論孔、老學說理境究竟孰高孰低、孰深孰淺，吾人所關注者，在於朱得之在儒家思想基礎下，對於《老子》書「諷誦之久，時有所覺而標識之」（《老子通義》，〈凡例〉），

<sup>25</sup>（明）朱得之撰：《宵練匣》（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頁3上。

<sup>26</sup>案朱得之《老子通義·凡例》指出古今可信之《老子》註本為「元儒林虞齋《口義》、吳草廬《註》，近時薛西原《集解》、王順渠《億》」四家（見《老子通義·凡例》頁1上）。據雷振瑞《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之整理，朱氏徵引林希逸《口義》僅二見、吳澄《註》僅一見；然對薛蕙《集解》、王道《億》之徵引皆在十次以上，且註解中與二子近似不下十餘處（見該文頁43-45）。可見朱氏對薛、王解《老》深感心契，而「合孔李門庭之見」可謂三子共識。然在此一共識下，薛蕙《集解》雖對程朱偶有質疑，但大抵仍採取視儒學為正統，老學與其具有共同歸趨之態度。如李慶先生〈明代的《老子》研究〉一文，即以為「雖說他也間有對朱子的話表示不同意見處，但他的主要傾向，決不是為了對程朱之學表示不敬或自立異端」、「同時，把老子的學說，歸入當時的正統理學之中」（見該文頁342），再如李蕙如先生〈薛蕙老學思想初探〉一文，指出「薛蕙強調老子不異於孔子，正是要為老子學說徵得一個合法地位，但終究還是要借助孔子的聖人地位來立說，要把老子思想同一到孔子及儒家的學說中去。」（見李蕙如撰：〈薛蕙老學思想初探〉，收錄於《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2007年6月，頁62）王道《億》則「更多的依孔孟而非宋儒，實際已是偏離了當時還占主導地位的程朱理學的老學觀。」（見雷振瑞撰：《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頁55）相對於薛、王，朱得之則在調和儒道上更進一步，認為老子思想乃「儒學頂點」、「尼父信稱」，更為強烈地推尊老子學說。關於《通義》對老子學說之進一步推崇，可參本節第三點、本文下節第一點。

<sup>27</sup>江淑君撰：〈朱得之《老子通義》中的心學論述〉，收錄於《東亞漢學研究·第三號》（「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第四屆國際學術會議暨首屆新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3年9月），頁56。



頁3下)，玩習日久，對於道家思想，並未採取世俗「信尼父而黜猶龍」（《老子通義》，〈讀老評〉，頁1下）之偏見，進而以為「信孔孟之學不外於自然也，而此籍足以翼之也。」（《老子通義》，〈序〉，頁2上）朱得之在天無二道、三教一家之思想背景下，體察孔孟之學「不外於自然」，亦與老子之學說同源，故而能從中體證虛靜、自然之道，從而學近老氏。孔老思想不二、儒道思想同源之特性，乃朱氏接受老子思想之重要原因。

### （三）、儒學之頂點、尼父之信稱

朱得之撰寫《老子通義》，蓋其學術淵源即已涉及老子思想，而老子思想與儒家思想本身不僅未曾悖離，實則相輔相成，有助成之效。更有甚者，在《老子通義》書中，朱得之往往透露老子思想頗有超越儒家之處。案《老子通義·讀老評》曰：

猶龍者，尼父信老子而有是稱也。後儒信尼父而黜猶龍，惡在其信尼父也。噫！信尼父者，非自信也，隨孟氏子輿之聲也；黜猶龍者，非自黜也，隨司馬子長之聲也。子長不賢於子輿，姑置弗論；獨不思尼父信之，而我顧黜之，是我賢於尼父也？有謂後儒願學尼父者，吾必信之；謂後儒賢於尼父者，吾不知其為何人也？願肆言者於此而自詭，無乃重於背後儒，而輕於叛尼父矣乎？豈謂猶龍之嘆，不出於尼父矣乎？苟玩乾之六位，坤之上六而有得焉，則見龍之為德，非老子莫能當，而猶龍之擬，非尼父不能得其情也。（《老子通義》，〈讀老評〉，頁1-2上）

所謂「猶龍」，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錄孔子問禮於老子，孔子謂其弟子曰「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sup>28</sup>案朱得之所論，蓋以為當代學者不原本經，而妄是後學之論，孟子信者則信之，馬遷黜者即黜之。孟子馬遷既不賢於孔子，則信後學而不信孔子則謬矣。又藉《周易》言龍之諸德，指出惟老子堪猶龍之喻，惟尼父知猶龍之實。觀朱得之所言，實將老子之學術地位置於孔子之上；孔子猶信而稱之，當代學者黜而疑之，則肆謬而已矣。

以此論為基礎，朱氏進而將儒典之論視為根基；有是根基，方能理解《老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又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恭，難乎有恒矣！」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知此，然後可以讀《老子》。（《老子通義》，〈讀老評〉，頁2）

案《老子》有言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第十章）「有生於無。」（四十章）「致虛極，守靜篤。」（十六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五十五章）「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

<sup>28</sup> 瀧川龜太郎撰：《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卷63，頁5。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觀朱得之所引《尚書》、《詩經》、《論語》、《孟子》之說，皆可與老子思想相發明；而其論曰「知此，然後可以讀老子」，江淑君先生指出：「朱氏以為要通透《老子》的精微奧義，研讀次序上當先閱讀儒經，然後再讀《老子》，如此對於理境較高的老子思想才能容易理解。」（《東亞漢學研究·第三號》，頁 56-57）觀朱得之之學術歷程，正以儒學為根基，從而能以個人角度闡述老子思想。再觀《通義》引王道《老子億》曰「老子專為求最上乘者說，而孔子則未免於接引鈍根云爾。」（《老子通義》，卷下，頁 2 下）孔、老之學說固然在對象上有所差異，然老子思想之精深，則學者固以「上乘」稱之。老子學說既為孔子所信，又與眾多儒學典籍相通；甚而需以儒典砌為臺階，方能攀緣而至。朱得之藉闡發老子思想申抒己思，其原委可見一斑。

### 三、朱得之撰作《老子通義》之目的

李慶先生〈明代的《老子》研究〉整理明代注解《老子》之切入角度，分為政治權術、以儒釋老、宗教派、考證集釋派、評點派五大類。<sup>29</sup>並且指出「對各種古典進行研究、闡述，在究明其原有教義的否個方面的同時，也總要在研究、闡述中給古典抹上一點自己的顏色。」（《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41）如沈一貫《老子通》，「當時注老的目的，是帶有『濟世』的政治目的」（《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41）。今人韋東超先生於《明代老學研究》論及朱得之《老子通義》，指出朱得之「處陽明心學大行之世，又身為陽明弟子，朱得之所謂的「儒學」，無疑以心學為宗本。」<sup>30</sup>則朱得之《通義》之作，固然以發揚陽明心學為要領；然其學既已近於老氏，又篤信三教本一，孔老不二，亦且極為推崇老子思想。則在發揚心學之外，或有其他意旨。在《老子通義》中，吾人可歸納數端線索，作為朱得之著書闡發老子思想之重要目的。

#### （一）、駁斥俗儒鄙見，推尊老子學說

朱得之接受並認可老子思想，認為猶龍乃尼父所稱信，孔老二聖不相悖離；然而小儒規規焉，信尼父而不信猶龍，遂將聖道判然而分，從而對老子思想有諸多誤解。朱得之有鑑於此，對世俗學者鄙薄之見，頗有批駁。如《老子通義·序》即曰：「彼置喙以疵其辭者，未達太虛之體，未察自然之用。」（《老子通義》，〈序〉，頁 1 下-2 上）對於老子思想之誤解與誤用，《老子通義》大抵分為兩種層次，而朱得之皆駁而斥之：

其一，歷來讀者往往誤解老子思想，以至於雖接受老子思想，而錯誤運用。如魏晉時人即是。如《通義》第十章轉引王道《老子億》曰：

及其知此，而欲矯之以老子之說，則又泥空而著於空，居有而棄乎有，卒之滅棄禮法，幽沉仁義，既敗其身，而因以亂亡人之國家，如晉人者，斯亦豈老子

<sup>29</sup> 見李慶撰：〈明代的《老子》研究〉，收錄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41-348。

<sup>30</sup> 韋東超撰：《明代老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4 年），頁 14-15。



之教端使然哉？<sup>31</sup>

再如《通義》第三十一章轉引薛蕙《老子集解》：

老子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晉人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江左之亡，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貪鄙偷薄極矣。（《老子通義》，卷下，頁 2 下）

朱得之認可二子說法，以為晉人雖援引老子棄仁義、絕禮法之說，而不能體察歸返道德忠信之要旨，流於虛名宴安之求、權利聲伎之務，最終亡身敗家滅國，此皆晉人之誤解誤用而至此，而非老子學說之弊。是以朱得之〈讀老評〉駁斥之曰：

後世訓經之義，或曰常，或曰徑。徑者，路也、道也。不易之謂常，人物共由之謂徑，是即篇首常道二字，而會其義，故曰經。外此則皆功利邪謀，欺世盜名之術。叛常賊道，以言其學，謂之異端；以言其書，謂之邪說。（《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4）

案《老子》又名《道德經》，朱得之循古人訓釋「經」字之義，發而為論，以為《老子》所謂「常道」實合乎「經」之定義；而世俗持論外於常道者，皆如孟子所謂異端邪說。以此觀之，魏晉時人誤解誤用老子學說，實異端邪說爾。

其二，唐代以降讀者，往往誤解老子思想，以至棄而不用。〈讀老評〉先引史遷論老子「虛無為體，因循為用」之說，進而指出「但知因之為綱，而不知道德之為本。李唐以後，賢智自居者，紛紛詆訛，箭射虛空。」（《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3 下）世之自以為賢智者，未解老子學說之實，而大加撻伐。其撻伐者，一則以為晉朝之滅亡，肇因於老子之學，此前文有述，今不贅論；一則以為老子思想與申韓同流，乃權謀刑名之術爾。案老子思想與申韓同流之說，朱得之認同前輩學者說法，以為起於司馬遷《史記》。《通義》第五章注引王道《老子億》曰：「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自馬遷而已然，況其他乎？」（《老子通義》，卷上，頁 7 上）又四十五章注引薛蕙《老子集解》曰：「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為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老子通義》，卷下，頁 22 下）「自遷創此論，或者因文傳會其說，使老子不列於經世之書，且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老子通義》，卷下，頁 23 下）朱得之徵引二子之言，指出李唐以降，學者咸有老莊刻薄少恩之誤解，蓋源自司馬遷《史記》將老子與申不害、韓非列為同傳；而後之學者未精老子要旨，遂全信史遷之說，從而棄老子學說如敝屣。朱得之本人於第二十九章之注釋，亦指出「先儒多因此章，疑老子以權詐陰謀為作用，不知其言天機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34 上）針對俗儒鄙見，朱得之於《通義》四十二章闡述孟子

<sup>31</sup>（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卷上，頁 11 下-12 上。案此處前文針對世人執「有」以修己治人，於己則縱慾傷身、徇名失己；治人則施政法以亂人性，拂百姓以從私慾。執「有」既如此，則人復欲以老氏之「無」矯之。於是開啟此論。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捨老子而批評楊朱，曰：

愚謂孟子闢楊氏不闢老子，猶闢許行不闢神農，闢墨氏不闢大禹也。後世學未及古人而能闢孟子之所不闢，斥孔子之所稱者，吾不知其何見也？（《老子通義》，卷下，頁 18 上）

朱氏之言，立足於前述尼父信稱猶龍之說；此處又以孟子言詎楊、墨為證。蓋孟子批評楊朱，而並未批評老子；孟子所願學之孔子，對老子又有稱許之言。朱得之以此為基礎，認為俗儒不及古人，而對老子妄加批評，實箭射虛空爾。

朱得之徵引前輩學者說法，並申發己意，對俗儒誤解、誤用老子學說之情形加以駁斥。藉此為本，進而推尊老子思想。如《莊子通義·引》即指出「詩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sup>32</sup>將老列莊三子思想視為安身立命之法；《老子通義·序》又曰「至矣哉，老子之仁也，憫世之瀉散，人返樸而還淳，非契自然之道不能也。故諄諄以發斯義，其望繼志者懇懇也。」（《老子通義》，〈序〉，頁 1 下）慨歎老子著書立說之動機，實為憫世之作。又惋惜曰「惜乎，當時如宋潛溪諸老，祖述康成之餘波，不能宣播德意，使此經不得與論孟並行，而與荀楊為伍，豈獨子長列傳之過哉？」（《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1 上）顯然認為《老子》堪能與《論語》、《孟子》具同等地位；五十章注曰「孰謂此翁忘世之學，刑名之術，而與舜孔異道哉？」（《老子通義》，卷下，頁 30 下）亦有比老子於大舜、孔子，而遠於法家刑名之意。第一章注「道可道，非常道」曰「是百家所自信者，非常道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1 下）更將老子學說超然於百家之上，以綜觀諸子論道之失。朱得之對老子思想之接受與闡發，其批駁俗儒、推尊老氏之目的顯而易見。

## （二）、批判社會現實，針砭科舉制度

朱得之本有大志，然而青年時期遭逢祖父獲罪，父親、長兄相繼入獄，家道就此淪落。《靖江縣志·孝友》載朱軾事蹟，曰：

官南京鴻臚寺序班，以病乞歸。父懷遠為仇所誣，老不任獄，挺身詣官，請代理者。引嫌任囊饘者十六年。值父喪盡哀，遂自沉，有過舟挽之去，賣卜沔漢之間，後竟客死。生平能詩，善草書，卓然篤行君子也。（《靖江縣志》，卷 13，頁 46 上）

就《縣志》所錄觀之，則朱得之早年即親歷祖父為仇人誣陷、父親代祖父入獄之窘境。其父乃卓然篤行、致孝於親之君子，仍逢此厄，則世事之醜惡，一覽無遺。忽爾十六年過，祖父逝世，其父甚哀，自沉於江，雖未死，從此成逃獄之身，淪落江湖，客死異鄉。《縣志》又曰：

<sup>32</sup>（明）朱得之撰：《莊子通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12 月，《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影印明嘉靖四十四年浩然齋刊本），〈引〉，頁 1 下。



(朱軌)子習之，字本儒，諸生，亦有孝行，當其父自沉時，官司追捕四出，習之赴官代理，在獄者六年，拷掠百至。後事白而歸，乃棄儒為醫訓科。(《靖江縣志》，卷13，頁46下)

習之乃朱得之長兄，父親入獄十六年，及祖父死，父逃獄自沉。朱得之長兄代父入獄，雖最終一家三代沉冤得雪，然祖父、父親俱已逝世。長兄如父，朱習之出獄後棄儒從醫，以支持一家用度，供得之、庶之持續投身科舉。朱得之親見家道中落，早歲生涯難稱通達；且其投身科舉考試，半生求學，直至六十餘歲，方以歲貢出身擔任地方縣丞，其科舉、仕途亦非順遂。

朱得之出身此一背景，其著作雖並未直陳其學術思想與生涯歷程有關，但《老子通義》及其對老子學說之陳述中，不時可發現朱氏藉由闡述老子思想，對於當時社會現實、科舉制度之感慨、批評。

朱得之所闡發之老子思想，其對於社會、科舉之感慨與批評，首先建立在至道古今不異，而今人去古甚遠之論述上。《老子通義·序》曰：

道本自然，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人之於世，順自然以為行，法天也，明道也，無古今之異也。異今於古，違天也，失道也。日月之經，四時之運，古今異乎？不異也。川流山峙，鳥韻華香，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然而人亦有不異者，嬰兒之寢食、赤子之慕父母是也。人而異者，智鑿之也，習蔽之也，非其自然也。(《老子通義》，〈序〉，頁1)

此序文可分作數端，一一審視。就朱得之體會老子思想之成果，認為天道自然首先仍體現於人心；而人心之自然面貌，正如日月四時、山川花鳥等自然事物一般，古今不曾改異。然則何以當世之人所見之人心人性，與上古法天明道之自然本心有所差異？究其原因，在於人以智巧斧鑿之，以後天陋習掩蔽之，使自然虛靈之心不能發揚。針對今異於古之當代情形，朱得之直言斥以失道、違天。《老子通義》中不時傳達對當世不滿，希冀恢復古道之思維。如〈讀老評〉曰：「先民之心，廣如天也，故芻蕘不棄；先民之言，闡天心也，故智巧不萌。後世矜其智巧，視先民之言不及芻蕘者有矣，亦豈復性希天之學哉！」(《老子通義》，〈讀老評〉，頁5上)指出老子之後，智巧萌發，時人自恃賢智，鄙薄先民之言，則天道之不復可知矣。又《通義》釋三十一章「昔之得一者」曰「言得一而歸之於昔，則悲今之意可見。」(《老子通義》，卷下，頁4下)朱氏解老，揣摩「昔」字背後意涵，導出「悲今」之論；再觀釋五十四章「配天古之極」曰「不恃己之智能，而用人之力以成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此惟上古聖人，德極其至者能如此，非中古與今之所及也，故曰古之極。」(《老子通義》，卷下，頁35下)不恃己之智能，即不矜智巧之謂；此惟上古聖人配天之德方能成就，非今時今日所能及。以此觀之，「悲今」之旨，不惟老氏之悲今，亦朱氏之悲今也。

朱得之著書立說，駁斥俗儒，喟嘆當世。而當世俗儒所以不能深明老子自然天道，其原因究竟為何？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朱得之《列子通義》付梓。書前〈讀列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評〉論世俗學者不讀道家典籍之核心原因：

或曰：老列莊三子之書可無也。曰：何也？舉業不命題也。嘻！文以闡道明天心也。故曰：不關世教，雖工無益。西漢以來，汗牛充棟，曾有三子之見乎？曾涉三子之津梁否乎？一籍中雖或有一二語相似，不過剽掠誇張，要非自得。今之舉業，尊孔也。孔之學，貴王賤伯。三子之言，於此義背否？荀揚以後，為言為行，有涉斯義否？不涉斯義，而後可無也。<sup>33</sup>

朱氏此言，亦可分為數端探究。於朱得之而言，寫作文章，著書立說，其要領在於闡明天心、關乎世教；老列莊三子思想，與孔子貴王道、賤霸道之思想不相排斥，且具備明天心之價值，不能輕易抹煞。然俗儒於道家三子之典籍，動輒揚棄。究其原因，乃在於科舉考試僅遵奉孔孟學說，老列莊三子不在科舉考試命題範圍，讀之無益科舉，故曰「可無」。換言之，當此之時，讀書人往往以科舉為務；寫作文章，惟務精熟制義、工巧八股而已。闡明天心、關乎世教，於科舉考試無益，故為俗儒所揚棄。朱得之《老子通義》之撰作，實針對當時社會風氣而發。

### （三）、立此志以自淑，立此學以淑人

除卻對現實之反思、喟嘆、批評外，吾人尚需注意者，蓋朱得之《通義·序》即曰「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老子通義》，〈序〉，頁 1 上）天道顯現自然之玄機，若人不能體察天道自然，則天自顯其機，人仍不能明道，不能法天。所謂「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為學體道、著書立說，終究需落實在人道層面。是以〈讀老評〉曰：「誦古德之言，不知自立之地者，其為死諸葛之所走乎？」（《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5 下）案生仲達所以為死諸葛所走者，其疑心生暗鬼，而不自信者乎？若終日誦讀《老子》，而不能知所以立學修身者，可謂不自信而走耳。接受並闡發老子思想，對「自立之地」之體現，乃其要旨之一。如《通義》針對第三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立說，此即所謂「誦古德之言」；解曰「挫解合同，人事也」，「盡忘其眾寡淨垢之念，然後天人合一，恍恍惚惚，似有一物存於知覺之間者。」（《老子通義》，卷上，頁 2 下-3 上）此即體察古德之言，從而得自力之地者。凡如此例，不一而足。《靖江縣志》稱朱得之「體虛靜，宗自然，一言一動，皆以真心檢點，其間雖幽獨無少懈。」（《靖江縣志》，卷 14，頁 2 上）此即〈讀老評〉所謂「立此志以自淑」（《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2 下）也。

除立志自淑外，朱得之進而提出更應「立此學以淑人」。案〈讀老評〉曰：「老子憂世之言。」（《老子通義》，〈讀老評〉，頁 4 下）老子著書立說，蓋發自於對世風日下之憂慮。朱得之闡發老子思想，自然不能止於修身，仍待進一步以此學說「淑人」。〈讀老評〉又曰「法天之虛，用地之下，舉機以俟聖哲，指效以歆凡庸，此老子之大旨也。」

<sup>33</sup>（明）朱得之撰：《列子通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無求備齋列子集成》影印明嘉靖四十三年浩然齋刊本），〈讀列評〉，頁 2。



（《老子通義》，〈讀老評〉，頁4上）老子之立言，其極處待聖哲執而用之，易簡處則使凡庸者施行之；朱得之持此一觀點，為《老子通義》，亦不能僅止於讀書以持身。案朱庶之有子，曰正裕，其墓誌銘嘗述朱正裕求學於從父朱得之時所見盛況：

參元先生為良知之學，號為入室，海內講學之士，往來質問，殆無虛歲。君從旁聞所謂玄言緒論，躍如有悟。（《宗伯集》，卷8，頁42下-43上）

又觀《靖江縣志》曰「教人亦以立志為先」（《靖江縣志》，卷14，頁2上），則立志自淑、立學淑人，俟聖歆凡，堪為朱得之《老子通義》之一大要旨矣。

#### 四、《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轉化

朱得之一生浸淫儒家思想，以此為根基，而對於老子思想多有體悟與接受；晚年撰成《老子通義》，藉以喟嘆世俗，自淑淑人。然則劉韶軍先生已指出明代老學研究往往是撰作者「個人思索」（《中國老學史》，頁437）性質產品；韋東超先生亦明言朱氏之老學「以心學為宗本」（《明代老學研究》，頁14-15）；李慶先生亦曰「多有從陽明學，或者說心學的角度解老處」（《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344）。今人雷振瑞撰碩士論文《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直言「朱得之在其《老子通義》及其他關於老子的論述中表現出了強烈的以心學解老和三教合一的特點。」（《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頁2）然觀《明儒學案》有尤西川記述朱得之講學之內容，其言曰：

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明儒學案》，頁66）

以此觀之，在儒學、陽明學說背景之下，朱得之作為與王陽明不同之另一個體，師生間思想最終仍與略有歧異；朱得之思想大抵與其業師不殊，而細節處則呈現有別於陽明學說之風貌。《學案》又載：

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為徹底，為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考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為其分之所當為中也，無為也。不當為而為者，便是過，便是有為；至於當為而不為，便是不及，便是有為。（《明儒學案》，頁66）

藉由該則材料，吾人可觀朱氏為學之一隅。首先，朱得之有三年前之悟，又有近六月中進一步「忽覺」，足見其思維並非一成不變，固執不改；而是在既有基礎上不斷探索、變化、調整，試圖融會出屬於自己的中道。此即不篤信先師，盡滌舊聞，空洞其中，進而反求諸己之謂。其次，朱得之突破常人所認定有為、無為之對立性，以無為之道為中道；無論為所不當為，抑或所當為不為，皆是有為。以無為之道為中道，不啻轉化老子思想為儒道，亦且融化儒道而入於老子思想。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以此觀之，朱得之對於老子思想，在接受之後，實經歷一連串儒學式的重新架構，並輔以自身之思索熟察，最終凝聚為《老子通義》一書。以下即以朱得之《老子通義》為核心，探究朱得之如何轉化老子思想，以為發揚學說之用。

### （一）、重訂章句文字，加強通篇聯繫

吾人進行老子學說之研究，如欲就版本問題著手，則基本無法繞開《老子》傳本之分章問題，與文字校勘問題。目前較為流行之《老子》傳本為王弼本與河上公本，此二者文字略有出入，而皆以八十一章為基礎。案此八十一章之分章，亦非《老子》初撰成時即如此。今人劉笑敢先生《老子古今》一書探究《老子》版本歧變問題，論之甚詳。蓋竹簡本「沒有明顯的一致之分篇和分章」，帛書甲本「一部份有清楚的分章符號，但是並沒有自始至終的分章」，帛書乙本「清楚地分為〈德〉篇和〈道〉篇，但是沒有分章符號」，嚴遵本「清楚地分為七十二篇，並取每篇首句數字作篇名」，傅奕本「分為八十一章，每章之後註明章次和字數」。劉笑敢先生將此演變情形歸結為「改善性歧變」，「是從改善原文的願望出發而作的修改，希望達成改善文本文字、風格甚至內容的效果。」<sup>34</sup>章節之劃分，往往為作者改善原文，強調某種風格，導引內容取向之成果。

案《老子通義》一書，其最直觀醒目之特色，即在於分章之特殊。《老子通義》全書將《老子》分為六十四章<sup>35</sup>，其〈凡例〉曰：「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者，固當自為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下文脈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老子通義》，〈凡例〉，頁 2 上）吾人於此，可以發現朱氏為《老子》分章，首先在於「以意逆志」，蓋以朱氏之意，逆老子之志。其最終成果固然為《老子》文本，實則為呈現朱氏之學術思想而服務。此種有意識地「改善性歧變」，顯然為朱得之在心學基礎上融會《老子》思想後，試圖將《老子》轉變為方便闡述心學之文本型態，頗有「六經註我」之精神。作注者之思維、立場，乃透過此一形式，加以呈現。

朱得之《老子通義》改易《老子》原書章句，定為六十四章。觀其凡例所論，可知其主要目的，在於發明《老子》一書之核心脈絡。今人李慶先生指出：「他的解說，還有一個頗有趣的特點，就是力求探討每一章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想把《老子》解釋成是一部有內在聯繫的完整的體系性著作。」（《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頁 344-345）於朱得之而言，《老子》全書脈絡相貫，各章之間頗有聯繫。為加強此一通篇連貫性，朱得之往往在注解中說明《老子》通篇相承、呼應關係。如《通義》釋第五章「此章文勢四段語，若不相涉，而意則默轉者。諸家解釋就逐句觀之，儘有可取，其如通章指歸何？此承上章，推原象帝之先，惟守中者能得之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4 下）指出世人逐句解釋，僅能得片面文義，對通章要旨無所發明；而欲發明要旨，唯有與上一章聯繫，方能理解本章四段彷彿無關之文字。再如三十四章注曰「此亦承上章道之善貸且

<sup>34</sup> 以上數則引文皆見於劉笑敢撰：《老子古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34-35。

<sup>35</sup> 關於《老子通義》分章之具體情形，今人楊雅婷於其碩士論文《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中，有專章歸納統整，成果斐然，可資參酌。見該文頁29-50。



成而明之，與昔之得一者<sup>36</sup>一章相呼應。」（《老子通義》，卷下，頁 7 下）指出該章與三十三章、三十二章之聯繫性。凡此種種，在在呈現朱得之透過重定章句方式，將老子思想重新建構，轉化為己身自淑淑人之學問。

## （二）、以儒典發明老子思想

重新編訂章句，加強通篇聯繫，乃是朱得之轉化老子思想之前置作業；而諸多學者已然指出，朱氏之《老子通義》，其解《老》蓋根植於心學思想。觀《老子通義》對《老子》之說解，吾人可以體察朱得之以心學闡述老子思想之脈絡。

案《老子通義·凡例》清楚申明其心以為然之注《老》著作：

此書古註雖多至千家註本，而止予所企及而能信者，元儒林廡齋《口義》、吳草廬《註》，近時薛西原《集解》、王順渠《億》而已。（《老子通義》，〈凡例〉，頁 1 上）

案今人江淑君先生〈朱得之《老子通義》中的心學論述〉已指出「彼等四人以儒者身分注《老》，咸以儒、道不悖作為注《老》解《老》的思想前提，朱氏的老學見解與此不謀而合。」（《東亞漢學研究·第三號》，頁 54）則其明引之著作，即有林、吳、薛、王四家。<sup>37</sup>然則實際上朱得之頻繁明徵暗引，直接闡釋《老子》者，乃是《論語》、《孟子》、《中庸》、《周易》、《左傳》等儒家重要經典。諸多源於儒典之材料直接融匯於《老子通義》各章注解當中，或整句徵引，或援用其意涵，大多未曾申明源於何典。以其難於遍舉，茲羅列數例，以觀其要：

《通義》解《老》，有源出於《論語》者，如第五章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曰「故曰：予欲無言。此守中者用之。」（《老子通義》，卷上，頁 7 上）引用孔子「予欲無言」之說。推究其意，蓋《論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書集注》，頁 183）正合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理。又如十九章釋曰「父子相隱，無道則愚，枉則直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22 上）案《論語·子路》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四書集注》，頁 151）

蓋葉公所舉直躬之例，雖剛直守法，然則未免六親不認；是以孔子以親親之恩為「直」，直由枉出，故謂「枉則直」也。再如三十三章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曰「忠信之薄者，恍惚意興，且信且疑，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也。」（《老子通義》，卷下，頁 6 上）案「執德」句實引《論語·子張》篇中子張所言「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四書集注》，頁 191）又引《論語·里仁》「古者言之不出，

<sup>36</sup> 案《老子通義》定「昔之得一者」為三十二章。

<sup>37</sup> 據今人楊雅婷《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統計，「王道引了 16 次、薛蕙引了 10 次，林堯叟引了 3 次，吳澄引了 2 次」。見楊雅婷撰：《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頁 26。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恥躬之不逮也」(《四書集注》，頁 84) 釋「建德若偷」(《老子通義》，卷下，頁 6 下)。凡此諸例，不勝枚舉。

又有源出於《孟子》者，如第十八章釋「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曰：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與此意相近。(《老子通義》，卷上，頁 21 上)

案道本自然，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以存心養性、求其放心為事天；而事天為遠法自然矣。再如二十三章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曰「谿，水所歸也。常德，天性之善，人所固有。故曰復歸。」(《老子通義》，卷上，頁 26 下) 案「天性之善」說，顯出於孟子仁義禮智四端之善性，即《孟子·告子上》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四書集注》，頁 365) 又如二十五章釋曰「不貪功，不好殺，雖此勝而彼負，亦無自喜之心。設使以勝為美，是樂殺人也。不嗜殺人者可一天下；樂殺人者，常情相戾，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老子通義》，卷上，頁 30 上) 案所謂「不嗜殺人者可一天下」，顯然源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四書集注》，頁 211-212)

將《老子》所斥之「樂殺人」與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聯繫，佐證此章「戰勝以喪禮處之」之道。再如二十九章「將欲弱之，必固強之」等句，引《孟子·告子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老子通義》，卷上，頁 33 上) 釋之，將此章文字上溯於天道造化之機，進而下及於人道修練之妙。凡此出於《孟子》者亦眾。

除《論》、《孟》外，亦有源出於《中庸》、《周易》者，如十八章釋「孔德之容，為道是從」曰「唯道是從，猶云：依乎中庸。不隨世俗，即貴食母也。」案「依乎中庸」出自《中庸》載孔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四書集注》，頁 31) 又《老子通義》十二章釋「及吾無身，吾有何患」<sup>38</sup>、四十六章釋「無不克」<sup>39</sup>、六十四章釋「己愈多」<sup>40</sup>，皆援引《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四書集注》，頁 34) 入注文。第一章釋「有」、「無」曰「無言寂，有言感」，又曰「有無之義，反觀此中，可見寂然不動之時，無而未嘗無也；感而遂通之時，有而未嘗有也。」(《老

<sup>38</sup> (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卷上，頁 14 上。「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在無我，則患難夷狄，得失窮通，無入而不自得也。」

<sup>39</sup> (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卷下，頁 24 上。「德既重積，則吾之神氣冲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無不克』。」

<sup>40</sup> (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卷下，頁 46 下。「己愈多，言左右逢其原，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務博者聞見有限乎？」



子通義》，卷上，頁 2) 三十六章釋「清靜為天下正」曰「此心苟無一塵之滓而寂然不動，則隨其身之所寓，莫不以之為模範表率也。」(《老子通義》，卷下，頁 10 上) 皆援引《周易·繫辭上》「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sup>41</sup> 十九章釋「曲則全」曰「遇主於巷，納約自牖」(《老子通義》，卷上，頁 22 上)，「遇主於巷」蓋《周易》睽卦九二爻辭(《周易注》，頁 160)，「納約自牖」則《周易》坎卦六四爻辭(《周易注》，頁 204)。

朱得之《老子通義》大量援引儒家典籍闡述《老子》思想，凸顯朱得之本人自小志於科舉考試，通讀四書五經，信手拈來，得心應手；壯年時又求學於陽明門下。案陽明心學與老學思想關係密切，則其晚年鑽研《老子》，固不足怪；究其深刻儒學背景，則藉儒典以轉化、發明老子思想，亦不足為奇。

### (三)、由天道而人道——老子思想的心學式重構

朱得之《老子通義》對儒家典籍的大量引用，固然可作為其儒學、心學背景之客觀證據；然而究其根本，仍需追溯朱得之如何將老子思想與心學思想融合。關於此一問題，吾人以《老子通義》中一重要傾向為切入點加以探究。

作為先秦時期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老子思想實具備先秦思想家之重要共同特質，即對社會與人生之關注。<sup>42</sup> 就此點而言，老子思想與儒學，乃至於心學，實有共通歸趨。然則在此一相同歸趨之下，儒道畢竟同歸而殊途——蓋老子思想雖關心人生，但並不因此將「人」之地位特別高估。如今傳本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意義在於強調天地創生萬物，不分其高低，是以用之如芻狗，應聚則聚、應散則散，無所偏愛，故曰「不仁」。天地對萬物如是，聖人對百姓亦如是。雖說要旨在於強調「不仁」之德，實亦點出「萬物」皆為天道所創生。天道無所偏私，故萬物一齊，無所高下；人在其中，亦未見其高明於他物。再如今傳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章指出天地至大，而其運行所產生之風雨仍不能長久；人力相對於天地而言，更加渺小，有為又有何益？

相對於老子思想將「人」定位為萬物之一，且「人力」非常渺小；儒家則將「人」定位為萬物之靈、萬物之首。如《孝經》載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亦因人有四端之心，認為人異於禽獸。荀子更直接指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sup>43</sup> 在儒家之背景下，陽明心學對於「人」更加偏重。如王陽明與學生答問：

<sup>41</sup>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周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6月)，頁354。

<sup>42</sup> 如韋政通先生《中國思想史》即以為先秦思想家「支持他們生活最強烈的因素是用世，是直接參與政治並影響社會」(見該書頁16)，劉笑敢先生《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5月二版)亦指出「老子並不像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得那樣從濃厚的純哲學的興趣出發。中國哲學家比西方哲學家更直接地關心社會與人生。」(見該書頁2)

<sup>43</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5月)，頁164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陽明先生集要》，頁 119）

案陽明此論就認知層面切入，指出世間一切事物，皆因與個人產生聯繫，方能產生意義。以此觀之，陽明既特重己心對外物之認識，則思維亦相對側重於人。朱得之與陽明有草木瓦石良知之答問，前文曾有徵引<sup>44</sup>，其意旨亦如是。朱得之《老子通義》之解《老》，實以此為根本，其闡老子天道為人道之思維，貫串全書。如《通義》之序言即指出「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老子通義》，〈序〉，頁 1）將「人」定位為天道體現其「心」之存在。「人」既為天地之心，則我心即天心，故第十八章釋「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之「此」字，直言指出「此字指吾心」（《老子通義》，卷上，頁 21 上），將在吾之心視為觀照天地萬物的根本，此即陽明「此花不在心外」之論。釋第四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曰：

蓋吾身者，道之軀殼；吾心者，道之精神；德行者，道之英華；嗜欲者，道之塵垢，反觀內照，一念之動，道之銳也；百感交加，道之紛也；美善顯著，道之光也；不絕嗜欲，道之塵也。人能息念，挫道之銳矣；感不留跡，解道之紛矣；韜晦自守，和道之光矣；混俗居常，同道之塵矣。（《老子通義》，卷上，頁 3 上）

朱氏直言「人」乃「道」之具現，則我心動則道動，我心紛則道紛，我心善則道顯光，我欲起則道蒙塵，顯然將老子之天道與人道結合，進而重新建構以人道為核心之老子學說系統。在此一觀點下，朱氏《通義》呈現以陸王心學為骨幹，而老子思想為血肉肌膚之風貌。對《老子》章句之重訂，正為朱得之體現核心觀點之前置作業；以儒典闡釋《老子》，更可謂朱氏以心學印證老子思想之具體方式。而欲達成以「人」為「天地之心」，將《老子》對「天道」之論述，轉化為陸王心學對「人道」之側重，《老子通義》中尚可歸結出以下二點，作為朱得之重構老子思想之重要環節：

### 1. 「心」之擴張與上揚

《老子》對「心」多半採取警惕、收斂之態度，如第三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點出「心」或將因欲而亂，甚而因「馳騁田獵」而「發狂」（十二章），故而聖人治民，應當「虛其心」（第三章）；甚而聖人本人亦應「無常心」、「為天下渾其心」，方能能夠「以百姓心為心」（四十九章）。案《老子》常以人力為渺小，因而對於「心」之意義與價值，老子並未將其高估，甚而認為應審慎面對。推究其原因，蓋老子論「心」著眼其認知功能，並認為透過「心」頻繁與外物相接，往往因「心使氣」而招致「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之後果。徐復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以為「老子

<sup>44</sup> 見本文頁 7。



是把『德』與『心』，亦即是『性』與『心』，看作兩個互不相容的東西。對於心自身的不信任，正是春秋時代一般對於心的共同態度，連孔子也未嘗例外。」<sup>45</sup>此論頗能切中老子對「心」之觀點。由於「心」具備接物、認知之功能，且此功能不僅無法彰顯「德」，更將產生是非、分別、競爭、對立等種種亂象，不啻對自身造成負面影響，亦將禍及他人，與「道」日遠。

然朱得之《老子通義》卻將「心」之意義涵蓋面擴張。如釋三十一章曰「竊惟天無二道，人無二心。心者，性之郭廓。二聖授受，其有外於心性者乎？天下之故，果有離於心性者乎？」（《老子通義》，卷下，頁4上）將《老子》中與「德」不能相容之「心」，轉為能契合「性」<sup>46</sup>之外緣，進而以老、孔學說要旨，乃至天地萬物，皆涵蓋於人之心性；釋第四章「象帝之先」曰「夫帝，天君也。」（《老子通義》，卷上，頁3上）第二十一章亦曰「心為百骸主也。」（《老子通義》，卷上，頁24下）顯然援用《荀子·天論》所謂「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荀子集解》，頁309）可見朱氏認為「心」具備主導人身百骸之作用，與「性」幾乎不能相分，且「道」亦不離於「心性」。

以此為基礎，朱氏上揚「心」之功能與價值。如釋第四章處指出「吾心者，道之精神」（《老子通義》，卷上，頁3上），釋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則曰「妙字，言體之蘊心也」（《老子通義》，卷上，頁2上），認為「心」具有體現、蘊含「道」之功能。此外，釋十三章「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處，朱得之以為「此（道）開闢以來所有之物，人能執守，以御吾心之應變，世故之分拏，則知古不異於今也。」（《老子通義》，卷上，頁15上）又於十五章指出「人苟知此常道，乃天之命、人之性、物之生，則其方寸靈昭<sup>47</sup>，前知如神矣。」（《老子通義》，卷上，頁15下）則「心」在不受到耳口功利等塵垢之影響時，甚而具備應世故之萬變，前知如神的功能。楊雅婷《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指出朱得之認為「透過心知反省內觀亦能體證天命、天道」（《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頁99），正點出朱氏對「心」採取肯定態度。若能夠排除「甘功利，溺心於口耳」（《老子通義》，〈讀老評〉，頁3下）之情形，則「心」具備恢復人所固有之「常德」、「天性之善」，發揚內在良知、善性之功能。此即朱氏所為「心苟無一塵之滓，而寂然不動，則隨其身之所寓，莫不以之為模範表率也。」（《老子通義》，卷下，頁10上）

相對於《老子》所論「心」之功能有限，難以做為體認「道」之途徑，與「德」不能相容，朱得之《老子通義》則擴張「心」之功能，上揚其道德價值，重視人道對天道

<sup>45</sup> 徐復觀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344。

<sup>46</sup> 案春秋晚期諸子文獻之言「德」，與戰國時期言「性」之意涵近似。如徐復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即指出「他（老子）對於道德的規定，亦即是他對人性的規定。」見徐復觀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339。

<sup>47</sup> 案前文曾引朱得之向王陽明提「草木瓦石是否有良知」之問，提出「人有虛靈，方有良知」；王陽明在其他書信中，則提及「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點出「心」本身具有「虛靈明覺」之特質。所謂「方寸靈昭，前知如神」，正用以釋「知常曰明」，可與「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相呼應。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之體現，並相信人能透過對「心」之正確應用，使之成為彰顯內在善性，體現「天地之心」不可或缺之要素。

## 2. 「良知」之引入與融合

朱得之將「心」之功能與價值加以上揚，作為「性」之郭廓。在「心」不受口耳功利干擾下，能藉之以體證天命、天道；而在《老子通義》中，吾人可以發現，朱得之有意識地將「良知」觀念引入對《老子》天道之詮釋<sup>48</sup>，從而將《老子》之道家核心添入陽明良知之學，以做為「孔李門庭不二」之論述基礎。

在《老子通義》中，提及良知僅有二處，其一為釋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曰「二觀字言良知，妙字言體之蘊心也，竅字言用之行意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2 上），其一為釋第五章「玄牝」曰「玄牝云者，狀此中虛而無涯，常翕受而有敷施之德，指天德良知也。」（《老子通義》，卷上，頁 4 上）根據後者，朱得之將「良知」與「天德」並列，用於描述中虛無涯、翕受敷施之「玄牝」，亦即「道」本身蘊涵天德良知之謂；以此為基礎，再觀前者，則人若掌握良知，則能藉此照見道之體用。

案朱氏釋二十三章「常德」曰「常德，天性之善，人所固有」（《老子通義》，卷上，頁 27 上），可與「天德良知」並而觀之。在玄牝者曰天德良知，而此天德良知具備天性之善；散之於人，則人固有此善。亦即人性之中，本已固有天德良知。釋四十章「莫之命而常自然」又曰「羞惡是非之心，與生俱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曰自然」（《老子通義》，卷下，頁 14 上），顯然承襲孟子學說，將良知視為與生俱來，人性固有，且具足仁義禮智四端之自然善性。吾人亦可以陽明「四句教」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陽明先生集要》，頁 139）為佐證，可知朱得之認為「道」蘊含知善知惡之天德良知，而此善惡則以四端為科目。儘管「良知」於《通義》僅二見，然而朱氏在道論部分已將良知融入其中，從而使全書於天道之闡述，實亦對良知之發揚。

老子認為「心」乃是人力認知功能之核心；然而人力並不可靠，故不應、亦不能透過心知體認「道」。若能將心知日漸消解、排除，則能夠逐步達到一「提供人生以安全保證的虛、無」<sup>49</sup>之境界。相對而言，朱得之《通義》則將「心」之範圍擴大、價值上揚，認為「心」在不受道功利口耳影響時，根植於人性中，由「道」而來之「良知」自然能藉由一點虛靈透發而出，從而能秉持良知，面對世間紛擾。

藉由「心」之擴張與上揚，暨融「良知」學說入老子道論為基礎，透過章句重訂與大量徵引儒典，朱得之《老子通義》將側重天道之老子思想，轉而重構為側重人道之心學式老學。

<sup>48</sup> 楊雅婷《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已指出朱氏「將《老子》原本虛靜的道體完全收攝於人心之中，轉化為良知之學，心的內涵即是道。」（見該文頁 91）雷振瑞《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亦指出「其老學的很多內容即脫胎於王學」（見該文頁 35），點出《通義》對良知學說之吸納；惟對於「良知」在老子學說之融入情形，尚有勘能探討之空間。

<sup>49</sup> 徐復觀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340。



## 五、結論

在明代學術思潮走向之下，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先後成為學術主流。老子學說之闡發雖未因此中斷，然其趨向則因三教合一思潮，逐漸雜入儒、釋二教思想。朱得之早年以科舉為志，中年為陽明親炙弟子，且始終未曾反出師門，終生篤信先師，其學術思想不免受程朱理學、陽明心學之深刻影響。在此一學術背景下，朱得之晚年之學術成果，體現在對道家三子著作之《通義》，且為《明儒學案》認定其學術取向近於老氏。此一事實本身，即為明代學術環境中值得一探之特殊案例。

根據朱得之研究老學之主要著作《老子通義》，吾人觀照其書，體察朱得之對老子學說因何而接受，緣何而著書，以何而立說。綜上所述，吾人可得結論數端：

其一，朱得之學術思想所以傾向老氏，與其師門淵源不脫關係。蓋陽明心學與道家思想既有淵源，朱氏篤信先師，亦不免受其影響。除此之外，朱得之學術思想以程朱理學入門，又由陽明心學拓寬其學術視野，其學術思維固然以儒學、心學為核心；然老子思想實與儒家思想並行不悖、門庭不二，而可以起互相闡發之用，自然較容易為其所接受。且老子學說之理境甚而在部分層面超越儒家思想，能滿足學者日新又新，更上一層之需要。綜合數端原因，可以體現朱得之所以接受老子思想之原因。

其二，朱得之《老子通義》固然有發明陽明心學之功能，然觀書中內容，吾人亦能歸結朱氏著書立說之要旨數端，一則有鑑於世俗學者對老子思想多有鄙棄，無法體察老子被褐懷玉之至道，甚而以為老子思想與儒家學說背道而馳，乃是罷黜仁義禮法之陰謀家。朱得之於是挺身而出，批駁俗儒，為老子正名。此外，吾人亦須觀照朱得之出身背景，以及當代世俗社會重利輕義、惟見功名之風氣。在為老子打抱不平同時，亦且對世俗現況提出批評與喟嘆。綜觀世俗問題後，為學仍須回歸修齊治平之道，於是朱得之提出「立此志以自淑，立此學以淑人」之最終目標，作為著書立說之核心要旨。

其三，朱得之作為陽明心學傳人，其學術思想雖「頗近老氏」，實則仍無法擺脫陽明心學，《老子通義》之內容，大量徵引儒典，藉以闡發老子之思想；而以此方式所闡發之老子思想，自然與《老子》之核心要旨頗有逕庭之異。吾人由老子思想側重天道，視萬物如等同之角度切入，對比朱氏老學，則不難發現後者藉由對「心」之意義擴張與價值上揚，暨將「良知」學說引入對老子道論之詮解，以至於明顯具有側重人道之傾向。以此亦可作為朱氏老學以儒釋老之明證。綜此觀之，朱得之對於《老子》章句之重新考定，其目的主要在於為方便重新以儒學、心學之視野闡發老子學說。而強調篇章聯繫性，以詞章角度觀看《老子》全書，可謂朱得之解《老》之一特色。

吾人藉由綜觀朱得之《老子通義》中對老子思想之接受，除將朱氏視為學術個案加以研究外，其作為陽明學派在南中一帶之直接傳承者，亦具有地方學術領袖之具體事實，如此則可以對地方學術之研究作一補充。而朱得之陽明後學之身分，亦可納入對陽明後學學術群體之研究，乃至於明代老學思潮、明代學術思潮、老子學術史研究之一環。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朱得之《老子通義》及其老學思想，乃至其本人之學術思想，尚有諸多學術價值，值得吾人繼續發掘。



## 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周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6月）
- 〔宋〕朱熹注：《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2007年9月）
- 〔明〕王守仁原著，施邦耀輯評：《陽明先生集要》（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7月）
- 〔明〕朱得之撰：《宵練匣》（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 〔明〕朱得之撰：《莊子通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2月，《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影印明嘉靖四十三年浩然齋刊本）
- 〔明〕朱得之撰：《列子通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無求備齋列子集成》影印明嘉靖四十三年浩然齋刊本）
- 〔明〕朱得之撰：《老子通義》（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影印明嘉靖四十四年朱氏浩然齋刊本）
- 〔明〕朱得之纂：《靖江縣志》（北京：中國書店，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 〔明〕孫季臯撰：《宗伯集》（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5月）
- 〔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12月）
- 〔清〕葉滋森修：《靖江縣志》（臺北：黃霖徐先生私人影印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刊本，1970年8月）
- 〔清〕于琨修，陳玉璣纂：《康熙常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 〔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月）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
- 韋政通撰：《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9月）
- 孫以楷主編，李霞撰：《道家與中國哲學·明清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 徐復觀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



「人者，天地之心，道之都也」——論朱得之《老子通義》對老子思想之接受

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撰：《中國老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劉笑敢撰：《老子古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

劉笑敢撰：《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5月二版）

嚴靈峯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

瀧川龜太郎撰：《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

## （二）學位論文

韋東超撰：《明代老學研究》（上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4年）

楊雅婷撰：《朱得之《老子通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1月）

雷振瑞撰：《朱得之老學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

趙素菡撰：《朱得之《莊子通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4月）

## （三）期刊論文

李慶撰：〈明代的《老子》研究〉，收錄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3月）

李蕙如撰：〈薛蕙老學思想初探〉，收錄於《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系，2007年6月）

江淑君撰：〈朱得之《老子通義》中的心學論述〉，收錄於《東亞漢學研究·第三號》（「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第四屆國際學術會議暨首屆新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3年9月）。



## Prob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ozi's thought in *Laozi Tongyi* of Zhu De-Zhi

Chin, Yu-Chun

### Abstract

Zhu De-Zhi is a student of Wang Yang-Ming, the Ming Dynasty scholar.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Zhu De-Zhi are inherited from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He had well studied Zhongyong, and wrote three works: *Laozi Tongyi*(A General Study of Laozi), *Leizi Tongyi*(A General Study of Leizi) and *Zhuangzi Tongyi*(A General Study of Zhuangzi).

Zhu De-Zhi eventually finished the work about researching Taoist as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ough he is Wang Yang-Ming's student. This circumstance could be the proof that Yang-Ming doctrine is similar to the Taoist doctrine.

Starting from *Laozi Tongyi* and also refer to *Leizi Tongyi* and *Zhuangzi Tongyi*, this essay includes the analysis why Zhu De-Zhi was interested in Taoism and why Zhu De-Zhi wrote *Laozi Tongyi*. Furthermore, we attempt to discover how Zhu De-Zhi reorganized Laozi doctrine in order to explain Yang-Ming doctrine.

Through above process, we are trying to expound the Taoist doctrine research of Zhu De-Zhi which has any positive meaning about supplement or inspiration in Ming Dynasty's academic environment.

**Keywords:** Zhu De-Zhi, *Laozi Tongyi*(A General Study of Laozi), Student of Wang Yang-Ming, Interpreting Laozi doctrine with Confucianism

## 權力與人生——論畢飛宇三玉系列小說

曾夢娜\*

### 提 要

本文建立在鄉、鎮、城的空間框架下，聚焦王家三姐妹的生命際遇如何隨著權力起伏變化，剖析權力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王家莊，國家權力的滲透體現在性活動上。支書父親的倒台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女兒玉米和玉秀處女膜的破裂。在斷橋鎮，權力通過「北京時間」的播報置入小鎮居民的日常生活。而師範學校的生活受到最嚴密的監控。一方面，國家操縱集體記憶，設立一二九紀念日，組織學生紀念共產黨的功績，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學生的肉體受到權力的規訓，變得「柔順」。

**關鍵詞：**畢飛宇、空間、權力、性、時間、規訓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 一、前言

從處女作《孤島》發表以來，權力一直是畢飛宇小說的著力點之一。「權力，或者說極權，一直是我關注的東西。每個作家都有他不願意放棄的興奮點，我的興奮點是在這裡。」<sup>1</sup>汪政認為他的小說最大的貢獻在於中國權力鏡像的書寫。<sup>2</sup>畢飛宇曾坦言：「三玉」系列是以愛情故事為出發點，最後寫成的政治小說。<sup>3</sup>

此外，畢飛宇具有強烈的空間意識，這源於他的童年經驗。五歲時，因為父母親工作調動，他被動遷移到一個叫「陸王」的村莊，之後又陸陸續續遷到中堡鎮、興化縣，如今定居在南京市。他在散文集《造日子》中寫道：「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計畫，一切都按部就班，鄉村、小鎮、縣城、都市，很齊全。一天又一天，我從他們的脊背上『過』過來了。」<sup>4</sup>王家三姐妹的故事背景，就是設定在鄉、鎮、城三個不同的空間中。

《玉米》和《玉秀》的故事發生在 1971 年的王家莊和斷橋鎮。《玉米》講述了王家莊的支書倒台前後的，長女玉米的人生軌跡的變化；《玉秀》則講玉秀「逃」到斷橋鎮，在姊姊玉米家的種種遭際。《玉秧》的故事背景是 1982 年某城市的師範學校，女主角玉秧的學習生活處處受到文革慣性的影響。

現階段關於《玉米》三部曲的研究成果頗豐，目前研究主要關注小說中性與權利的互動，集中探討父權體制下的女性形象、女性的悲劇命運，以及權力對人性的異化。雖然相關論文都提到，權力與性互為因果，但它們都忽視小說的空間框架。本文建立在鄉、鎮、城三個空間的框架下，聚焦王家三姐妹的生命際遇如何隨著國家權力起伏變化，剖析國家權力對日常生活的滲透。

## 二、鄉鎮空間的權力

在 1971 年的王家莊，權力的展示與性行為息息相關；在斷橋鎮，國家意志透過標準時間統一小鎮居民。

### （一）、村支書：因權得性

王家莊是一個閉塞的中國村莊，王連方是村書記，國家權力的代表。王書記可以肆無忌憚地睡村中不同的女性，通過性行為，把國家權力的爪子伸向村子的女人們。

<sup>1</sup> 畢飛宇，張均：〈通往「中國」的寫作道路——畢飛宇訪談錄〉，《小說評論》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46。

<sup>2</sup> 汪政：〈「熱鬧」的畢飛宇〉，《南方文壇》2004 年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58。

<sup>3</sup> 「名作家講座系列 11」之〈《玉米》的前前後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zfYFxmU>，2018 年 12 月 13 日最後瀏覽。

<sup>4</sup> 畢飛宇：《造日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 年 8 月），頁 10。





在鬥爭中，王連方最主要的收穫是鍛鍊了膽量。他其實不需要害怕。怕什麼呢？沒有什麼需要害怕的嘛。就算她們不願意，說到底也不會怎麼樣。女會計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批評過王連方，女會計說：「不要一上來就拉女人的褲子，就好像人家真的不肯了。」女會計晃動著王連方襠里的東西，看著它，批評它說，「你呀，你是誰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sup>5</sup>

女會計忽然被書記強姦，事後她並沒有糾集民間力量去反抗書記，反而習以為常，還耐心教導書記如何完善做愛技巧，這是出於對國家權力的忌憚，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後來，書記盯上了有慶家的，有慶家的「拿捏著分寸，絕不能讓王連方對她絕望。王連方要是對你絕望了，到頭來你一定比他更絕望。」<sup>6</sup>要是書記心情不佳，可能就會把最苦最累，工分又低的活分給她，她也拿捏著分寸伺候書記。這就是畢飛宇提出的「身上的鬼」：「我們身上一直有一個鬼，這個鬼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夢，這個鬼依附於權勢，同樣依附在平民、大眾、下層大多數、民間弱勢群體乃至『被侮辱被損害的』身上。」<sup>7</sup>村里的女人們受到了支書的侵犯，她們的男人們即使知情，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她）們不約而同討好權勢，順應權威。

王連方睡秦紅霞的時候，被她婆婆撞見，大聲嚷嚷出來，因為破壞「軍婚」，瞞不住了，王連方被「雙開除」。王連方的權力來自於統治階層，一旦他觸犯到了權力擁有者的禁忌，他的特權立馬就被收回。王連方的倒台導致了玉秀和玉米處女膜的破裂，一個遭到村中男性的輪姦，一個痛失愛人，自毀處女膜。

## （二）、玉米：以性奪權

長女玉米天生就對權力有一份癡迷與執著。畢飛宇曾指出，「三玉」對權力的追求是自身的，內心有這個基因。我們不能完全把她們當作受害者。<sup>8</sup>即使是在家裡，她也喜歡當掌權者。

權力就這樣，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中，捏出汗來，權力會長出五根手指，一用勁就是一隻拳頭。<sup>9</sup>

她想方設法把權力攥在手中。她的第一次掌權就在飯桌上，趁母親不管家，父親到公社開會的契機，控制妹妹們吃飯的速度與節奏，軟硬兼施，與玉秀鬥智鬥勇，最終成功使對手玉秀敗下陣來。

他對飛行員彭國梁的愛，就是建立在權勢之上。

天一直在天上，太遠了，其實和玉米沒有半點關係。現在不同了，「天」和玉米

<sup>5</sup> 畢飛宇：《玉米》（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11月），頁31。

<sup>6</sup> 畢飛宇：《玉米》，頁45。

<sup>7</sup> 畢飛宇：《沿途的秘密》（北京：崑崙出版社，2013年1月），頁22。

<sup>8</sup> 畢飛宇，周文慧：〈內心的表情——畢飛宇訪談錄〉，《長江文藝》2003年第12期（2003年12月），頁66。

<sup>9</sup> 畢飛宇：《玉米》，頁23。



捆綁起來了，成了她的一個部分，在她的心裡，藍藍的，還越拉越長，越拉越遠。她玉米都已經和藍藍的天空合在一起了。最讓玉米感到震撼的還是「和帝修反做鬥爭」這句話，輕描淡寫的，卻又氣壯如牛。<sup>10</sup>

「天」就是國家政權的代名詞，權力的中心。彭國梁有資格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他是一條血管，能把這位鄉村書記的長女，也就是權力鏈條的末梢，與權力的心臟接連起來。一旦婚姻關係確立，玉米就能代表國家政權，「和帝修反做鬥爭」。

玉米被飛行員的普通話口音吸引，也折射出她對權力的迷戀。

彭國梁的口音裡頭已經夾雜了一些普通話了。這是玉米很喜歡的。玉米自己說不來，可是玉米喜歡普通話。夾雜了普通話的交談無端端地帶上了遠方的氣息，更適合於愛情，是另一種天上人間。<sup>11</sup>

法國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語言關係總是符號權力的關係。哪怕是最簡單的語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會權威的言說者與在不同程度上認可這一權威的聽眾（以及他們分別所屬的群體）之間結構複雜、枝節蔓生的歷史性權力關係網。<sup>12</sup>即使是村支書的長女，玉米不過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村女孩，她只會說村里的方言，而彭國梁會講「普通話」。「普通話」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誕生而誕生的，一方面它是鞏固政權的手段，某種程度上它又是國家政權的衍生品。在玉米看來，彭國梁帶著普通話口音意味著他被賦予了特定的社會權威，玉米喜歡普通話腔的彭國梁，就是順從這一權威，同時也渴望得到權威的認可。

後來，支書父親倒台，妹妹們被強姦，王家莊村民暗地裡給彭國梁寫信，詆毀玉米的清白，彭國梁聽信讒言，與玉米一刀兩斷。玉米心中悲痛萬分，她自毀處女之身來祭奠死去的愛情，她決定另覓通往權力的道路：嫁給有權勢的官。「不管什麼樣的，只有一條，手裡要有權，要不然我寧可不嫁！」<sup>13</sup>最後她嫁給了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郭家興做填房。

小說中用三次性愛描寫展示玉米如何一步步把奪力奪回來。初夜那次發生在人民旅館，在還沒有正式的結婚儀式之前，玉米處境被動，只好小心翼翼地巴結郭家興，生怕他不滿意。郭家興從頭到尾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對玉米愛答不理。玉米就像一個玩偶，任他折騰。期間兩人沒有言語交流，主動權完全掌握在郭家興手中。第二次在玉米嫁了進郭家後，郭家興喝了酒，仗著酒興想做愛。玉米知道自己在床上把郭家興伺候得不錯，又持家有方，心中有了底氣，於是捏著分寸「調皮」起來，和郭家興「談條件」，最終如願被郭安排進供銷社。第三次在玉米懷孕後。他們不能有大動作的性交行為，郭家興痛苦不已，玉米跪著幫郭家興口交，滿足了他的性慾。這一次玉米「以退為進」，贏得

<sup>10</sup> 畢飛宇：《玉米》，頁 34。

<sup>11</sup> 畢飛宇：《玉米》，頁 56。

<sup>12</sup>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189。

<sup>13</sup> 畢飛宇：《玉米》，頁 80。



了郭家興的憐愛，事後提出給玉秀安排工作，水到渠成。

### （三）、北京時間的使用

在斷橋鎮，時間受到了國家權力的規範。「北京時間」的使用，是為了讓國家權力滲透進小鎮的日常生活。高音喇叭是國家權力的傳聲筒，負責報時，宣布規範時間。「北京時間八點整」具有權威的支配性，硬生生地切開了兩個世界：熱騰騰的菜市場和冷冰冰的國家機關。

八點鐘之前，斷橋鎮的街道其實是一個菜市場，從頭到尾都是氣味。八點一過，街道的另一面立即顯現出來了，變得乾淨了，規整了。沒有命令。但日常的生活自己形成了命令，幾乎是鐵律，雷打不動。中學里的高音喇叭開始報時了，「嘀」的一聲，那是一個無比莊嚴的時刻，「北京時間八點整」。<sup>14</sup>

1902年，清朝開始實行標準時制度。1948年，《全國標準時間推行辦法》頒布，進一步明確全國時間分為五個時區：中原、隴蜀、新疆、崑崙、長白。中國科學院郭慶生認為，「北京時間」的正式使用是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十天之內。<sup>15</sup>換言之，它也是隨著國家政權的建立而出現的。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也是權力的心臟。報時就是國家權力的宣示，能夠立刻把紊亂的社會變得井然有序，讓小鎮的居民按照紀律和計畫生活。北京時間八點整，大門的雜貨鋪、農具廠、信用社等等國家單位準時敞開大門，「國家」權威壓制了小鎮的雞零狗碎。

每天上午八點整，郭家興和玉米這些國家單位人員需要準時來到辦公室，閱讀「兩報一刊」關心「國家」，關心北京領導層的動態，各個高層領導的升遷。換而言之，「北京時間八點整」去上班是一種權力的行使。

玉秀隱密的志向就是能「北京時間八點整」到供銷社當女會計，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高處打算盤。為了夢想成真，她一閒下來就到會計室串門，和唐會計套近乎，拜她為師學打算盤。其實唐會計早就看上了玉秀，想讓她做兒媳婦。可惜玉秀自知處女之身已破，心虛不已，情急之下「自毀前程」。一個失掉貞節的女性沒有資格攀上國家機關的丈夫，她就與「北京時間八點整」上班的特權失之交臂，只能待在姊姊姊夫家裡給郭巧巧當丫頭。

後來，在大城市國營工廠就職的郭左因為工傷回家休養，玉秀與他的曖昧就悄悄在郭家興和玉米的上班時間萌芽。

一貫肅穆的家裡頭熱鬧起來了。當然，是秘密的。帶有「地下」的性質。往暗地裡鑽，往內心裡鑽。玉秀很快就發現了，只要是和玉秀單獨相處，郭左總是有話的，特別地能說。有時候還眉飛色舞的。郭家興玉米他們一下班，郭左又沈

<sup>14</sup> 畢飛宇：《玉米》，頁99-100。

<sup>15</sup> 郭慶生：〈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中國科技史料》第24卷第1期（2003年3月），頁1。



默了。<sup>16</sup>

不僅郭左個性大變，玉秀也舉止失常。

玉秀自己都覺得自己有點古怪了，可以說莫名其妙。郭家興和玉米剛走，郭左和玉秀便都活動開了。最莫名其妙的還是玉秀的荒謬舉動，只要郭家興和玉米一上班，玉秀就要回到廚房，重新換衣裳，重新梳頭，把短短的辮子編出細緻清晰的紋路，一絲不苟的，對稱地夾上蝴蝶卡，再抹上一點水，烏溜溜，滑滴滴的。<sup>17</sup>

一個沒有資格八點整去上班，一個因為工傷暫時不需要八點整去上班，紛紛在「北京時間八點整」，變回了男人和女人，郭左話多了起來，玉秀重新妝扮，他們開始以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在調情、勾搭、撩撥。「北京時間八點整」是神聖的時刻，意欲砍斷人的七情六慾，以國家意志統領個人的意志，玉秀和郭左的私情卻悄然發芽在受到國家權力規整的上班時間，這可以看成是對國家政權的嘲諷，人性的回歸。

### 三、學校權力場

《玉秧》這個故事是在 1982 年城市一所師範學校裡頭上演的，女主人公玉秧受到權力更嚴格的控制。集體記憶和規訓的結合使得國家權力瀰漫在學生生活之中。

#### （一）、集體記憶

首先，國家通過紀念日（一二·九）的設立，迫使國家記憶與個人發生連結。Waston Rubie 在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一書中提出，在公共領域非常貧弱之共產國家，其「過去」極容易受到政治權力的操控。在共產國家集體記憶的特徵是黨對歷史知識的控制。對過去的詮釋被共產黨用來正當化政治權力與政策，因此過去總是厲害攸關並且非常不穩定。<sup>18</sup>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學生上街示威遊行，逼迫國民黨當局聯共抗日。毛澤東曾經重點強調一二九運動和共產黨的緊密關係：沒有共產黨作骨幹，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其次是紅軍到了陝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sup>19</sup>此後，國家／共產黨（黨國一體）把每年的 12 月 9 日都設定為紀念日，意圖鞏固國家政權。

《玉秧》給了一二九紀念日濃墨重彩的一筆：

<sup>16</sup> 畢飛宇：《玉米》，頁 146。

<sup>17</sup> 畢飛宇：《玉米》，頁 146-147。

<sup>18</sup> 轉引自黃秀端：〈政治權力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報紙之報導來看二二八的詮釋〉，《台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34。

<sup>19</sup>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卷 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256。



哪一所師範學校的工作日曆能遺漏了十二月九號呢？十二月九號，那是革命的時刻，熱血沸騰的時刻。那一天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那一天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高唱。<sup>20</sup>

在這革命的、熱血沸騰的 12 月 9 日這一天，學生被組織起來，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歌唱比賽。參加一二九大合唱是一項個人榮譽，同學們以被踢出合唱團為恥。玉秧和同學孫堅強因為被「槍斃」了，沒有資格參加合唱團紀念一二九，當八二（3）班在台上表演時，兩人羞愧極了，「脖子軟了，一直耷拉著腦袋」，「頭再也抬不起來」。<sup>21</sup>由此可見玉秧對國家權力的依附。

玉秧一方面渴求國家權力的認可，可在心底最深處又愛慕國家權力的戲弄者楚天（本名高紅海）。楚天是學校的著名詩人，玉秧對他的心動，萌芽於櫥窗他的那首詩「你/一二九/是火炬//你/一二九/是號角//你是嘹亮/你是燃燒」。<sup>22</sup>

他居然指手畫腳的，點名道姓的，對著「一二九」說「你」，這是怎樣的無忌，怎樣的狂傲，怎樣的為所欲為！還很急迫，都刻不容緩了。彷彿是招之即來。<sup>23</sup>

在玉秧看來，「一二九」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象徵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楚天竟然稱「一二九」為「你」而不是「您」，使用平語而不是敬語，立馬把「一二九」從神壇的地位拉了下來，變成和詩人以及詩歌閱讀者平起平坐的對象。同時，「你」創造出一種對話的可能性，「一二九」不再是權力的擁有者，不再是命令的發出者，而是可以對話的平輩。楚天在詩中以「你」指稱一二九紀念日，以火炬、號角形容一二九的歷史意義，表現了楚天的大逆不道和制式革命讚頌語言，因為在党史即歷史的政治意識形態下，詩中的「你」實際上等同於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推動歷史發展的「大寫的人」。是故，這幾句詩是楚天特意套用制式的革命修辭來反諷革命精神已然死去的徒具形式的共產黨革命紀念日，而這同時也是作者畢飛宇用意所在。<sup>24</sup>玉秧懦弱自卑，她亟需集體的認同，國家權力的認可，她不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楚天竟然敢。她認為自己戀愛了，其實她愛慕的是楚天的「反骨」。後來，玉秧告發楚天，楚天經不住拷問，瘋了。當他被救護車拖走的時候，玉秧偷偷潛入食堂去偷他曾經使用過的不鏽鋼勺，回到宿舍，在黑暗中吮吸勺子，做了一場象徵性的性交。她把國家權力的反叛者打倒了，她暗地裡享受這種宰制性的快感。

## （二）、規訓

其次，學生的身體在傅科式權力「監獄」中被權力操縱、規訓、塑造。傅科（Michel Foucault）指出：在任何一個社會裏，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那些權力強

<sup>20</sup> 畢飛宇：《玉米》，頁 214。

<sup>21</sup> 畢飛宇：《玉米》，頁 228。

<sup>22</sup> 畢飛宇：《玉米》，頁 214。

<sup>23</sup> 畢飛宇：《玉米》，頁 221。

<sup>24</sup> 感謝匿名評審老師的寶貴建議。



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sup>25</sup>這就需要通過規訓或紀律（discipline）。當學校發生失竊案，錢主任集合了八二（3）班的同學訓話時，他反覆強調「鐵的紀律」和「鐵的作風」的重要意義。規訓造就了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柔順的」肉體（docile bodies）。<sup>26</sup>

這首先要從人的空間分配下手，方法之一就是創造出一個封閉的空間，標示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sup>27</sup>師範學校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空間，不管是外來人員還是學生，都無法隨意進出校門。把學生安置在不同的班級，不同的宿舍，進一步又形成了更小的封閉的空間型態。當玉秧揭發了楚天站在草叢中對天撒尿的猥瑣行為後，他就被叫到了校衛隊負責人魏向東的總值班室「三靠」。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封閉的、恐怖的空间，楚天被隔離，被盤查，他受不了，發瘋了。

「柔順的肉體」也通過時間控制來實現。「……把時間分解成連續的或者平行的片段。總之，把時間分成各自獨立的、準確的細微過程。」<sup>28</sup>

他們的時間就像一個檔案櫃，切開了，變成了一個又一個抽屜。這個抽屜被放進了一日三餐；這個抽屜被放進了廣播操，眼保健操，課間休息；那個最大的抽屜呢，又被切開了，變成了一個又一個課時。<sup>29</sup>

學校把時間進行了嚴密的劃分，幾時幾分該上課，該集合，該吃飯，該做廣播體操，該做眼保健操，該回寢室睡覺，都有嚴格的規定。週期性操練，形成固定生活和學習的作息。「它（操練）被用來更經濟地利用人生的時間，通過一種有用的形式來積累時間，並通過以這種方式安排的時間的中介行使傳統的權力。操練變成了有關肉體和時間的政治技術中的一個因素。」<sup>30</sup>

在玉秧所在的師範學校，規訓權力的成功同樣歸因於層級監視（hierarchical observation）。通過分層的、持續的、切實的監督，規訓權力變成一種「被整合的」體系，與它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那種機制的經濟目標有了內在的聯繫。它也被安排成一種複雜的、自動的、匿名的權力。<sup>31</sup>

師範學校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就是學校的權威，包括校支部、校行政、保衛科以及書記、主任輩領導。這是第一層監視。因為學校「新情況」不斷，校衛隊因此成立，它的任務美名其曰「保衛好學校，保護好人民財產的安全」，實則是由「先進」學生組成，監視其他「落後」學生的組織。這是第二層監視。校衛隊的負責人魏向東私底下發展地下校衛隊，培養「千里眼」和「順風耳」，給玉秧佈置了秘密任務：「從現在起，學校裡，

<sup>25</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出版社，1992年12月），頁136。

<sup>26</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138。

<sup>27</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141。

<sup>28</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156。

<sup>29</sup>畢飛宇：《玉米》，頁208。

<sup>30</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160。

<sup>31</sup>（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177。



班裡，宿舍裡，不管是誰，包括校衛隊隊員，只要他們有『異常情況』，都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向『我們』匯報。一個星期一次。」<sup>32</sup>這是第三層監視。

魏向東私底下與玉秧談了 20 多分鐘，女主人公玉秧意識到這 20 多分鐘的里程碑意義。她從「被權威操縱的肉體」這一單一身分變成雙重身分，既是權威的操縱對象，又是監視者，也就是權力的擁有者。作為權威的控制對象，她犧牲了她的身體。因為有同學揭發她談戀愛並且懷了孕。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玉秧只好脫了褲子讓魏向東檢查。當魏向東發現玉秧能把他從「第三種人」變回「男人」，他就利用匯款單要脅玉秧，開始了長期的猥褻。作為監視者，她的重大貢獻，就是識破並檢舉了班主任和龐鳳華的姦情。學校權威製作出精密的時間活動表，來形塑玉秧的肉體；弔詭的是，玉秧反利用學校制定的活動時刻表，在日記本上精準地紀錄龐鳳華的行蹤，細心歸納總結出其中的規律，理性分析，邏輯推理，查找端倪，最後識破她與班主任的不正當關係。玉秧在師範學校的種種遭際，潛藏著小說家畢飛宇對傅科式權力「監獄」的指控與嘲諷。

#### 四、結語

本文分析了權力是如何滲入鄉村、小鎮和城市學校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書中三位女性主角玉米、玉秀、玉秧的生命軌跡如何受到權力的影響。

在王家莊，國家權力通過性行為來表達。支書王連方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他可以「合法」佔有村中不同的女性的身體，村民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睡了軍嫂，破壞了軍婚，觸怒了統治階級，他被革除支書身分，他手中的特權就被國家收回。他的倒台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女兒玉米和玉秀處女之身的破滅。玉秀遭到村中男性的輪姦；玉米失去了她的愛人，為奠基死去的愛情，玉米自捅處女膜。一番思量，玉米決定自食其力重新奪回權力。她嫁給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做填房，步步為營，用性去交易，換取權力。另一方面，玉秀被姦污的醜事傳遍王家莊，她沒有辦法再待下去，只好硬著頭皮到斷橋鎮投奔姊姊姊夫。

在斷橋鎮，國家權力通過「北京時間」的播報置入小鎮居民的日常生活。「北京時間八點整」，國家權力開始接管小鎮，國家單位人員開始上班。換言之，「北京時間八點整」去上班是一種國家權力的行使。玉秀暗暗為此事謀劃，她想當女會計。她首先討好郭巧巧，順利留在了郭家。下一步，她開始接近唐會計，偷偷拜師學打算盤，後以失敗告終。她就只能待在郭家干丫鬟的活，她與因工傷回家來休養的郭左在「北京時間八點整」紛紛變回了女人和男人，他們兩個在上班時間相互挑逗、撩撥、調情，這是對國家權力的嘲弄，是人性的反撲。

故事來到 1982 年的城市，權力在學校的滲透最徹底。一方面，國家操縱集體記憶，設立一二九紀念日，組織學生紀念共產黨的功績，鞏固政權。玉秧因為沒有資格參加合

<sup>32</sup> 畢飛宇：《玉米》，頁 207。



唱團紀念一二九而抬不起頭，她渴望投入「國家」的懷抱；可她卻偷偷愛上了一個嘲弄國家政權的詩人，折射出她內心深處的反叛精神。另一方面，學生的生活受到權力的規訓。學校制定嚴密的時間活動表、製造封閉的空間來形塑學生的肉體，再設置層級監視，製造「監獄學校」，讓學生揭發、檢舉自己的同學與老師。在這樣一個權力場中，玉秧被訓練成為「柔順的」肉體，受到領導人員長期的猥褻；另一方面，玉秧是秘密的監督者，她識破並檢舉了同學和老師的姦情。





## 徵引文獻

### 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 艾春明：《畢飛宇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2月。
-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2月。
- (法)米歇爾·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出版社，1992年12月。
- (法)米歇爾·傅科(著)，余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 畢飛宇：《玉米》，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11月。
- 畢飛宇：《沿途的秘密》，北京：崑崙出版社，2013年1月。
- 畢飛宇：《造日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年8月。
-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11月。

#### (二) 期刊論文

- 王向東：〈父權陰影下的女性之痛——畢飛宇《玉米》系列小說論〉，《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2009年5月，頁60-65。
- 李生濱：〈畢飛宇《玉米》系列小說的多重悲劇意蘊〉，《北方論叢》2004年1月，頁32-35。
- 李宏慶：〈在權力支配下：走不出的命運輪迴——畢飛宇《玉米》系列小說中女性的悲劇〉，《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頁85-88。
- 汪政：〈「熱鬧」的畢飛宇〉，《南方文壇》2004年第4期，2004年7月，頁58。
- 昌切：〈性別與權利：評畢飛宇《玉米》和《玉秀》〉，《文藝研究》2014年第6期，2014年6月，頁37-42。



- 郝攀：〈從鄉到城的執著與墮落—從畢飛宇的《玉米》《玉秀》《玉秧》微觀鄉土女性從鄉到城的命運〉，《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年第5期，2009年5月，頁23-24。
- 郭慶生：〈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中國科技史料》第24卷第1期，2003年3月，頁1-5。
- 桂圓麗：〈權力與人性的碰撞曲—畢飛宇《玉米》人物形象分析〉，《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2018年2月，頁4-7。
- 陳思：〈畢飛宇近年權力敘事解讀：從《玉米》到《平原》〉，《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2009年3月，頁64-70。
- 陳惠良：〈畢飛宇小說《玉米》中的權力人物與權力話語〉，《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2014年4月，頁79-84。
- 徐安輝：〈生存掙扎中的人性異化—畢飛宇中篇小說《玉秧》的一種解讀〉，《當代文壇》2005年第3期，2005年5月，頁102-103。
- 茹巧鳳：〈解讀畢飛宇《玉米》的新歷史主義觀〉，《安徽文學》2010年第12期，2010年12月，頁27，39。
- 黃秀端：〈政治權力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報紙之報導來看二二八的詮釋〉，《台灣民主季刊》第5卷第4期，2008年12月，頁129-180。
- 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夢」—關於畢飛宇的小說〉，《文藝爭鳴》2004年第2期，2004年3月，頁25-30。
- 劉景榮：〈命運的沈浮與人性的畸變—論畢飛宇《玉米》系列對玉米形象的塑造〉，《理論與創作》2005年第1期，2005年1月，頁102-106。
- 劉茉莉：〈玉米·身體論〉，《安徽文學》（下半月）2017年第11期，2017年11月，頁1-3，26。
- 趙斌：〈時空扭曲下的「文革」鏡像—以畢飛宇小說《玉米》《平原》為中心〉，《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9期，2016年9月，頁38-44。
- 鐘琴：〈「鬼」的糾纏與掙脫的可能—畢飛宇「玉米」系列的解讀〉，《當代文壇》2003年第3期，2003年5月，頁31-32。

### （三）畢飛宇訪談

- 沈杏培，畢飛宇：〈「介入的願望會伴隨我一生」：與作家畢飛宇的文學訪談〉，《文藝爭鳴》2014年第2期，2014年2月，頁44-52，28。
- 周文慧，畢飛宇：〈內心的表情—畢飛宇訪談錄〉，《長江文藝》2003年第12期，2003年12月，頁65-67。
- 姜廣平，畢飛宇：〈「我們是同一條船上的」—畢飛宇訪談錄〉，《花城》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頁180-190。



張均，畢飛宇：〈通往「中國」的寫作道路——畢飛宇訪談錄〉，《小說評論》2006年第2期，2006年3月，頁43-47。

張莉，畢飛宇：〈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在降低：畢飛宇訪談錄〉，《文化縱橫》2010年第1期，2010年2月，頁76-82。

傅小平，畢飛宇：〈現代主義之後，人類內心已是千瘡百孔〉，《黃河文學》2011年第6期，2011年6月，頁73-78。

楊輝，畢飛宇：〈我始終和這世界處在對話當中：畢飛宇訪談錄〉，《美文》（上半月）2014年第7期，2014年7月，頁34-49。

#### （四）視頻資料

2011年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11」之〈《玉米》的前前後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zfYFxmC-U>（2018.12.13 最後瀏覽）



## Power and Life——on Bi, feiyu's Three Sisters

ZENG, MENG-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 of space(village, town and city), this essay is planning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ower on daily life, focusing on how state power influenc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ree sisters. In the village, political power is demonstrated via sex. The fall of the father causes the broken hymens of his two daught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the town, state power is introduced into daily life by Beijing time. While in a normal school in a city, daily life is controlled in the most stringent way. On the one hand, to memoriz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manipulates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setting memorial day. On the other, students' bodies are disciplined to docile bodies.

**Key Words:** Bi feiyu, space, power, sex, time, discipline

#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四十六期

編輯者／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東吳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電話：(02) 2881-9471 轉 6037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出版

ISSN 2075-0404

#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46

CONTENTS

JUN 2019

---

A Study of the Narration and the Genre of Wei Zhuang's <i>Qing Fu Yin</i> .....Wu,Shuang.....1	1
The Experience of Jiangnan in Choi Bu's <i>Pyohaerok</i> .....Yuan,Cheng .....35	35
Prob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ozi's thought in Laozi Tongyi of Zhu De-Zhi ..... Chin,Yu-chun.....55	55
Power and Life—on Bi,feiyu's Three Sisters ..... Zeng,Meng-na.....81	81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